

國聞周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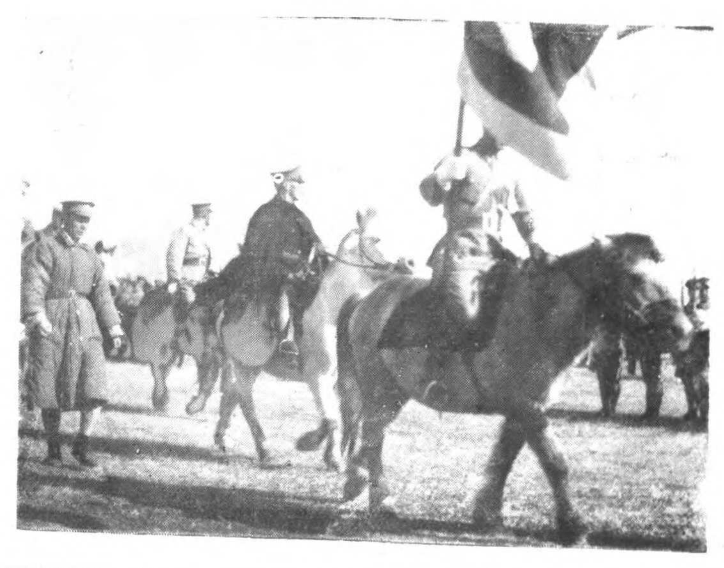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第九期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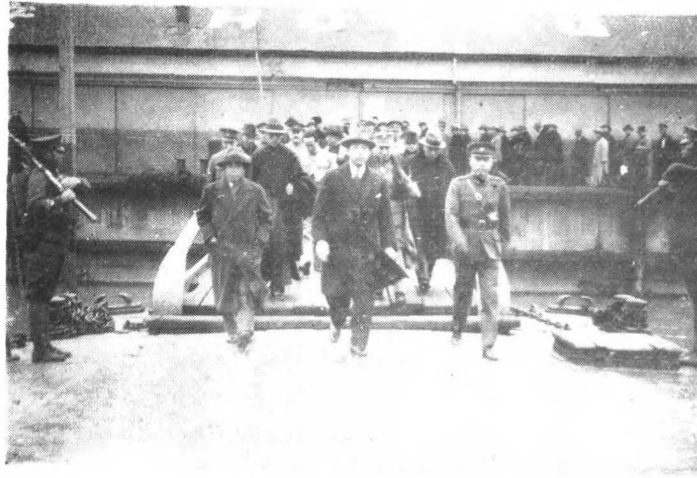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蔣——張



（上）在贛督師剿匪之蔣委員長



（中）張學良抵漢任剿匪副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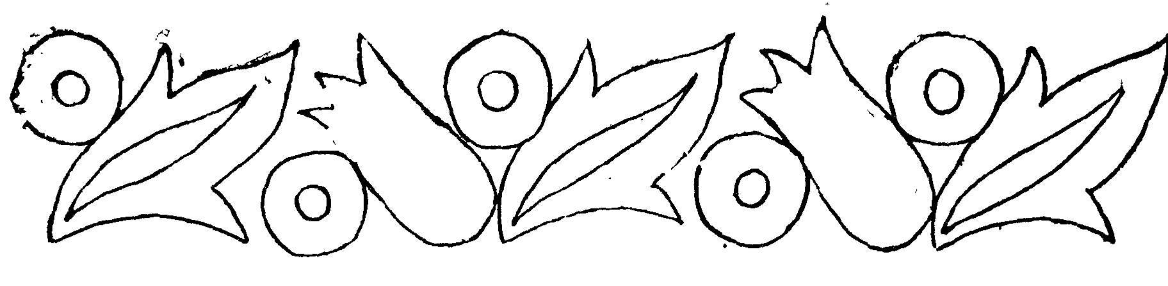


（下）陝省考古會成立翁文灝李書華赴陝參加與楊虎城等合影（1）李書華（2）翁文灝（3）楊虎城（4）西安通志館長吳敬之

傀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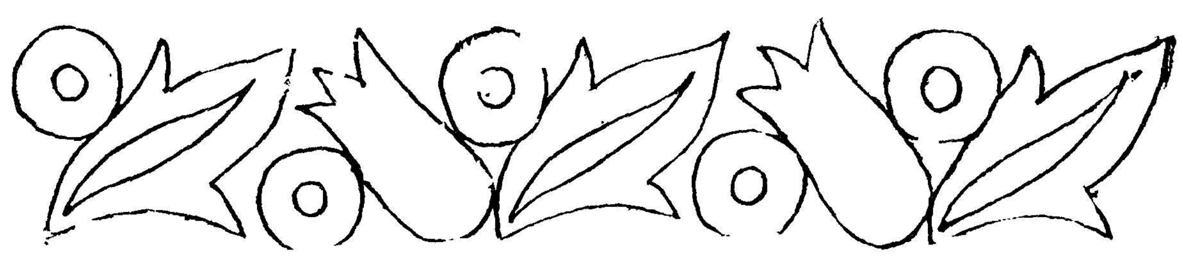


甘爲傀儡之溥儀夫婦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九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出版



一周簡評

本欄的旨趣

週報也是報，不是雜誌，所以本報向來注重一週間國內外大事的述評。但述評甚長，於忙人未必適宜，所以自本期起，添設本欄，將國內外大事的評論和紀載分開，紀載方面，稱爲大事述要，本欄稱爲一週簡評。

我們想把值得 讀者特別注意的 國內外大事，務求用簡單扼要的文字，加一點客觀的說明，分析，評論。好教我數十萬讀者諸君——尤其僻遠地方不看日報的讀者，隨時了解中外的大勢，抓住問題的核心，再看大事述要，就可瞭然一切了。

希望愛讀諸君此後更多給我們援助和指導！

贛局一變

近來國內最值注意的問題，是江西軍事形勢的變化。剿共用兵，五年以上了，自去年下半年 ，贛共現了衰象，近時更甚。現在閩西閩北和贛東的剿匪軍 ，聯成一起了。贛共老巢之一的興國縣，於上月二十日克復，廣東對剿匪本來不甚出力，近來却眞的要出兵贛南 。一方面贛西一股，上月十九日竄至武寧，日本電就說九江危急了，實則因受湘軍的追擊，被迫北竄，並無重大企圖 ，此股最近又南竄，不成問題。

贛局之變，因爲(一)赤區物資太缺乏，(二)共黨從前所恃的是奇襲，自從官軍用碉堡辦法，失了作用。(三)自去年官軍屢勝，士氣振興起來。(四)赤區民生太苦，厭惡了赤化。現在形勢，贛共保不住五年來的根據了，而竄湘竄粵都已失了時機。

江西軍事，春夏間可望大體結束了。這當然是政治上重要的關鍵，並且影響於國家遠大的前途。

憲草初稿公布

立法院的憲法草案初稿，本月一日公布了。

現在政府方針，是依照過去的決議，於明年開國民代表大會，由訓政過渡到憲政，在國民代表大會以前，不另作改革制度的企圖。

憲草的批評，非本欄之責，現在可說的，是政府熱力不發。單看國民代表大會的籌備，到現在還未實際開始，就可知缺乏積極努力的精神。

轉瞬就是一年，我很愁就是這樣的草案，又怕成了形式的具文。

恢復總理制的否認

上星期一北平市黨部紀念週，有人報告：有些省市黨部曾建議中央恢復黨的總理制。這個問題的公開宣傳，以此爲第一次，世人遂懷疑到此事將由醞釀而進於實行

局外者的看法，對這種問題，實在感覺極大的不安。國家多年，因黨的內鬨，經幾次的內亂，近來纔有和平統一的轉機了，怎樣又挑動這修改黨章的嚴重問題！

果然蔣介石氏，於本月一日，已發表明快誠摯的否認聲明。這段談話，可以從此打消這改制運動，與安定全局上，實有重大的利益！

白銀問題

美國提高銀價，使中國政府和金融界，感到極端的惶惑。

關於此事，本期所載大公報社評兩篇，大概已說明其眞相。總之中國大患，在生產低落，和消費奢侈，打不倒駭人聽聞的入超，這僅少的存銀，不論貴賤是總要流出的。國際經濟的壓迫，眞如萬鈞之重，我盼望各省各界的人們，對於國際經濟影響中國的一切問題，——白銀問題亦其重要的一個，——都有明確的認識；都從自身起，對於挽救國家破產，努力盡一分子的責任！

西北三件事

近來邊疆的好消息，是喀什噶爾的亂事已平，忠於民國的回民，將叛國獨立的一部分回民驅走。不過眞相還不大明瞭，有說收復南疆的是馬仲英，如此也好。馬仲英畢竟是民國軍人，絕非志在叛國。

孫殿英之亂，一週來仍然毫無眉目。孫有可以脫離軍隊的表示，確否不知，晉軍已過綏寧交界。

宋子文氏，不久將游歷陝甘，指揮經濟委員會在西北的工作，現在已定的工作有三種，西蘭公路，西安漢中間公路，洛惠渠。西北開發的前提是交通，而洛惠渠的完成將要每年增加數十萬擔的棉產。

西北的安定與開發，無疑的是關係國本的一大問題。盼望孫亂速平，更盼望經濟委員會，從此實際的盡力西北建設，只棉花一項，一旦產量大增，便可以挽救多少入超。自力儘可回生，何勞國際援助！

最近的外交

最近的外交，可以說是無外交。兩星期前，汪兼外長不是說過修明內政就是外交！

最近較可注目的事，只有日使有吉佾到京一次。據說和汪外長談過兩點鐘。

中國實際上目前和歐美無事可談——商約問題別論——談政治麼？歐美實際上除消極的守國聯決議以外，無可談。談經濟麼？誰也自顧不暇，要再照棉麥借款那樣賒貨辦法，中國只有敬謝不敏。至於商業小事，不在外交之列。日本呢？則有事而不能談，因為日本不談。撇開東四省不談，而談其他，中國有何面目談？所以不單這一週，最近期內，恐怕就是繼續這無外交的局面。

那麼只有責成政府，事實上修明內政罷！最怕也只是一句話。

溥儀改號

溥儀改號，照預定於本月一日在長春舉行。

日本對此事，到處慶祝，在中國各地的日僑，也熱烈舉行，這是當然的。占有比他本國還大的這樣一片中國領土，把持着一切經濟資源，要如何便如何，這不慶祝，還慶祝何事？

倫敦報紙，批評的好：「滿洲帝國」說是「天命」其實就是日本的意願」世界人都認識真相的，作偽何用？

日俄緩和

日俄關係，近一週來有緩和之勢。

上月二十四日，日本將半年前所拘禁的東鐵六俄員釋放，第二天東鐵開會，另外任命職員。這段公案，就此解決。此為日俄緩和之一重要徵象。

廣田竭力作緩和表示，近來收効了。蘇俄本來不管滿洲事，日本又無力量，也無必要，去攻蘇聯。所以日俄之戰，本不易起，近月來的緊張，半是外交上或內政上有所利用的姿態。

日本對美，也正在運動諒解。美國將承認偽國事，雖是謠傳，但美國報紙，對廣田外交，確有較好的批評。

最近時的國際低氣壓，不在遠東而仍在歐洲！

危機四伏的歐陸

歐洲政局，近來越發悲觀了。義德奧三位獨裁領袖之

間，問題就鬧不清。義奧與德奧的關係，是歐陸危機的焦點。(詳看大事述要)以歐陸和事老——或者漁人——自居的英國，近來也黔驢技窮了。艾登正游說裁軍會議的復活。法國已宣佈了國防新案。狹隘的國家主義的流行，和猛烈的商業戰，深刻的失業潮，形成了目前絕無辦法的歐洲局面。國際聯盟的存在，將要為世人所忘了。

我們大家，要留心歐洲問題！因為未來大戰的導火線，恐怕實際上還是歐洲。

日本政情

日本因為文部大臣收賄非收賄的問題，使人懷疑齋藤內閣的運命能支持幾久？

不過日本重臣元老之流，都贊成維持現內閣，軍部近來對政治也不積極，荒木下野，就是一個證明。政黨呢？都怕激烈的右傾，——法西斯化，財閥亦然。所以日本的大勢，依然利於政局現狀的維持。

或者發生局部改組，而依然是齋藤高橋維持下去。

（榆民）

杏山草堂詩話（六）

曾嘯宇

又佩之先生華嶽八首。則緣聘入秦闈。歸途遊華所作云。神縱崟嶽展幽尋。潦倒風塵此日心。蓮井危寒披絕頂。桃林新雨沐深陰。石邊巨掌拓東壁。邑外長河掛遠涔。天磴傾欹人跡少。依回趺坐欲抽簪。虞帝時巡八月秋。于今萬古仰皇猷。宮崇西鎮扶龍馭。峽秀中峯照蜃樓。地坼河流崑柱遠。天低星轉漢宮幽。臨深挽石勞筋骨。四合迴環取次遊。捫葛攀蘿履斷矼。澗流隱隱石淙淙。金天初地供危坐。玉女高峰引碧幢。雲氣鋪來成枕席。石巖空處嵌疎窗。題無謝朓驚人句。且覓醇醪倒玉缸。石泉夾水漱蒼苔。乘興疑從碧落回。遊倦神情還自爽。懷清魂夢許重來。峰高蓋隱空巖月。澗陡虛傳絕壑雷。爲有龍居蟠地軸。遒然長嘯萬山開。寥廓今狂汗漫蹤。檐帷到處日相從。流泉掛眼山山瀑。曲徑翻腰處處峯。峽裏希夷千歲骨。坪前莎樹萬株松。撲衣紫氣迎關尹。媿我疎愚亦見容。靈峽裁成金帝尊。望中遙指集仙門。酒嫗羽化龍堪擾。狂客雄談蝨可捫。石鼓無聲流水響。玉漿不注露花香。探雲去住渾難定。國策陰崖日已昏。萬峰巖巘露青天。石磴紆迴斷復連。星斗若從冠上摘。風雲只在履邊懸。流螢萬樹然還滅。宿鳥千林定復還。小隊莫傳歸路晚。中秋餘閏月重圓。置身萬仞羽毛輕。玉版金丹浪得名。柏箭千秋石簀迴。蓮舟十丈井華平。烟雲不得山入履。松檜猶懸旅客旌。五嶽平生纔一過。百年何以愜遊情。按此帖係先生八分書。書法遒勁。氣格宏敞。詩復逸氣凌雲。飄飄欲仙。若唐人天外三峯削不成等句。猶覺多人間煙火氣。

禁書問題

沈從文

近十年來各國人把文學對於社會的用處，以及文學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過於重大了些。在野達士通人，認爲這個東西可以用來作爲治國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員把牠當作治國平天下工具的也很多：因此自然而然發生了如下現象，就是對于

「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的檢查與禁止。」

據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應查禁的書籍到二百種。這眞是一個大有可觀的數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則已全部被禁止。爲什麼這些書籍皆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無法從當局的文書法令中弄明白的。這個查禁通告據說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懷疑這些被查禁的文學書籍，有多少種曾經爲通過這個議案的先生們閱讀過。負責審查的個人，是不是還曾經把這些書籍皆細心看過一遍？我也覺得懷疑。就平常禁止的意思說來，大多數總以爲是「爲了這個社會秩序的維持與這個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締的。我是個歡喜秩序的鄉下人，我同意一切眞正屬于這個民族健康關心的處置。但對於由事實上說來毫無什麼壞影響的文學書籍，在難於索解的情形下，忽然皆被禁止出售，且同時關于書店紙版與剩餘書籍，也無不加以沒收，這行爲我覺得眞很希奇。這不過分了嗎？對於這些書籍的處置，眞有「非如此處置不可」的理由嗎？我極希望當局有一點比「跡近反動」的措詞更多一些的說明，免得使後人在歷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記載，免得爲人把這件事與兩千年前的焚書坑儒併爲一談。

文學被一些讀書人看得儼然異常重大，實有理由可說。這些人照例多是兩手空空的，不在其位的，無力無勢的。這些人生存到這個混亂貧窮國家中，忍受種種痛苦與侮辱，眼見耳聞這個國家一切愚昧與胡鬧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點兒力量，滲進社會組織裏面去，使這個民族多少健康一點，結實一點。因爲自己所學的是文學，承受了一個新的文學理論，有所努力，也仍然因爲自己所學的僅僅是文學，對於目前國家社會的複雜性與矛盾性，解釋得照例常常比事實簡單一些，憑了文學者富於幻想與熱情的氣質，在工作中希望一種奇蹟，且因爲這種奇蹟的期待，各人帶着點兒宗教的傾心，與目前這個爲「應付事實而存在的政府」當局，意見間或有齟齬處，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認識這問題比較清楚，便明白處置的方法，不適用於把兩千年前的故事重演了。這些優秀公民，原是愛他們自己所在的國家，

原並不下于任何官吏的。他們只是個作家，容或昧于法律，却不缺少道德。他們爲了努力從事于藝術，使這個民族增加些知識，減少些愚昧，爲這個民族的光榮，爲這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與「親愛」，「勇敢」與「耐勞」，加以鑄像似的作品的製作，很誠實也很窮苦的各自獨立分布在國內各處地方，過着極端簡陋的日子。政府既從不知道對于這種人加以關切，商人因書業蕭條，又對於他們不能不待遇吝嗇。他們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於就從不能够從從容容過一天較好的日子，平時吃的住的皆遠不如一個南京小部員，病了無法從醫生處加以治療，文章不能出賣又難于尋找其他職業時，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結束在一個最悲慘的死亡裏。他們堅苦卓絕的精神，他們輕於物質尋覓而誠于眞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種如何難得的東西！政府不理會他們，也還罷了！如今對于這種人總像放心不下似的，反而不斷的來壓迫與虐待，所用的手段，又是那麼苛刻的手段，實在是國內多數人所難瞭解的！這些人在這種國民生產力十分凋敝，國際資本主義壓力無法擺脫，全個民族正陷入一個十分悲慘的命運裏去的時節，担心到可恐怖的未來，認爲這個民族若不甘心墮落與滅亡，必需認識現在的環境。因此對於鴉片烟公然的流行，農村經濟的蕭條，知識階級的只知獨善其身，官吏階級的貪贓無識，以及軍人種種無辦法處，加以天眞坦白的指摘，正因爲那種書生似的天眞與坦白，使在作品中加以一點作者對於這個民族復興的意見；這意見亦即所謂方向的指示，當他們在作品中作著方向指示時，却因爲他們過分被現狀所刺激，弄成如何偏持幼稚的呼喊！政府若善於安排，與在爲民族生命着想，不爲個人地位着想，對于這些人的工作，難道還不容易成爲同情者與保護者嗎？如今當局却只從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點毫不切于實際的關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從另一方面，某種人爲了邀功倖利不惜故意張大其辭的報告，便對于生在中國這種可憐境遇下的作者，過分的壓迫與摧殘，似乎不像一個正在希望國內一切漸有秩序的政府所宜繼續採取的政策。就三四年來上海一方面作家所遭遇的過去說來，在中外有識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對于這個民族殘忍與愚昧的驚異」，其他乃是毫無所得的。如目前這種處置，在當局羣彥中，竟無一個人能指出牠的錯誤，實爲極可惋惜的事情。

文學在別一國家別一民族中，或者也發揮過某種特別的能力。「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紀那個民族嶄新人格的種子，與革命爆發成爲不可分離的東西」，這說明自一個文學史的敘述者口中說來，幷不嫌其過度誇張。但多數人若只是單記着這些歷史的輪廓，便打量從自己國家自己行爲方面產生一頁新的歷史，就有了很大的問題了。在環境截然不同習性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中，歷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樣重現的。把某種已成定型的文學觀，移植到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國家中去時，所需要的修正，將到

何種程度，這些理論方能發揮牠的能力？在一種被修正的理論下，一些作品又應在何種形式下產生，所側重的必在某幾點，方不至于使作品與社會革命失去其當然必需的聯繫？有了這種作品，這種作品對于全盤「活動萬變」的政治，究竟算個什麼東西，牠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從事文學運動者，在一種缺少自由缺少飲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況中，事實上就全無一個人能有暇裕來對于這些問題詳細加以研究的。在中國目前這種景況下，文學能夠做些什麼，宜于從何方面着手？ 牠若不宜離開社會，且應當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間接或直接促進政治的機能，應如何去安排？假若牠在某一時節某一限度內能夠發揮牠的能力，那種「富于活動性與彈性」的政治機構，又如何方能與「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學作品相呼應，這些問題不單求生不遑隱藏在上海一隅的窮苦作家們無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從國庫中支取一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傳部當差辦事的三民主義文學理論家，三數年來不是還不會作出一篇稍稍像樣的文章嗎？正因為便是左翼也還缺少一種具有我們這個民族豐富的歷史知識與智慧的文學理論者，能作出種有理性有系統的引論與說明，致從事于文學創作的，即欲以唯物論的觀念為作品中心，在接受此觀念之際，因理論者的解釋識見的薄弱，致作者對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無所從違之概。三數年來的掙扎，所有的成績，也可謂就是予反對者以多少藉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時又予作家之羣以多少的犧牲！且只需要從目前上海一隅文學出版物的數量統計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學作品在國內流行的情形。那些帶一點兒較新傾向，不頹廢，不諧趣，不陷人惡俗猥褻習氣裏，較慎重的文學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較上，所佔有的又正是一個如何可憐的數目！這種作品流入社會裏去，固如何影響到青年人，同時這些青年人，卻就又將如何受一種惡習慣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一個人若不缺少那點必需的冷靜與誠實，對于幾年來文學運動在國內發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會把這幾年在數萬萬饑民中僅僅只限于大學生和中學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過大了。只因為一面是把一個新的文學觀移入中國，缺少必需的修正，一面又因為誤認政府目前對于文學的恐怖與厭惡，把現在的革命文學，對于中國社會革命的價值看得過分重大，即此在上海××作家方面，便有了種種的變遷：原來對于左翼文學具有幻想的，因明白這方面觀念的凝固，發展已有個限制，加上那種要生活而又怕事怕死的意識，使陸續向右轉了。又有一些作家，本來一無所謂的，則因為不願意同這種對文化只知摧殘的政府合作， 便反而向左傾了。 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對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對社會主義有所傾心，在現狀下抱殘守闕的租界逃亡者，則在窮困與迫害交加中，但知死守殘壘，以「頑固」與「沉默」來支撐現狀，應付現狀。然而這些人所保持的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仰，所取法的卻多數是一個「自然主義」的人生觀，一切

現象惟待社會自然的推遷，既不知在一個「不背乎目的」而又「合于環境」的方向中思索出個新的手段與辦法，避免無益的犧牲，也不想從十分怕事對于一切現象噤若寒蟬的知識階級方面有所呼籲。這些人信念與行動中間的矛盾處，既無法可以調和，矛盾的延長，便使多數人對于左翼文學的明日，感到在希望中光明的缺少。即或從國際方面他們還有可以相互呼應處，在租界上最小範圍內他們還依然能夠存在，對中國前途的利害，不至于如鴉片烟公然的流行，與其他種種現象的可怕，也是極顯然的事情了！

近年來大學生中學生左傾思想的普遍，以及對于左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徒認為文學的影響，而忘了社會的那一面，這實在是很大的錯誤。幾年來政府對于青年的措置，實在可以說是「無往不在那裏拋棄青年」的一種胡塗措置。當局方面對于青年人左傾思想的展開，不追求牠的真實意義，不欲把這個嚴重的問題，引用到「社會秩序的混亂」與「農村經濟的衰落」及其他情形作為說明，不對于他們精神方面發展加以注意，不為他們生存覓一出路，不好好的來設一全國青年福利委員會，研究這種極其嚴重的問題，就只裝作聰明解事負責辦事的神氣，移重就輕把這問題胡胡塗塗認為完全由于左翼文學宣傳的結果，以為只需要把稍有傾向不健康的書籍焚盡，勸迫作家餓斃，就可以天下太平，這種打算似乎是太缺少一點兒理性、對國事言太近于「大題小做」，對文學言又像太近于「小題大做」了。

多數人所希望的政府，常常是一個能「辦事」而且也極「懂事」的政府。因為目前有許多事並不是政府權力能否執行的問題，實在是政府明白如何節制權力或濫用權力，引起國內外有識者對政府同情或厭惡的問題。關于禁書這件事出于中央黨部中宣文藝科，或出自國民政府？我們住在北方的人還不知道。若出自中央黨部的宣傳部文藝科，我不想說什麼話，因為這也許就是國民黨文藝政策中認為最重要的工作一種。（禁書自然也算得是個政策！）但若果這件事出自國民政府行政院與教育部，或行政院與教育部還可以來過問一下，我却希望凡是這一次被禁止的文藝書籍，能夠交付一個委員會全部重新加以審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書籍必需禁止，有多少書籍不應禁止。朝野皆可以仍然承認文學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正因為不妨當牠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一切皆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們不是極不願意被別一國家別一民族把我們當成野蠻人看待嗎？希望從別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應當是自己不作出野蠻人的行為。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白銀問題之檢討

記者

自美國以收買白銀手段，提高銀價以來，國內政財各界，議論朋興，惶惶然若大禍之將至，至於此事之實際意義及對我國之影響，究竟如何？一般尚少眞知灼見之論。大公報最近發表兩篇關於白銀問題之社評，「如何應付美國白銀政策」及「申論白銀問題」，議論甚爲警闢，特彙錄之，以供國人參考。

如何應付美國白銀政策？

——錄二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社評——

最近甚囂塵上之美國白銀政策，實爲美總統羅斯福所謂「熟慮過的通貨膨脹政策」之預定步驟之一，在上年五月經美國國會通過之貨幣獨裁權法中所謂採用金銀複本位制一句上已被規定者，不過今始隨美金貶價之實行而成爲實際的必要耳。故今日吾人對此政策，固無所用其張皇，同時欲求澈底的應付方法，亦必須鄭重的考察此種政策的由來及目的。

據吾人觀察，美國白銀政策具有下述五種主要目的：

（一）對內膨脹通貨，抬高物價，以便恢復景氣，因一則白銀準備金愈多則兌換券愈可增發，二則具有輔幣性質的銀幣之增鑄（按白銀政策上預定一面將國內銀塊買爲國有，一面將增鑄銀幣通行國內），在事實上亦不啻兌換券之變相的增加。（二）對外減低美金對於用銀國的匯率，一面便於向用銀國傾銷商品，一面即等於增加砰在用銀國打倒其他競爭的國的武器。（三）增加財政上之收入，因美政府雖以每盎司六角四分半收買白銀，對於市價（去年十二月市價只每盎司四角三分）似乎吃虧，然而每盎司白銀却可以鑄換美國銀輔幣一元二角九分（注意！輔幣在法律上的價值，與本位幣相同），故每買一盎司白銀，可賺一對本，如照特蘭武所述，由美政府立即購買四十萬萬美金之白銀，則美國在財政上又

將增加四十萬萬美金之收入，不啻與上次美金減價四成餘而賺得二十萬萬美金，異曲同工也。（四）對於不產銀國如日本及法國，可以因集中白銀而增加本國之信用即國際金融上及政治上之地位。（五）完成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八國白銀協定提高銀價之主旨，以擁護在產銀國的資格上之美國之利益，因如此始能顧及產銀諸州之利益，以免其反對整個的產業復興法也。據上述觀之，可知美國白銀政策有其甚深的根據而非可隨意變更者矣。然則中國應如何應付之乎？欲談應付方法，須先明美國白銀政策對於中國之客觀的作用即利害如何。關於此點，雖言人人殊，而據吾人之研究，則以爲有如下述。

美國白銀政策對於中國之害有五：（一）可使白銀由中國流出，因不但美國買銀則銀塊將集中於美，且從銀貴則中國輸出難，輸入易之理由，勢必使中國入超加甚而馴至白銀外流。（二）中國產業受打擊，因銀貴則物價低落，國貨產業愈有難於維持之慮，且從一般輸入品必增之理言之，實等於多增國外競爭者。（三）農民受打擊，因銀貴則中國唯一可以輸出之農產的原料品將更難輸出，從對外關係說，農民買多賣少，將使全國農村愈益凋敝。（四）金融緊縮，難免引入恐慌狀況·因中國本無完整的金融支配權·政府不能統制兌換券之發行，在事實上須依賴現銀，如繼續入超，發生了鉅之大量流出，則金融上難免有大變化。（五）海關收入減少，因銀價貴則依金價計算之輸入貨價將減少，而從價的關稅收入亦不能不減少。其次從白銀政策對中國之利觀之，則有六：（一）使中國容易進行建設事業，因建設事業必需購大量生產工具如機器等，而銀貴則易於購辦。（二）使一般消費人在日美英等國互相競銷之過程中暫享廉價物品之便宜，而減少若干負担，正如用汽油者在俄美英油之競爭中暫享便宜一樣。（三）使中國產業在成本上暫享便宜，即在競爭上增加力量，因外貨便宜，則在固定資本及流動資本上俱可節省。（四）使中國政府便於償還外債，藉此減輕財政上之擔負，此爲銀貴金賤之必然的結果。（五）使中國海關收入增加，因銀貴金賤既能提高銀之購買力，則海關上之入口稅必然增加（此雖似與上述海關收入減少相衝突，其實是並行不悖者）。（六）使全國商業暫時恢復繁榮，此爲上述各層之結果，不待說明。美國白銀政策對於中國究竟害大利小，抑係利多害少？此明係一不能作整個的答復之問題，蓋依上述分析以觀，第一，顯然所謂利害係部分的，而非整個的（例如有利於商業，而有害於產業），第二，顯然所謂輸入之害應依輸入品種類如何而定（恰與借外債之利害應依所借債款之用途如何而定相同）。

第三，顯然所謂利害問題尙與國內各部分人之政治的在朝在野的立場，背景，及路線有關也。

然則中國將如何應付美國白銀政策乎？據吾人觀之，關係之利害既難確定答復，則只有從大處着眼，善為自處，或(一)一面禁白銀出口，一面向美國進行一種關於生產手段如機器等之大量的信用購買，或(二)一面加徵農產品入口稅，一面加重白銀出口稅，或(三)更消極的只禁白銀出口或重徵白銀出口稅；三種應付方法俱不失為不得已之良策，要在不忘白銀政策在國際政局上之意義，不忘中國除白銀政策外尙受各國(例如日英)之金貶價政策之重大打擊，不忘前此中國參加白銀協定原為對於不產銀又不用銀之特殊國家之手段，善為自處而已。如若貿然反對，致貽無識之誚，抑或安然坐視，徒失更生之機，則非吾人所望於國民者矣。

申論白銀問題

——錄三月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評——

關於如何應付美國白銀政策，本報昨日已為一般之分析與評論。查此案連日正為中央政治會議之主要議題，而滬銀行公會，上月二十日曾電請美總統對於提高銀價政策，予以改變，盼其保障銀價之安定，勿使其飛奔上騰。(原電未發表，聞其大意如此，)並聞同時有電致政府，請將去年七月二十二日倫敦會議中由宋子文簽定之白銀協定緩予批准。(按昨日中政會已決議批准)一時議論紛紜，莫知所歸。吾人鑒於本問題之重大，用再詳究利害而申論之。

白銀何以逐步騰漲？其原因有二：美國近日收買白銀，及將繼續採用提高銀價辦法，祇為近因之一。其一般的遠因，乃由於世界上重要國家英日美等，次第禁金出口，膨脹鈔幣，使其鈔幣跌價，貨物漲價，銀為百貨之一，當然同漲，是銀價之高，乃對於跌價之鈔幣而言，非對於其鈔幣所應代表之黃金而言，此應首先認明者。美國近且更將鈔幣代表之黃金質量，減去十分之四零，(美金一元質量，減為五角九分〇四。)白銀對美金市價，即無禁金令之關係，照理亦應高漲十分之四零，例如花生米一斤，賣二百個銅子，若將花生米秤量改小，假定八兩為一斤，一斤花生米，遂祇應賣得一百個銅子，乃當然之結果，花生米初未跌價，銅子亦未嘗漲價也。論白銀與美金之市價，更須認明有此一重複雜之關係，與英鎊日金又有不同者在。明乎此，則一二年來銀價之高騰，乃對於各國禁金出口令下之貨幣及兼減貨幣質量後之貨幣而言，非白銀對黃金之市價也。白銀對黃金之市價，近年來初無劇烈之變化，金價並未特別降低，銀價亦並

未特別高騰也。故欲期眞正白銀對黃金市價之高騰，仍不外需要供給之原則，非增加白銀之用途 ，即須減少白銀之生產，捨此之外別無他途，美國若眞正逐漸收買大量白銀，作爲準備，或竟採金銀並用之制度，則白銀對黃金眞正漲價之時期或至矣。現在白銀之漲價，大部分原因，乃膨脹鈔幣或減輕質量人爲的不自然之結果而已。世人討論白銀問題，應將此種重要之點認明，分別研究銀價漲落之因果，未可一概而論也。

雖然，白銀市價對於黃金雖尚無劇烈變化，而對於重要國家之現行貨幣，確已表現人爲的騰貴，世界上唯一用銀國家之中國，當然感受莫大之影響，自不待論。然上海銀行公會認爲中國白銀將因銀貴而流出，只爲眞理之一面。中國白銀之流出否，不必盡繫於世界銀價之高低，蓋世界銀價有高低，中國銀價亦隨之高低，價低同低，價高同高，白銀不能因價低而流入，其理等於不能因價高而流出也。其所以有流出流入之事實發生者，因需要供給各各不同之關係，國際間銀之市價雖同高同低，而其間不能無差，苟其差在中國與外國間，大至運送白銀出口或入口而有利益時(即以其差付運送一切費用有餘時。)白銀流出流入之事，自然發生，其關係不在價格一般之高低，而在兩者間價格相差之大小，去歲中國曾流出白銀四千餘萬兩之鉅。蓋去歲有一時期中，中國銀價較世界銀價爲賤，其差甚大，輸出有利可圖耳，而與一般銀價之高低無關。以現在論，中國與國際間銀價相差甚微，一般銀價雖日高，而流出之事尚不可能也。要之，中國白銀之流出否，既繫於中國市場之需要供給如何，故國內若政治平靜，經濟發展，貿易出入之差額(即輸入超過輸出之額)日小，或其差額有貿易外之收入(即外人投資或借款及華僑等收入之欵，) 足以塡補時，則銀價縱高，亦必流入，至少亦不至流出，蓋國際間銀市比率之差，中國方面，當然或平或高，白銀自無流出之理也。(證諸海關貿易册，從前世界銀價，較現在尤高時，白銀祇有流入，並未流出。) 反是，貿易出入之差額日增，(即輸出減少，輸入增加，) 其差額以貿易外之收入，又不足塡補時，則銀價縱低，亦必流出，蓋國際間銀市比率，必發生中國較低之事實 ，以資運出白銀，塡補差額也。後者情形，爲現在中國經濟上最危險迫切之事實，此事實若不得若干之緩和，則銀價縱低，白銀亦必須流出無疑。故就此點論，照中國現在經濟狀況，不論銀價高低，白銀均時有流出之危險也。但世界銀價日高，更足以增加此種事實之嚴重性，亦屬當然之推論，何以言之？銀價騰漲，例於用銀國之輸出不利輸入有利也，(區區償還外債

所得之利益，有限之至，貿易差額日大，關係甚鉅，）唯其程度如何？現在難於判斷。假使中國與國際間兩者經濟狀況，今後皆不能改進，則中國必先作犧牲，自無疑義；然中國作犧牲，亦於國際無利，亦可斷言。（中國白銀流出，購買力日弱，外貨輸入之可能性，自然消滅，）故上海銀行公會所慮中國白銀將因銀貴而流出者，吾人當作如此解釋：

「認爲照中國現在經濟狀況，不予改進，白銀本有流出之危險，若銀價飛騰，其危險當更加甚。」此認識之理由，或較爲充足也。至該會注意在安定銀價，自是用銀國正當合理之主張，但辦法如何？並無所聞，空空以一電求人保障，吾人實苦於無從評論。該會又有電致政府，請從緩批准白銀協定，更莫名其妙，吾人查白銀協定．中國政府所負義務，祇有一條；即「中國政府同意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以四年爲限，不將其銷燬銀幣所得之生銀出售。」試問中國實行與不實行此條，於世界銀價有何關係？試問此協定各國多以付諸實行，中國一國不批准，又有何關係？且事實上中國現行幣制，取鑄費甚鉅，（百分之二．二五）燬幣爲生銀，極不合算，而現在市面所存生銀猶多，（上海一埠即在一萬四千萬兩以上，足敷中央幣廠兩年鑄造工作，）焉能亦何須燬幣爲生銀出售。故請從緩批准白銀協定一舉，吾人認爲一無意義，徒有損國際上之信諾而已。記得兩年前，銀價大跌時，一般人惶惶如也，唯恐銀價之不漲；今銀價反騰，一般人又惶惶如也，唯恐銀價之不跌；始終並未有一自動的具體應付方案，祇聞呼救告苦之聲。政府且白花數十百萬經費，敦請外國顧問，亂開藥不對症之方，而一以束之高閣，吾人目睹此種情形，殊不勝浩嘆之至！

吾人以爲各國之禁金出口，或減輕質量，甚或更用其他收買白銀並用金銀辦法，結果致使銀價飛騰，皆各爲其本國經濟打算，英日美法之打算，亦本各各不同，焉能一一顧及中國，即對于中國貿易一點而論，主張亦各不相同，美之提高銀價政策，英日即未必贊同，中國何能一一如我意而得其請耶？中國人惟有自定中國適宜之辦法，將此以應付國際耳。若無能力爲此，尚復何言，坐聽國際間之支配可也！

吾人以爲中國幣制，自有適合于中國之辦法，一方應統一現在之銀本位，一方應籌備將來之金本位，但值此世界國家幣制混亂之時，關於預備金本位已無從決定方案，自應專努力於統一銀本位一點。因之，白銀過於流出，或過於流入，均非所宜，自不待論。根本調節辦法，當然須在政治改進經濟發展上用功夫；而治標之策，亦不能漠然棄置，政府自應有自動的具體應付辦法。辦法如何？吾人簡單主張，認

為應設法保存中國現在必需之白銀數量，勿論世界銀價漲跌，中國市價與國際市價有相當大差，足以發生白銀流出或流入之事實時，政府應臨機的予以附期限之徵收出入稅或禁止出入之處分。如何能適機宜？如何能有効率？其斟酌研究決定之權，務付之一極少數人組織之委員會：擇一公正而富有學識經驗資望之中國專家為委員長，下置專家二三人，（不必用外人）平時專門考察此一事，認為必要時，隨時提出方案，由政府立予施行。如此，較之平日毫無準備，臨時張皇失措，不知所從者，為得計多矣。須知凡治標之事，影響及人者，當然利害不能相同，決難築室道謀，尤戒事前洩露，財長事繁，且未必皆為幣制專家，不如特設專員，付以權力，以明責成之為愈也。尤有一點須注意者，中國白銀平時向不集中於政府機關之手，（例如中央銀行）因租界關係，地方關係，政府臨時又不能以一紙命令，集中於政府機關之手。故應付白銀問題，採用不兌現封鎖政策，或減輕質量辦法，或任何所謂幣制革命方案，現在皆不可能，祇有於白銀輸出入時，籌議一有效率之調節辦法而已。近日醉心統制金融者，往往擬具方案，忘却國家之地位，將中國作為英日美法等國家看待，殊未免視之太易，言之太早也。

懷PK

——血潮澎湃之三——

蘭

綠窗牽情惜昔時，一行槐影碧絲絲；燈裏修蛾淡不見，單衫臨露立牆西。　曾有孽鴻過小樓，見說黃花不勝秋；焚香默向蒲庵懺，樊川今日悟從頭。　話問猶記說義眉，誓作詩僧誓作尼；潭影疏鐘雲外路，萬花展笑待誰歸。　人天終古此情難，銷魂都在楚雲端；若問蕭郎無恙否？一楊攤書書掩關。　吳儂生小玉瑩姿，聞道而今戀酒巵；玉京何事廿入道？此意宵深我自知。　寄語良閨莫護顏，朝廷今日太憨孱；碣石瀟湘幾多路，倭兒兵馬在榆關。　碧月珠簾廿四橋，馬前強寇馬後嬌；舊恨新愁何處說，黃花岡上一號啕。　寂無人處一登臨，荒台落日亂飛雲；短髮蕭蕭吹欲白，萬里臨榆不勝情。　歸來立斷隴頭雲，陶菊陶松舊有情；秋心早向黃花懺，流水鴉飛曲抱村。　燬卿詩卷削青絲，抱月披雲作個尼；點起禪樓香一炷，與君細讀楚騷詞。

南疆之變

記者

自南疆纏回宣布獨立，於疏附組織政府，自稱土耳其王國以來，內地不明眞相，揣測紛紛。就最近發展情形證之，此事似無重大國際背景。馬仲英近已占領疏附，偽府解體，此幕叛變劇殆近結束矣。

事變經過之眞相

據十二月廿八日喀什葛爾通信，述南疆事變之經過眞相云：喀什葛爾纏頭首領鐵木爾，原係新疆纏頭總首領和家尼牙子（係哈密負嵎者）之親信黨徒，當與同教徒同來喀什時，即負有建立清一色之東土耳其斯坦國之重大使命，但不久即有與同教徒首領馬占倉分權，並有解決同族勢力之心（將馬占倉既漢城即疏勒）。第以實力不厚，而纏頭又皆烏合畏死之徒，回教徒則人人好戰敢死，且其槍械犀利，子彈充足，故醞釀多日，終不敢一觸其機。喀什與疏勒兩城交通，因此得未斷絕，他如和闐首領依米耳怕下（按怕下即纏王），雖亦懷有是念，但亦不敢嘗試。至馬占倉實力雖超於彼等，然究以人數單薄，保守一城則有餘，遠攻他處則不足，於是喀（喀什）和（和闐）兩區之纏回，即分成三個勢力，且彼此各不相下。其後鐵木爾以既有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國之野心，乃密許逗留於喀什之一般下流無識之阿拉伯人．阿弗汗人．安吉延（俄屬）人．與當地之一般匪類及素來仇視漢人之阿訇（纏頭之掌教）．毛納（纏頭之唸經者）等，劃謀獻策，彼是此非，互相詆詆，情形紊亂不堪。但其間有值得注意之一事，即毀漢人廟宇，改設模範學校兩所，其教職員，悉以阿拉伯人與安吉延人充之。其課程概係新編，內容不外「滅漢興纏」，與「努力前進不難佔有全中國」之種種謬說。然其不久黨內即起糾紛，暗潮迭發，爭奪權利，極爲激烈。於是前被鐵木爾軟禁於回城（疏附）之馬紹武，即乘機運動匪首領烏思滿，反戈投誠。以是時烏思滿方爲鐵木爾部下之旅長，素唾涎師長之位，但鐵木爾對師長司令，皆霸而有之，故烏思滿恨鐵木爾甚深，馬紹武復暗約漢城（疏勒）馬占倉爲助，於八月九日誘殺鐵木爾於疏附城外，馬紹武即於是日逃至漢城，此時回城即爲馬占倉所得。馬紹武復有發台信息，第未屆實現，回城旋復爲反覆無常之烏思滿與鐵木爾之殘部所佔。（時在八月十六日，係布置裏應外合。）此時烏思滿即霸有師長兼司令職權。然烏思滿原係山中之馬賊，其志固在多得金錢與漢人婦女，以故不計利鈍，屢令其衆圍攻漢城。但漢城因有漢人力守，能得保全，所惜馬占倉性既殘暴，又以勒索不遂，及恨漢人不做乃馬子（回回禮拜之名），仍不時虐殺漢人。漢人中有畏禍逃出者，又每爲纏頭所仇殺，是誠可痛。惟兩城交通，即從此斷絕。烏思滿與馬占倉兩部，又分頭勒索城內外富有商民以巨款，其部下更三五成羣，入鄉搜刮民財，其間藉端敲詐，鄉民被其吊死者，亦復不少。因是人心頓起恐慌，其有資財之人，一時避往印度，絡繹不絕，惟漢人則無異穴中之鼠，不敢冒險逃生，祇有斂影潛蹤，以避仇殺而已。未幾，烏

恩滿爲色提瓦的匠(安吉延人)所推倒，色提瓦的匠，係喀什布商。鐵木爾時即任爲團長，其仇殺漢人，亦不亞於烏思滿，烏思滿既被推倒，即席捲其搶掠漢人之財物百餘箱，及所擄婦女三四十人，連夜逃入山中，旋仍被色提瓦的匠派人逮捕，收禁於營中。此時回城已無首領，色提瓦的匠乃趁此組織僞政府，以麗五提大毛納（阿吐什人，係距回城一站之鄉鎮，其地素來不許漢人貿易）爲領袖。其舊有軍政要人，以色提瓦的匠勢爲最大，故得仍舊，餘悉更調。並在城內外舉行懸掛僞新國旗典禮，僞旗綠色，仿土耳其式，一時頗形熱烈，鬨動全城。惟彼輩均爲無識之流，觀其彼升此降，陷南疆（天山南路統稱南疆）於無政府狀態者，迄今已七月有餘，其被纏回仇殺未盡之數千漢族難民，今呻吟待拯於火坑中云。

盛馬之戰進行不已

在南疆叛亂之中，盛世才與馬仲英之爭奪戰，仍進行不已，南京二月十一日電，中央某機關接迪化來電，報告盛馬衝突近況，電稱省軍與馬部仍在吐魯番附近衝突中，馬欲佔領迪化之企圖，已遭挫敗。現伊犁及塔城等處之回軍已自動與省軍合作，願受改編。省府代表劉某受任伊犁區各軍司令。迪化十三日電，馬仲英自一月十二日圍城後，即派其主力馬隊西攻昌吉，擬阻西路援軍來省。至二月一日西路軍將昌吉馬部擊潰，尾追到迪，十一日拂曉，馬之圍城部隊全退。省方始終無大接觸，盛世才已派歸化軍追擊，馬部遺棄輜重甚多，勢將瓦解。省城民軍於圍城時竭力輸將，並組民團商團協助守城。莫斯科十四日塔斯社電，蘇聯與新疆交界之巴爾提薩訊，塔城趙將軍部隊已在迪化地方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之主力相聯合，二月十二日盛世才開始向馬仲英施行總攻擊，馬之軍隊受創甚鉅，潰落貨車，自動車及其他輜重多件，倉皇向南敗退一百公里，省府軍隊現正在地王經關(譯音)追擊馬部，迪化方面現在已無任何回軍踪跡云。

新疆省府之宣言

迪化十五日電，新省府六日發表宣言，首敘馬仲英禍新經過，中敘馬欲成立回教國家，勾結張培元，假中央名義，以期顛覆省府之事實。末稱南疆和闐王據喀什組獨立回教東土耳其斯坦政府，宣佈全疆脫離中華民國，冀求各國承認，同族同胞多不與僞政府合作，請求協助消滅。經省務會議決議，㈠堅決奮鬥，保全新疆整個領土人民；㈡設法充分協助反和闐王之民衆；㈢採有效方法消滅馬仲英，並電請中央與各友邦交涉，不承認東土耳其斯坦僞政府；㈣電請中央撥五百萬債款，整理全省財政，並救濟匪災損失；㈤俟馬仲英消滅後，即遣大軍進剿，消滅僞政府。

設新疆建設委員會

在新疆變亂頻仍之際，中央殊感鞭長莫及之苦，二月二十日行政院會議決，在院內設新疆建設計劃委員會，褚民誼爲主任。二十七日晨行政院會議，通過新疆建設計畫委員會組織及人選，計已聘者爲于爾晉・王會善・林競・宮碧澄・孫繩武・童耕奎・熊鴻昭・謝彬・羅增・弓富魁・王應榆・唐柯三・張西曼・楊衆離・焦總華・謝无量・艾沙・李景樅・柳民均・高長柱・馮有眞・潘祖煥・錢相・薛桂輪等二十四人。據褚民誼談，該會用意在集合對於新事夙有研究之人士，共同研究盡善之建設計畫，委員均爲名譽職，會中辦事人員，均由行政院職員調兼，下週即可成立，並舉行首次會議。

新德里二十二日路透電，據今日所接喀什噶爾來電，新疆內戰現已有驚人發展，所謂回教國政府之總統與總理及政府諸員等均不戰而逃。

馬占疏附　偽府消滅

二月六日有東干回民軍隊六千人忽抵喀什噶爾，威迫政府，於是政府諸人不得不棄城而逃。按喀什噶爾新城即回教國政府所在，現已不復有戰事，亦無刦掠情事。此種發展，可視為中國政府之重要勝利，蓋東干部落自認為中華民國作戰，而所謂回教國政府者，則宣布脫離中華民國也。莫斯科二十三日塔斯社電，塔什干特訊，疏附逃至蘇聯邊境之難民，描繪二月初以來疏附附近戰爭情形甚詳。自去年起駐紮馬了河（譯音）疏附砲壘之東干回部，最近自吐魯番接到馬仲英之接濟後，即攻擊疏附，現已將該城佔領，疏附居民咸棄其私產，逃往山中。惟當地烏茲貝及基爾基茲民衆代表則組織義軍，向疏附城進攻，東干回部與之進行嚴重之各戰後，卒擊退之。自東干攻佔疏附後，疏附之薩比特達木拉「獨立」政府即向南逃竄，在雅爾肯得集合，企圖反攻疏附，恢復彼等之政府。馬仲英將軍之佔領疏附，暴露馬氏一種企圖，即因彼在北疆之東干部隊已被擊敗，現欲在南疆發展勢力云。

英報評論　南疆變亂

倫敦廿二日哈瓦斯電，泰晤士報對於中國新疆回教部落作亂，建設獨立政府一事，撰文評論，謂背叛中國政府之行為，不論其何形式，英屬印度政府決不予以鼓勵。該報之言曰，喀什噶爾回教政府曾派代表往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三國京城及印度德里城，要求各該政府予以承認。易詞言之，即要求准其購買軍火運往新疆也。他國非吾所知，就印度而言，回教政府前來接洽可謂冒昧之至。蓋新疆乃中國行省之一，而英政府又與中國交誼親睦，焉能與叛徒接洽乎？為叛徒計，不如於局勢尚有可為之時，急與南京政府謀解決之道，此為吾人向叛徒所進之唯一忠告云云。

疆回之民族意識

南疆之變，似無若何國際背景，而為民族運動性質，新疆纏回之民族意識，殆為此次事變之主動力也。關於新疆方面之消息，內地極難獲得，而土耳其報紙則時時載之，且常有討論之文字，同時亦有團結組織，名曰Turk Tatar，常以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即新疆）之實情，盡量宣布。茲覓得去年十月在德國柏林出版之『民族之新路』雜誌中載東土耳其斯坦一文，係回人某名士所撰，所言各節，皆為吾人聞所未聞，經艾沙氏譯出，特節錄如次，藉供研究新疆問題者有力之參考：

【上略】數月而後東土耳其斯坦之地，絕無漢人官署機關存在之餘地，更無俄人之惡味與影蹤，及至彼時，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英雄之初步工作，方為盡其事矣。踵之者即為新疆之建設，建設之方針，即為組織自治自衛之獨立政府，並使之永久保存，而不復為他人所踐；獨立政府之組織，務使各民族之同胞共表同情，然後以我武力驅彼兇頑，以固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免復為人蹂躪。但求他人之同情，實非易事，尤以我無組織之民族，倍感困難。吾人之障礙有二，一為蘇俄共黨，一為漢人官吏，彼以詐欺手腕，破壞阻撓，致使獨立政府不易成立，是蓋與彼之政策相背，而不相容也。際此之時，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英雄之責尤為重大，是以東土耳其斯坦之同胞及其領袖，於目前之危險，應予注意，而謀適當之方法以避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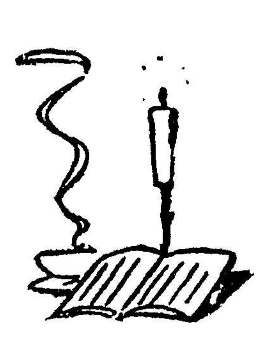
漢人之目的，在掌握新疆省之政權，其法即在勾結軍事長官，聯絡道

尹，引誘民衆領袖，餌之以利，分化民族勢力，分裂其組織，俾其各不相容，待有機緣，使其自相火拚，然後以武力平之，則新疆之得，反掌間事也。蘇俄共黨之目的，與漢人無異，新疆之散漫，蘇俄共黨之利也；彼視東土耳其斯坦爲囊中物，如時機臨至，則可使之成爲一國，將富庶之區之財貨，盡攫爲己有，近將飢寒之難民，驅至新疆；夫比蘇俄所以不急於謀取新疆，非力不足也，誠可以保護俄僑與領館爲口實，增兵邊境，而莫斯科之大，豈無人思及此耶，非也，事實上之問題桎梏其手足故也。印度之主人翁在其南，高瞻遠矚，怒目瞋視，滿蒙之地，日人在其東，傍立以監視，英人雖不願與俄人爲鄰，設使新疆入於俄人之手，印度亦將難保矣；故英人惡蘇俄之勢達於新疆，而日人對於新疆之脫離中國以獨立，而入於蘇俄，亦絕不致袖手於旁，作壁上觀，且新疆將來若有赤禍，更非日本之所樂聞，此蘇俄於東土耳其斯坦之所以不敢貿然行事也。雖然，蘇俄共黨謂此爲時間上之問題，不過遲早而已，故竭力反對東土耳其斯坦獨立政府之成立，而冀其四分五裂，漫無組織也。

蘇俄共黨之計畫，即爲構成民族間與宗教間之鴻溝裂痕，隔閡仇恨，而使其發生新舊派之爭，於民族領袖之間，挑撥離間，而使其內訌。要而言之，使其團結力消散，不爲 完整之民族，而後可以鬨彼之勢，其行事也，遠勝於漢人，甚且破壞國際公法。

事既如此，然則吾人將何以應之，應付之道既明且簡，即東土耳其斯坦與蒙古相聯合組一政府，是爲聯合政府。各民族之地位，一律平等，一切利益，均以平等分配。凡破壞吾人團結之言，不可輕信，免爲所欺。迅將軍事統一，宣佈成立獨立政府，要求歐洲及亞洲各國之承認。凡反對此衆，謀爲官吏之士者，概予嚴懲，絕不寬假。吾人相互之間，更不可互爭雄長，須羣策羣力，一心一德，是爲志士仁人之責也。尤以中亞細亞來至新疆之阿衡（回教宗教師）爲然。爾等須回憶當日所受俄人之虐待，與夫一切目擊之情形，親歷之經驗，希有以見告於新疆同胞與斯土軍事領袖之前。

不憚煩勞，效忠民族，是爲吾人之所期也；破壞民族組織，分裂民族感情，是爲土耳其民衆土耳其歷史不能宥恕之罪人。茲者歐洲以及阿富汗印度遠東各方面之土耳其民衆貢獻重大，隨時隨地須注意於東土耳其斯坦之團結，盡其心力，將新疆現實之狀況以及民衆之希望，宣示於外人，並爲之於歐洲各國結納友朋。凡我全民族同胞無分畛域，共向一致之目標努力進行，使東土耳其斯坦爲一獨立之國，惟如此方克有濟。歐洲各方面回教土耳其之團體，深知扶翊東土耳其斯坦爲其天職，當以其團體之力量，贊助新疆民衆之團結，各地報章發表文字，公開演講，以召各國人士之注意。凡我東土耳其斯坦之同胞，必須團結一致，而後可以高枕。全體聯合爲一民族之國家，而後始有眞正之保障，不致爲外人所侵凌。統一軍事力量，而後可謀爾親爾友之安全，免遭二度之犧牲流血。（下略）



加倫演說俄日軍況及蘇聯共黨大會閉幕

莫斯科二月十日塔斯社電，蘇聯遠東「紅旗」特別軍總司令布留赫爾（即加倫大將）向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演說詞，業經本日此間報紙披露如次：

『余所代表之遠東區，爲我國諸遼遠區域之一，處於今日尖銳的國際衝突之原野，而與瘋狂備戰之日本，直接毗連。在此種情況之下，吾人特別尖銳感覺我黨中央委員會所執行之聰明審愼，同時亦爲堅定不拔之政策，以及彼爲緩和吾人對日關係中緊張濃厚之氣壓所採取之每一步驟。不幸日本帝國主義之政策，始終不能給予吾人保證，令吾人不至捲入軍事衝突之中；雖吾人極力避免之，亦終未能獲得此項保證。粉飾日本對蘇聯關係之官方政策之文字與其實際行爲之間，當中隔一鴻溝。日本官方領袖關於日本政策雖屢有似是而非之和平聲調，然吾人所見者，乃日益加緊之瘋狂的作戰準備。且北滿現已變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操練場，彼等具有拚命之決心，傾其全國機構，準備向蘇維埃遠東擲其孤注。』

加倫大將至是提出日本種種步驟，無一不表現此類步驟非爲自衛，而實爲進攻蘇聯。此類步驟即：㈠日本軍事鐵路大規模之興築，兩年來日本在滿洲築有一千餘公里向蘇聯趨進之鐵路，其中有經濟作用者不過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㈡日人公路之興築，在兩年間築有公路二千二百餘公里，大都由滿洲內地向蘇聯邊境要地伸張，其佈置均屬最有利於將來軍略之發展。㈢飛機場之建築，至今滿洲已有五十處左右，復以遼寧•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代鼎足之勢，而於該三處及其以北各地建立航空根據地若干。

加倫大將又述及日本陸相林銑十郎氏二月三日之談話。林故意隱瞞日本在滿洲之軍事實力，反言備蘇聯集中紅軍於遠東邊境。加倫謂，『此種誤謬之報告，必須加以撲滅（吾人手中有絕對確實之情報，深知日本在佔據滿洲以前，在滿駐軍不過一萬人，現在已多至十三萬人，即整個日本軍隊三分之一。除此之外，尙須加入十一萬至十二萬九千「滿洲國」軍隊，及能荷武器之一萬二千白俄，彼等均由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手組成者。復次松花江艦隊在此兩年期間已增加二十四個單位。林銑氏滋怨蘇聯在遠東邊境集中三百架飛機，吾人不願與彼爭論。亦許更少，亦許更多；但余敢斷言，在必要時，我黨及我政府定能集合如此大量之飛機，即遠超過日本所有之數量。（長時間喝采聲）不過林大將雖謙遜備至，但余必須向諸君報告，即日本現在滿洲停有五百架飛機，而彼等固默而不言也。以上列之事實，均証明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對吾人進行大戰之準備。

加倫又引林銑十郎談話謂日本無意對蘇聯作戰，除非蘇聯向彼進攻等語。加倫宣稱，『余以爲余有一語可代表大會普遍之意見，即吾人不願進攻彼等。吾人不需要如此做法，吾人無追尋新領土與新財富之必要，因吾人所有者已極充分。吾人必須建築礦坑，熔煉爐•敞口爐•鐵路•發電廠，而不願從事戰爭。惟吾人不能坐視日本帝國主義之軍事行動，是故蘇維埃之遠東爲自衛計，已採取必要之步驟。

加倫於是續述此類步驟，即如邊境之堡壘均環以鋼筋之石櫃，堅不可破，足以抵抗最有力之攻襲。『任何迷戀於軍事幻夢中之帝國頭腦，均將迸裂於此類堡壘之下。我整個軍備因有最優良之部隊，而得萬分鞏固；且在數量上及質量上均已提高至如此強厚之程度，即吾人儘可在此間安心繼續吾人之工作，而無絲毫之憂慮也。吾人在技術上可稱強大無敵，戰車與飛機均臻齊備。如吾人必須較量實力時，如吾人被迫而如此時，吾人必能於此類衝突中，高奏凱旋。吾人之戰車與飛機必能遂行蘇俄當前之社會主義義務。又僅在邊境上，即在帝國主義敵人之後防，亦將加以毀滅。』

加倫述及遠東方面日本軍官與蘇維埃軍官所採取步驟之差別時稱，『吾人在遠東之一舉一動，無不以保衛吾人邊疆爲最高目的，而日本軍官

之步驟，則以進攻爲目的。』

加倫述及蘇維埃遠東之經濟建設時宣稱，『在第一五年計劃中遠東區之投資，較舊沙皇統治下若干年代投資之數爲多。遠東區第二五年計劃，乃該區社會主義工業化之一偉大計劃。遠東區已將工業•煅冶業•鋼鐵業•造船業•强大之運輸業發展•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等，作爲其當前之任務。一特殊重要之任務，即發展新布列雅省之石炭根據地。該省已經勘測之煤藏估計有一千萬萬噸，鐵與鋼礦計有二十萬萬噸。布列雅如再將該地自貝加爾湖至東部之運輸工作完成，即可變爲第二庫玆涅茨克盆地。此項計劃乃發展社會主義遠東區之中心骨幹。』加倫於是論及給予遠東居留民以各種特權之決議的重要性，因向該區移民問題及創造一强大牧畜與農業根據問題，均屬極端重要。

加倫大將末稱，『余在此代表紅軍黨部向大會保證，遠東如遇有軍事衝突發生，在弗羅希洛夫與黨中央委員會及斯達林領導下之遠東特別紅軍，必能答以重大打擊，而使資本主義大本營士崩瓦解』云。加倫大將之演說再爲歡呼聲所中斷。演說畢，復有全體代表熱烈喝采，歡聲雷動，許久始歇。

修正第二五年計劃

莫斯科十日塔斯社電，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末次會議時，莫洛托夫宣讀關於第二五年計劃之各種補充修正案，說明提綱中各改正數字後，力稱大會各項建議，俱表現對第二五年計劃任務之特殊審愼心，已經大會委員會一致通過接受。莫氏指出，在已經通過之決議案中，工業出產逐年增加率爲全部工業百分之一六•五。第二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工業出產總量已定爲九百二十七萬萬盧布，與一九三二年相較，增加百分二一四，最後規定一九三七年生鐵產量爲一千六百萬噸。鋼產十萬一千七百萬噸，捲鋼一千三百萬噸，一九三七年農業品出產額定爲一九三二年之兩倍，總値定爲二千六百二十二萬萬盧布。莫氏復繼述大會委員會所決定之各項次要改正，並指出此類改正案，並不變更第二五年計劃之基本任務。莫氏又稱，第二五年計劃巨大速度之下，工業•農業•貿易•勞動者之生活與文化水準等之提高，國民收入與蘇聯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技術改造，完成基礎上生產力之提高，均有偉大之發展。莫氏結論謂，『吾人於決定此第二五年計劃任務之際，有種種理由來說。第二五年計劃乃一爲肅清資本主義成分與階級一般而鬭爭的綱領乃一爲建設一無階級之社會主義社會而鬭爭的綱領。』

大會一致通過莫洛托夫與古伊比謝夫關於第二五年計劃之提綱報告及各補充案與改正案，大會又一致通過一以加干諾維支提綱爲基礎之組織問題決議案，其補充與改正案已與原案同時發表。

選舉完竣大會閉幕

莫斯科十日塔斯社電，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本日已閉幕，全黨領導機關之選舉已於末次會議舉行，新選之黨中央委員會共有委員七十一名，候補委員六十八名。新選之中央委員內有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新選候補委員中有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羅森高魯茨，海陸軍人民副委員長杜哈契夫斯基•遠東「紅旗」特別軍總司令布留赫爾•蘇聯騎兵總監布卓尼。

新選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即於全黨代表大會末次會閉幕後召集第一次會議。此次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已將全黨最高領導機關選出，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正式委員爲斯達林•加干諾維支•弗羅希洛夫•加里寧•奧忠尼基得玆•古伊比謝夫基洛夫•安得列夫•寇希歐爾，候補委員爲米可延•朱楚瓦爾•彼得洛夫斯基•波斯共謝夫•魯祖達克。斯達林•加干諾維支•基洛夫•日達諾夫被選爲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幹事爲斯達林•加干諾維支•基洛夫•日達諾夫•埃若夫•什維爾尼克•柯薩列夫（少共領袖）•斯切茨基•嘎瑪爾尼克•古伊比謝夫，候補幹事爲克里尼茨基與米沙魯加干諾維支。



奧國政亂記

記者

奧大利於二月十二日，因社會民主黨與愛國同盟團衝突，發生暴亂。經總理道爾夫斯下令解散社會民主黨，將該黨之保衛隊繳械，於是在各省發生激烈之戰爭，迄十五日始將暴亂敉平。社會民主黨黨員死者達兩千人，領袖十數名，均用絞刑處死，爲近代歐洲罕有之慘劇。觀道爾夫斯政府及法西斯派之愛國同盟團已取得全勝，並進行義匈奧三國之結合，故此次奧國政變與歐陸之大局關係極重，玆詳紀其經過如次：

暴亂之前夕

先是奧國政府因德國之國社黨，在奧活動，政府於本年一月十七日，會以牒文致送德國政府，要求德國發表宣言，正式承認奧國獨立，並聲明不再干涉奧國內政。嗣德國政府業已答復，但對于奧國所提出之抗議，並無適當之答復。故奧政府認德政府之答復爲不滿意。德奧關係，驟現緊張。奧政府乃用其極力中種種方法，以取締國社黨之活動。一月三十一日道爾夫斯總理，發表告民衆書，措詞嚴厲。證明渠已決心制止國社黨恐怖主義行爲。以史達倫堡爲首領之內衛團，（即倣義大利式之法西斯軍）尤積極主張解散全奧政黨。蓋因希忒拉之令國社主義運動加入奧國政治，即藉口以消滅奧國之馬克斯主義。史達倫堡之主張，即專指社會民主黨而言也。至二月五日在茵斯勃魯克之奧國內衛團，因社會民主黨之機關報「民與報」攻擊內衛團，乃佔據該報館，拘捕館中人員，並搗毀機器，兩派之實際衝突於焉開始。

內衛團首施行政變

維也納七日電，泰羅爾省首都茵斯勃魯克城局勢，益形混沌。愛國同盟團復乘機集中首都，連日有該團團員數隊，陸續開至。茵斯勃魯克農民代表會議，繼爲愛國同盟團所搗毀。惟泰羅爾省農民代表會議，重行表示信任道爾夫斯總理之政綱，並主張與愛國同盟團成立妥協。愛國同盟團則運動謀繼續擴張勢力至下部奧地利省。調集團員千人，均備武裝，開抵林玆城。當日茵斯白魯克與林玆二都會，即爲該團法西斯軍隊佔據，提出嚴峻之要求。奧總理道爾夫斯博士是日正起程赴匈京會晤匈總理貢波士，由副總理費氏攝理政務。八日電，內衛團於泰羅爾與上奧地利亞施行政變後，已獲管轄全權，實施半軍政制度。故刻在斯台尼亞與白根蘭二省，亦實施同樣行動，向省長要求，㈠組織脫離政黨之省政府，並應容納內衛團之代表。㈡清除不忠貞之官吏。㈢委派政務官駐不安穩之各城。㈣委派內衛團開散官員爲縣長。㈤解散反抗國家之各團體，省長現以和緩態度對付之。謂彼等無徇從要求之權，而須請訓於維也納。衆料維也納內衛團之領袖副總理費氏，明日亦將率代表團出現於城議會，提出同樣要求。社會黨與共產黨必奮鬥，以圖自保。如內衛團施行以武力見迫，則維也納屆時必將陷於烈焰中也。

政府鎮壓兩社會黨

維也納八日電，奧政府開始從事打敗國社黨之政治運動。有戴鋼盔持上刺刀之槍之警察佔據社會黨總部，同時復有警察至社會民主黨黨部保護同盟前會所，及勞工日報辦公處，根據法院所發搜查軍火狀，施行搜查。結果捕去數人，並由警察佔領社會民主黨黨部之房屋。據公報宣稱，社會民主黨之保護同盟，雖經去年解散，但其職員仍購有軍械，子彈，炸藥等。經警察在維也納近郊查獲，業經徵實有據。此外在維也納城內，亦經破獲社會民主黨秘密貯藏軍火之倉庫云。奧政府之此種舉動，乃表示馬克斯主義可不賴國社黨之輔助而滅除之。俟此舉告成，各領袖將宣布國社黨所稱「唯國社黨制度始能摧毀馬克斯主義」之言，實不足信。

內衛團向政府要求

維也納九日電，九日道爾夫斯總理自匈歸國。泰羅爾，加蘭蒂，及薩爾斯堡三省愛國同盟團，即向道爾夫斯政府提出要求，在各該省內樹立權威政府，將隸屬社會民主黨之公務人員，予以撤免。並將各政黨連基督教社會黨（即道爾夫斯所領導之政黨）在內，概行禁止。下奧地利省愛國同盟團，亦表示一致進行。當時已僅維也納省愛國同盟團尚未提出要求耳，道氏由匈牙利京城歸國，即召集閣議，討論此事。晚間道氏與愛國同盟團領袖斯達倫堡親王，及泰羅爾省該團領袖斯戴特爾二人，討論泰羅爾省所提要求。又匈牙利京城十一日電，愛國同盟團領袖史達倫堡向此間「烏伊薩格報」發表重要談話謂：「泰羅爾省境內所發生之運動，不過係實現道爾夫斯政策之一部份而已。此項運動不僅限於泰羅爾省，而將普及於全國，此係當然之事。至其目的，則係將社會黨予以徹底解決，不論該黨取何種形式也。星期五日晚間余曾與道爾夫斯作長談，將全國人民對於極端派各黨威脅，表示忿激之心理，予以說明。並要求道氏將維也納市政府人員之隸屬社會黨者，予以肅清。此其用意實欲援助道氏，得實現其政策也。但若總理不予實行，吾人將自爲之。須知愛國同盟團若自甘暴棄，則國社黨必將起而代之矣。」

暴亂之發展

保衛隊與軍隊衝突

維也納十二日電，本日奧國全境，已如一般人所憂懼，各處發生嚴重事故。社會黨保衛隊與政府軍隊發生衝突，勢之猛烈，如火燎原，已至無法遏止。政府已宣布解散社會黨，此間市參事會，亦被解散。市長賽資及其他市議員八人，因係社會黨員，皆被捕。保衛隊總指揮衆議員賚柴及該黨機關報勞工報所屬編輯人員，一律被捕。近郊各處社會黨保衛隊與警察開槍互擊，情形甚烈。至晚間九時三十分，若干地方，似已爲警察所制服。但至十點時，擾亂情形變本加厲。社會黨保衛隊，將西默林區，及以東車站爲終點之鐵道佔領。政府當派步兵一團，前往勦伐。保衛隊在第十區安置機槍，衝突中間，死警察五人，及軍隊少校一名。政府頃已宣布戒嚴。斯蒂利省格拉茲城社會黨宣布總罷工，但因當局立即採取對付手段，罷工運動已歸失敗。市長係社會黨員已被撤換，由政府黨黨員繼任。社會黨保衛隊與軍隊發行激烈衝突，死二十人，傷二百人。紐格拉茲城西南兩方道路，皆被社會黨保衛隊截斷。埃根培城午後有憲兵二人及兵士一名斃命。社會黨保衛隊與軍隊挖掘濠溝，開槍互擊。軍隊用砲火掩護，奪佔敵方陣線。有若干社會黨員，在黨部機關，豎立障礙物，負隅自固。但爲軍隊砲火所轟毀，衝突結果死者二十七人，軍隊方面死十人。

工人響應軍隊叛變

上奧地利省林茲城同時亦發生嚴重擾亂。警察將社會黨機關包圍，原欲與該黨進行談判。不意該黨武裝保衛隊一支隊，潛伏屋中，向警察開槍。警察得軍隊援助，用炸彈攻擊，奪佔總機關房屋。死者若干人，受傷者頗衆。該地附近各廠工人大隊會集，向市政廳進發，爲社會黨後援。全城衛戍軍隊嚴密戒備，以防不測，故情形極嚴重。斯帶爾城有保衛隊二千名突然叛變，致軍隊勦伐未能得手，反受重大損失。奧大金城，叛黨樹立障礙物，軍隊派坦克車前往衝鋒。加蘭蒂省，亦宣佈戒嚴。愛國同盟團領袖斯達倫堡親王，下令全國團員總動員，爲政府軍隊後盾。奧國與南斯拉夫匈牙利及捷克諸國間之邊界皆已封閉。

政府全力撲滅暴動

維也納十三日電，奧政府本日以全力撲滅暴動，已派兵佔據此間社會黨總部，並諭令全國各處搜查社會黨軍械。社會黨大憤，乃宣布全國總罷工。但政府刻在維也納及其他要點宣布戒嚴令，以抵制工潮。林茲地方之社會黨支部不服警察搜查，警察遂召軍隊以機關槍與手溜彈攻擊其房屋。結果警察死二人，傷者共約二十人。社會黨卒退守某學校，用來復槍機關槍與軍警對抗，軍隊旋開砲轟之。夜半此間官場估計各處亂事中之死亡數在四十與百人之間，以林茲爲最多，因該處軍隊曾用砲轟社會黨也。至於傷者人數，現尚未悉，大約因傷而死者至少當有百人。

首都緊張政府動搖

奧總理道爾夫斯已召集閣員會議，決定維持治安與秩序之方法。奧京所有重要房屋，皆派兵駐守。並下令拘捕社會黨許多要人。故都城旋成軍營，武裝軍警荷槍往來，街中多處裝置鐵絲網，警署外高架機關槍。工廠中社會黨領袖被捕多人，社會黨議員家中亦遭搜檢。晚間電燈復明，

但電車街車則皆停駛，時局緊張，觸目皆是。維也納居民皆知政府命運在搖曳不定之中。維護道爾夫斯者深恐現政府被推翻後。德國野心政治家將化奧國爲國社黨之國家。其危險更甚。維也納槍聲，晚間復作。來復槍與機關槍之聲，陸續不絕，且有砲聲，聞郊外死十四人。格拉士地方社會黨佔據警署，現爲軍隊所包圍，聞死二十六人，傷二百人。白魯克防軍向示威者開機關槍掃擊，死數人。其他各處亦有滋事流血情報。

內衛團開始助戰

維也納十三日電，據官場消息，愛國同盟團已開始行動，協助軍隊克復各地斯帝利省勃魯根城，經劇烈巷戰後，始得收復。勞工中心地點之加芬培城中，繼續發生鬪爭。茄登堡城社會黨員，豎立障碍物爲政府軍隊所奪佔。埃根培城，亦已奪回。社會黨保衛隊，向葛斯丁鎮潰退，軍隊予以追擊。僅格拉茲城及近郊，衝突結果，死者已有七十人之多。該城警察，死者六人，重傷二十五人。有保衛隊若干隊，現出卡爾斯戈夫城向格拉茲進發。勞工區域馬克思城，有居民一萬人，經短時間轟擊後，已爲軍隊佔據。未參加鬪爭之居民，事前預已遷徙。社會黨便衣隊現向多瑙河沿岸退去。

維也納城內之激戰

維也納十四日電，城中因麵包缺乏，軍警兵士，均感疲憊。社會黨暴動形勢，今晨更爲嚴重。道爾夫斯內閣益覺岌岌可危。政府軍隊，僅二萬五千人，而社會黨員則有十萬。在過去之四十八小時中，雙方交戰迄無停息。社會黨員，在郊外則有大批糧食接濟，顯有將政府軍隊圍困餓斃之企圖。故十四日維也納全日在激戰中，政府軍隊向寓有社會黨二千家之馬克斯公寓房屋轟擊，婦孺死者無數，其狀之慘，無異世界大戰。社會黨用炸彈機關槍來福槍奮死作戰，軍隊亦竭力攻擊，見機關槍手溜彈流淚瓦斯難以收效，乃開迫擊砲以轟之。有街兩條，全遭轟毀。社會黨聲勢雖盛，終不能敵堂堂之師。未幾，抵禦力漸弱，其屈服似已成時間問題矣！

工人態度極爲强硬

今日形勢雖然嚴重，然不在戒嚴令時間內，戲院仍得照常開演，電燈已恢復，街上無車可乘，工廠店舖仍停閉。奧國國家銀行總理宣稱：國幣經濟未受變亂影響，各銀行均接通令不得接濟款項與社會黨。城中現僅有早報四種，而此四種報，亦祇記述政府公報而已。清晨起社會黨佔有六個大公寓屋頂，隨時可以突出向市中心襲擊。政府致瓦斯工場工人之哀的美敦書，被工人當場撕得粉碎。並揚言如政府欲將彼等驅逐，則將整個京城毀滅無餘。同時社會黨員又向警察開槍，平民生命有無辜受傷之慮。

亂事漸止死亡千餘

維也納十五日電，星期三日(十四日)爲社會黨起事之第三日。道爾夫斯政府雖已獲控制大局，但代價絕巨。此次亂事中之死傷者，雖尚無確數，但據可靠估計，死者當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之間。維也納死傷最衆，死者當在五六百之間，某醫院陳有死者百餘人，另有一醫院亦陳七十人。陳屍所有死屍多具臥於冰塊上，尚無人認領。被砲火轟倒之房屋下，恐尚埋有屍骸甚多也。當惡戰發生於佛洛里斯道夫郊時，社會黨將市政職工所聚居之公寓一所，改爲砲臺。奮勇抵禦猛烈之轟擊，過山砲直向該廈注擊。其砲聲維也納全城能聞之。屋內婦女見身陷死地，亦紛助其男子作戰。既而該廈火起，屋內黨人乃樹白旗以示屈伏。該廈旋全焚燬，附近安格里街之社會黨支部，亦爲砲火所毀。有電影院一所中砲彈焚成平地，東北郊數處之戰事，曾進行若干小時，政府軍均用砲火掃擊。政府軍曾俘獲降服之社會黨黨員甚衆，閉諸貨倉，守以重衛。

市內秩序漸復安定

據官場宣稱：日間社會黨宣布之總罷工，已完全失敗。各處現陸續復工，電氣廠與工廠復開始工作。維也納電車復駛行於市，各街兩端之障碍物，多已拆除，全城現漸復舊觀。軍隊佔據拿倫街之社會黨重要防所，旋搜獲軍火甚夥。盤踞維也納北車站之社會黨，經軍隊以機關槍掃射後，亦散逃。社會黨保衛團團員一人，因參與亂事，受傷被俘。解送法院，判處絞刑，三小時內即執行。各處法院現正在審訊與亂諸犯。又星期三夜上奧地利亞省會林茲之戰事，徹夜未已。聞社會黨死百人，政府軍死三十人。又聞泰羅爾省會茵斯白魯克有社會黨圖佔西南郊。政府軍經激戰後，將黨衆逐退。當亂事進行之際，國社黨除拋擲烟幕彈外，未作其他舉動。某時外間宣傳第五聯隊已附亂，維也納聞此消息，大爲震駭。旋經當局否認，人心始定。十四日晚政府發出公報稱，林茲，白魯克，加浦森堡，斯台爾，維納紐斯太大局均告安謐。現信政府日內將加改組。財政部

長布里區，社會福利部長施米資，及不肯部閣員克門博士，均將辭職。而代以贊成政府施行嚴峻計畫之人員，經此一舉，政府將備具法西斯色彩。

社黨要人多數被捕

前國會議長任納，已解散之社會黨保衛團司令柯爾納將軍，前維也納市長塞資，均已被拘。此舉實使社會黨繼續抵禦失其憑藉。塞資被拘後，曾受一棍擊，聞病狀頗危。佛洛里斯道夫消防隊隊長韋塞爾，曾率消防隊員六十人，携機關槍兩架，在該區助社會黨作戰，現由軍法處判處死刑。當戰事進行之際，政府屢在無線電播音台播告奧國婦女，勸其男子拋棄武器。十四日夜總理道爾夫斯博士，作播音宣傳，謂黨人即止敵對行動，而於晨間十一時歸降者，當予寬赦。維也納中央儲蓄銀行十四日下午發生擠兌，致城中人心益爲惶惶。當時有持械之警察在門外彈壓，同時勞工銀行爲警隊佔據。政府已下令禁各銀行付欵與社會黨團體，並命封閉全國社會黨俱樂部。十四日全日投效於政府者甚衆，即經編入內衛團。預料後數日內將有社會黨多人判處死刑。又十四日維也納美特林區有潛伏之黨人開槍狙擊，政府軍命區內婦孺先行離開，然後從事清除。斯蒂利亞省白魯克市長華立施，爲該處社會黨革命之領袖，現偕四百人並挾機關槍四架，逃入森林中。但其黨徒大都棄械他適，政府除懸賞緝捕其人外，並派兵兩大隊搜捕之。

若干工廠中彈起火

奧政府軍隊與法西斯化之內衛團。十五日自佛曉時進攻維也納南面之社會黨地位，及佛洛里斯道夫東面長數哩之陣線。閘守此陣線者，有衆二千人，並有機關槍數架。晨二時戰於佛洛里斯道夫等處之社會黨，向戈特賀夫退走。地在維也納之北，政府軍追擊之，並砲轟其新要隘。於是戈特賀夫若干工廠中砲彈起火，火光燭天，照耀數哩。而附近地方之煤氣管亦被擊破致火焰噴射。

暴亂之平定

社會黨之最後抵抗

維也納十六日電，星期四日爲社會黨起事之第四日，革命之火炬雖仍在熊熊焚燒中，但火焰已漸趨衰弱矣，道爾夫斯總理會限各黨及時投誠，當加寬赦。但至上午十一時限滿時，降者寥寥。於是政府軍復猛攻社會黨所盤踞之各地。社會黨頗抱寧死不降之志，抵禦甚猛。上奧地利亞阿爾平之愛白西鎮曾有一時爲社會黨完全佔有，黨人迫令工人停工，並繳憲兵之械。又將通林茲之道路全行堵塞。未幾政府軍馳抵，黨衆略作抵禦，即紛亂退走。同時上奧地利亞之斯台爾鎮，社會黨亦失其抵禦。社會黨領袖有若干人被拘，年自十八至二十七不等，公訴員要求判處死刑，現除一人名加勒者，已處極刑外，除犯猶未審訊。佛洛里斯道夫與戈特賀夫敗退之社會黨，後集於加格蘭與斯太白洛陣線，該處乃於十五日晨發生激戰。但社會黨逐步敗退，卒乃竄入森林中。

戰時景象漸復常態

由維也納京城通出之各路，大有戰時景象。沿途有兵士站立，砲隊以馬曳之，機關槍則載以敞車，奔馳前進。軍汽與救傷車均準備待發，行人每五十步輒受驗査。護照車輛悉被搜檢。昨晚多瑙河對岸洛保隰地集有困鬥而被擊散之黨人，維也納起事之社會黨生存者似僅此而已。自星期一日起直至昨日，維也納城心始未聞有一槍聲，居民現復照常理其營業。上奧地利亞各處政府軍均已得手，尋常生活亦漸趨恢復。據斯台爾消息，社會黨由該處退至附近林木森密之山坡者，現以機關槍作最後之抵禦。林茲西面亦尚有戰事，但林茲本城則已恢復常狀。各方面預料黨人子彈漸罄，無新接濟，故不久可告肅清。

解散社黨一切團體

十五日當局從事沒收社會黨之產業，上奧地利亞省六十四區之市議會，社會佔大多數者，均經解散。據新估計，黨人與政府軍陣亡者，及人民中流彈而死者，其總數約在八百人左右云。斯蒂利亞省白魯克之市長華立施，此次率衆叛變，當局曾懸賞捕之，今已逃往南斯拉夫。其黨羽四百人多棄械回至白魯克。又電，奧國政府頃又下令將境內隸屬社會黨之團體二十六種，予以解散，各該團體之不動產，悉被沒收。其中以印刷工會，最爲重要。道爾夫斯總理，前曾向社會黨發表宣言書，謂叛徒若能以軍器交予警署，准予赦免。截至目前爲止，叛徒已交出之軍器，計有機關槍七十三架，步槍三·二七·六枝，手槍三·七〇八枝，步槍子彈二〇四·〇〇〇發，機關槍子彈五九·〇〇〇發，及手溜彈多枚。

副總理付遇狙擊

維也納十六日電，除偏僻省分外，道爾夫斯總理與內衛團現已成奧國之主人翁。但社會黨現似採行別動隊新戰略。今日清晨維也納城內斯台特公園發生槍聲，蓋副總理費少佐乘車過此，有人圖狙擊之也。維也納各街現漸復舊觀，事業照常進行。禁止夜行令既已變更。咖啡館與劇場可營業至夜間八時。某工廠與軍營中現拘禁社會黨二千餘人，奧國各處已設臨時法庭，有權判定死刑，現已開始審訊。林茲現以歐戰時充絞刑吏之某梁匠爲劊子手。奧國政局現甚混沌，衆料內衛團領袖斯達倫堡今日晤道爾夫斯總理時，將提出切實採行法西斯制度之堅決要求。又電，泰羅爾省民衆黨，基督教社會黨，及愛國同盟黨黨員，本日在茵斯勃魯克城省議會中，提出質問案。要求(一)擴大省長權力。(二)設立諮詢委員會，輔助省長。(三)省議會自行宣佈解散。

社會黨自籌善後

維也納十七日電，被擊散之社會黨，雖仍用游擊戰略反抗政府，但不過爲大火後之餘燼而已。黨人今被拘待審者，逾二千人。維也納社會黨舉事時，頗曾預備失敗後逃亡之路。否則此次戰事，死者必更衆也。今查爲政府砲隊轟毀之工人寓所，均有秘密地道接通維也納地下密如蜂房之水溝。戰敗之黨人可由溝中步行至距戰地較遠之處，安然由洞中升至地面。據柏拉格路透訪員電稱，奧國社會黨著名領袖鮑爾與德志被迫逃入捷克後，今謀將奧國社會民主黨總部移至白爾諾。同時維也納已組織新執行委員會，事極秘密。蓋如被當局偵覺，委員有處長期徒刑甚至死刑之虞也。與社會黨逃入捷克者，共六十三人，經當局沒收其武器，而送往白爾諾。德志氏曾於二月十三日即起事之第二日，作戰受傷。現寓白拉蒂斯拉夫某療養院中，渠雖受傷，但逃入捷克境時，一路步行，歷四小時之久，始達安全地點。

被捕者五人被絞

維也納十七日電，十六日晚八時二十分維也納臨時法庭又宣布五人死刑。閱十一分鐘，即送絞人濠執行。但又有社會黨員六人定夜半執行死刑者，忽在最後數分鐘竟邀赦免。今晨內閣發出命令一道，除維也納上奧地利與下奧地利及斯蒂里利四省外，戒嚴令一概撤銷。夜間一時半，內閣決定以司徒默博士爲社會福利部長，而原任部長史密資博士則改任維也納行政委員，亦不管部閣員。此種變更，甚有關係。因新任社會福利部長乃奧國法西斯化之內衛團所推舉者也。內閣又決定清除全國各處之社會黨員，故諭令凡係社會黨投票舉定之人員，一律免職。此舉將有極大影響，因新接任之官吏或將拔除隸屬社會黨之公務員也。

死者葬禮暴亂尾聲

維也納十七日電，今日泰羅爾，薩爾斯堡及布貞蘭三省已取消戒嚴令。據最低之統計，此次政府軍隊於平靖社會黨亂事一役中，約死二百人，社會黨自認死一千七百三十八人。但此數尚難確定，蓋若干失蹤者或已由住宅逃往維也納之地道中也。又電，林茲及格拉茲兩處，最近亂事中，有兵士二十二人被社會黨擊斃。本日兩城當道，爲死者舉行葬禮，民衆多人，皆來執紼。維也納城中亂事結果，士兵死者四十人，政府定於星期二日，爲之舉行國葬。又十八日電，自上星期社會黨之亂事戡平及取消戒嚴令後，今日下午維也納之美特林區，復發生狙擊之恐怖情事。有攜武器者藏匿於市府工人住宅之屋頂，向夙有美國區域稱之雷治華盛頓及印地安法院附近之警察開槍射擊。時適有民衆游覽戰跡，突聞槍聲，爲之驚亂。奧法西斯團員一大隊急馳抵出事地點，同時又有軍隊奉命在該區域附近放哨戒備，但此次似爲小衝突，不致有若何嚴重之結果。維也納某地有社會黨五人，被法西斯團員所刺斃。緣彼等見社會黨員於糞堆中掘發機關槍一架，乃乘其不備，先將其擊斃云。

國社黨領袖之狂論

曼惺十九日合衆社電，被驅逐之奧國國社黨領袖哈比希氏本日有哀的美敦致奧政府。哈氏在廣播演說中，宣布奧國社黨人將遵守政治休戰至二十八日午刻爲止。在此期內不以言語或文字等方法攻擊奧政府。俾予以充分時間，「能應允國社黨之要求，以德國方法，解決奧國問題」。如屆時無圓滿答覆，則戰鬪將再開始云。按哈氏本日之演詞重新予歐洲各政府以憂慮，頃聞道爾夫斯仍堅持其反抗國社黨，社會黨及共產黨壓迫之程序云。又維也納二十日電，聯邦宣傳委員泰羅爾省愛國同盟團領袖斯戴特爾晚發表演說。謂奧國境內恐怖主義行爲，係由國社黨作俑，故最近奧境事變，大部份責任當由德國國社黨及該黨宣傳員哈比希負之。至奧國社會

黨及赤色保衛隊之叛變，則因防止國社黨奪取政權，挺而走險云。斯氏繼又指斥國社黨準備革命，謂奧國人民及政府當知所以應付之。大部分奧國人民不願與國社主義之德國相聯合，亦不願受獨裁政府之強迫。若哈比希繼續攻擊，奧國反抗之心理，將日益加甚云。

左翼領袖被處死刑

維也納十九日電，著名左翼領袖華里斯因最近參加亂事，被處死刑。華氏近與其黨徒四百人，在白魯克地方被國軍擊潰。今日華氏在林茲附近被警察逮獲，遂解往里賓，由法院判處死刑。查華氏曾任白魯克市長，主持叛亂。其後以形勢不佳，乃率其黨徒逃往附近之山林內，但黨徒等多相率他去。日前曾一度盛傳華氏已被其黨徒某刺殺，以謀獲取政府三十鎊之賞金，但後乃證明此說不確。華為歐戰後匈牙利共黨執政時，革命領袖皮拉昆之信徒。後以社會黨議員資格，在斯蒂利亞省政府服務云。

取銷戒嚴辦理善後

維也納二十一日電，社會黨之亂事已告肅清，總理道爾夫斯下令自今晨七時起，全國之戒嚴令一律取銷。亂時組織之軍法處，以審判叛黨者，將繼續辦公，但除叛首外似不致再處死刑。昨日判處死刑之各犯，均已改為無期徒刑。外傳米格拉斯總統，因政局關係，行將辭職。官場方面，頃已堅決加以否認。又奧國共和十週紀念時，在國會附近公園路所建社會黨領袖三人之銅像。已代以總理道爾夫斯博士內衛團司令斯泰倫堡氏副總理費氏之銅像。其上滿飾國旗與內衛團團旗。二十日政府下令凡社會黨員在銀行所存之款提取時，均不准照付。維也納之街名有用社會黨與共產黨名人之名者。均改用奧國愛國志士之名，甚至取內衛團領袖之名。各學校所懸社會黨市長塞資氏之肖像，均改為道爾夫斯之肖像。凡在二月念八日前以來攜鎗交呈當局者，每枝給酬奧先令二十枚，機關槍每枝給酬五十枚，概不追究來歷。日來獄中所繫社會黨員日見增多，奧國播音公司副總理前曾充國家銀行總理之史特恩，因被疑暗助社會黨二十一日亦下獄，警察仍在晝夜挨戶搜捕黨人。哈瓦斯南斯拉夫京城二十日電，奧國社會黨員九人，由國內逃出，取道特拉佛城，行抵此間，南國政府業予收容，瑞士祖利希城第二國際幹部，亦將在物質上予以援助。

國際間之表示及輿論

英議員質問奧事

倫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下院對奧國問題重開辯論。工黨議員威治伍質問英法義三國政府為保護奧國獨立公同發表之宣言，謂奧國現政府懲治社會黨人士，慘無人道。英政府是否曾經聲明對於此種政府，即不費吹灰之力，亦不與以保護。西門當即宣讀三國宣言原文，並云此種宣言，不過宣佈原則，雖聲明奧國獨立有予以維持之必要。但以按照現行條約為限云。威氏又向英國對於保障奧國獨立，是否不能以奧政府先行恢復民主政治為條件，外相對此言不願作答。旋有其他工黨議員陸續質問，對奧總理道爾夫斯之對內政策，表示抗議。英國工黨對奧國現狀之意見，由各議員發表之言論，可以窺見大概。又有人質問奧國擬求直於國聯，英國對此究採如何決定。西門重行聲明，謂由法理上言之，一國政府不能單獨代國聯有所決定。威氏又向英政府曾勸奧政府處以寬大，而奧政府最近又有懲治之舉動，似置英國勸告於不顧，英國態度是否不受此事之影響。西門對此問題，不肯置答。最後又有工黨議員數人謂，奧變為法西斯主義國家，不使勞動者有組織之權，此種國家不應予以援助云。

希忒拉之批評

倫敦十七日電，每日郵報載德總理希忒拉與該報駐柏林特別訪員濮拉愛士之談片。希氏謂此次奧國內戰，德國國社會絕對未加聞問。國社會既不表同情於道爾夫斯，亦不表同情於社會黨，蓋憑藉暴力所獲者決難持久也。敵黨非槍火所能制服，不特不能制服，反之增深仇恨，戰勝敵黨之唯一方法，厥在曉以大義，如德國之所為。若德國國社黨獲者採用奧國之方法，則死傷者將有數千人。然德國國民革命之成功，僅死二十七人，傷一百五十人，其中無一婦孺，且未毀及一屋，搶及一店。奧國之事變，並無影響及於渠之態度。蓋渠之政策，全以德國之利益為主旨，不為外物所移動也。本星期之事變，可下斷語者，即一方面奧政府之權力固已強固，而一方面奧國國社黨之人數亦將大增是也。

義捷兩國意見不同

羅馬十五日電，外國若干方面消息，謂意國政府，對於奧國時局，擬以武力干涉，以便協助道爾夫斯政府，恢復治安。並曾向英法兩國試

探意見云云。實則意國並無干涉之意，惟奧國若在軍事方面受外來威脅，則意國始有援助奧國之理由耳。又維也納十六日電，捷克斯拉夫外交次長克羅夫太博士，在衆院外交委員會演說。謂捷克政府不欲干涉奧亂，但奧國如受外方攻擊，或請援於外，則捷克政府擬提出抗議云。又柏拉格十五日電，今日正午柏勒格各業均停止工作五分鐘，對奧國社會黨戰士表示同情。

比民衆對社黨致敬

哈瓦斯比京十七日電，比京民衆今晚舉行集會，多數人士，對於奧國最近事變，發表演說。第二國際領袖樊德維文，先對奧國罹難社會黨人致敬，繼乃切實聲明奧國社會民主黨始終遵守法紀，並無對政府採取攻勢之意。最後樊氏勸勞動階級，精誠團結，對於任何團體之有法西斯主義臭味者，於其產生之時，立即加以撲滅云云。散會後，與會民衆，排列隊伍，前往城中心區，舉行示威。高唱國際歌，斥罵奧國道爾夫斯總理，並將若干報館門窗擊碎。警察馳至彈壓，受石塊拋擊，結果有少數人士受傷，警察受傷者二人，有十五人被捕，中有衆議員二人。又比國社會黨婦女部今日通告決議案，對奧國姊妹作勇烈之奮鬥表示敬仰。並宣布擬收養奧國革命之孤兒，藉盡微責。

蘇俄工人向奧抗議

塔斯社二十一日莫斯科電，蘇聯工人向奧國法西政府之殘酷行動提出强硬抗議。各報均刊載莫斯科，列寧格拉，加爾科夫及其他城市內各工廠會議所通過之抗議決議。眞理報稱：「吾人對於若輩法西主義劊子手之幫手即社會民主黨之領袖，須加以枷鎖，蓋彼等曾出賣斯太爾及林玆兩地防禦中之英勇戰士」云。莫斯科電氣廠大會通過議案宣稱「奧國無產階級乎！君等已再度表現勞工階級之力量爲何等雄厚，以及其對資產階級嫉仇之深爲何如矣！」多數工廠均進行募捐，以接濟法西恐怖行動之犧牲者。

俄報指出反法西潮

塔斯莫斯科十五日電，眞理報論奧國事態云，最重要之革命事件正在中歐發展，彼已衝破小小奧國之疆界矣。自法蘭西之工人提出反對日益無恥之反動與法西主義之口號，而一致興起後。奧國工人之英勇戰爭又得證實資本主義歐洲炙手可畏之氣燄。眞理報復述及多數社會民主黨及工人自衛組合之工人，竟不顧社會民主黨領袖之訓令，與共產黨工人攜手作戰。蓋此次運動已遠離此等領袖之手。同時奧國事件復得證明歐洲反法西鬥爭之浪潮已如何高漲云。

英報譏奧總理賣身

國民倫敦十四日電，孟却斯德指導報評論奧國事變，殊以道爾夫斯對付社會黨之行動爲憾。謂道氏已將己身賣與激烈之小團體以期能救奧國脫離國社主義。內衛團對於戰勝馬克斯主義固甚歡欣，然該團與國社黨同爲一邱之貉，似無人知之也云。

奧國今後如何?

英法義共擁奧獨立

倫敦十七日路透電，對奧國問題，英法義三國對奧已成立一共同政策。今日外部發表公告：謂英法義三國政府，已同意發表下列之宣言：謂奧政府曾向英法義三國政府探詢彼等對於 共證明德國干涉 奧內政之案卷，持何態度。三國政府對此問題，業經討論。結果一致決定對奧國之獨立及土地完整，有遵照條約，予以維持之必要。又電，關於英法義三國爲奧國獨立同時發表之宣言，尚有數點須加以說明。（一）此項宣言起草之時，英國方面頗有困難，原因由於奧國內部之混亂，以故宣言對於奧國內部情形，全未言及。（二）發表宣言之意，起於法國，而義大利在此問題中，對德國之態度，日益明顯。（三）奧國擬將德國國社黨擾亂奧國之事，起訴於國聯行政院，宣言對於此層，並不阻止。

義外長分訪匈奧

匈牙利京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義外次蘇維治今晚與匈總理貢波士及外長加尼亞會晤。旋由匈政府宴蘇維治，晚餐席間貢波士致歡迎詞。謂匈牙利對義大利及義相墨索里尼感情甚好，義相對匈國之情誼，尤爲匈國人民所感謝云。蘇氏答稱，義相對匈牙利情形，頗能了解。目下國際情形之複雜及嚴重，可以證明兩國實有密切合作以求經濟及政治恢復常態之必要。蘇氏繼稱，義大利現正研究各種重大問題，以謀建設多瑙河流域及歐洲之和平，促進義大利及匈牙利之友好，乃義大利政策之一種主要因素云。維也納二十四日哈瓦斯電，義外次蘇維治本日在義國公使館宴請道爾

夫斯。席終舉行談話，會商外交問題及最近奧國事變。蘇氏當晚即已啓程返國。

內衛團主三國結合

維也納二十三日哈瓦斯電，匈牙利京城世界通訊社記者訪愛國同盟黨領袖史達倫堡，叩以對義大利外次蘇維治與匈牙利總理貢波士會晤之意見。史氏答稱：德奧聯合將使奧國地位降爲普魯士之一省，且足釀成歐戰，故予明白反對。吾人以種種方法，阻止其實現。以吾人所見，解決目下問題，而與奧國獨立不相妨害者，惟有由奧義匈三國結合之一法。現在小協商各國既已在經濟上互相接近，則吾人亦當迅速行動。因是吾人對於匈京之談判，希望其能成功云。

法西斯黨傾向復辟

維也納二十六日電，斯達倫堡今日出席於復辟黨會議，此爲哈布斯堡朝終將恢復之豫徵。斯氏乃奧國內衛團或法西斯之領袖，到會時歡聲大作，閱數分鐘始已。發言者要求廢除禁止哈布斯堡王室入境之法令，謂此乃趨向復辟之初步，但目前固不必復辟云。史氏之到會，足証其同情於復辟運動。史既爲內衛團之領袖，又爲奧國最後勢力之一。或可較他人更有能力，實行復辟計畫。柏林二十六日哈瓦斯電，晚報載維也納及匈京傳來消息，謂哈布斯堡皇室行將重返奧國。各報猛烈攻擊道爾夫斯，謂今日之所以有此問題發生者，渠不能不負其責。「德意志日報」謂，奧國復辟則戰爭即不能免。而奧國即爲戰場，不審奧國有無政治家能負此種責任否？　維也納二十八日電，奧國內衛團現主張取銷排斥哈布斯堡王室之法律，此爲內衛團總部昨日開記者會議既畢時，路透訪員所獲該團領袖斯達倫堡之答語。斯氏又謂，內衛團願哈布斯堡王室寓奧爲私人，至於復辟問題，殊爲困難，此時尚不能解決云。斯氏旋在某處演說，聲明渠願忠于奧總理道爾夫斯，但承認內衛團志在建設法西斯國。如果出此，亦不欲盡情模仿義國之方式。

德奧邊境情勢緊張

羅馬二十五日路透電，奧國薩爾士堡省當道宣稱：未聞邊界有何衝突。而此消息今日已使全歐爲之震動矣。德義邦交向稱輯睦，今因奧國獨立問題，而生障礙。數方面現信其結果將成立奧匈義三國間之軍事集團，大局今殊緊張。德奧兩國均有屯兵邊界之說，所謂德國國社黨對奧監督哈比希前作播音演說，謂奧總理道爾夫斯若不在二月廿八日前，允與奧國國社黨積極合作，則國社黨將復從事反對奧政府之活動云。全歐現皆注意此事。而義國方面已以半官式表示，不惜用武力保護奧國獨立之決心。故歐洲各政府咸恐事變發展，而造成極端云。　又維也納二十五日哈瓦斯電，外傳德奧交界之處國社黨與奧國邊防軍發生衝突，邊境勃羅諾地方亦發生擾亂。昨據官方消息宣稱，負責方面否認上項消息，全無根據云。維也納二十六日合衆社電，能以減輕歐洲緊張情勢之德奧和平，本日發生希望。合衆社據極可靠消息，稱德奧間和平妥協，或能於三月初成立。此項談判在今後數日內或可披露。據聞奧內衛軍首領斯達倫堡及副總理費氏已與德政府代表開始和平之談判。惟德奧兩國間對立之法西斯黨甚少停止爭端，膏歸於好之希望。按德奧兩國如不能獲得妥協，則歐洲危機將綿密化。與德·法·義·匈·奧各國均有重大關係。據聞此項妥協成立後，在維也納方面將發生戲劇化的變動。斯達倫堡或將代道爾夫斯執政，而建立一確切的法西斯新統治。近內衛軍方面異常活躍。

歐洲各國惴惴不安

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義德因對奧問題，意見相左，致兩國間之關係，日趨緊張。歐洲各政府皆爲惴惴不安。兩國爭論之主要點，雖爲奧國之獨立，但多瑙河流域之經濟解決問題，亦使兩國嫌隙日深。義國近提出關於此事之建議，而以奧國獨立爲重要案件。並爲奧匈兩國闢一經特萊斯特大約或再經阜姆而通海之出路。歐洲當軸之目光，現咸集於義外次蘇維治一人之身。蘇氏數日前赴奧匈兩京後，今日再蒞奧京，與奧總理道爾夫斯在義使署作長談。至討論之性質，未見明文。惟據非官場消息，大約曾討論奧匈義三國成立一經濟與軍事集團之可能性。蘇氏再至維也納，實出人意表，柏林政界頗爲不安。據一般人士之意見，中歐與波羅的海成立新集團，不能有裨於奧國問題之解決，亦不能增進歐洲之和平，而道爾夫斯於目前之談判，究竟是否能獲奧國民衆之贊助，亦殊可疑云。奧國之復辟，在德人眼光中，將成中歐混亂之另一重大要案云。

黃河祛患興利之新計劃

——于右任在國府紀念週報告——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國民政府紀念週，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氏報告，題爲『寶鷄峽之水利工程與黃河下游水患』，謂工程師巴爾格氏在寶鷄縣境內發現石峽，若在該處築壩蓄水，可興關中水利，並除下游水患，擬定計劃，需費亦不算巨。洵一值得鄭重介紹之計劃也。

今歲黃河水患尙未發生時，即擬前往北方各地視察，及聞河口潰決，災象已成，而其時又以事牽掣，遂未成行。後因陝西自大災以後，社會情形及各項建設工作，實有視察必要。又聞西北農專教授芬次爾，顧問工程師巴爾格，於查視該校林場基地時，在寶鷄縣境內發現石峽。巴爾格以爲在該處築壩蓄水，可以興辦關中水利，袪除旱災；而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李儀祉以除水利之外，且可節束渭河，並設法使陝西入黃各河水力減緩，可免黃河下游水患，爲治黃之根本辦法。我曾親至其地察看，亦覺此項工程異常重要。故今日報告題目爲『寶鷄峽之水利工程與黃河下游水患』。

寶雞峽工程，據巴爾格計畫，在寶雞石峽當渭水躍出六盤山最後一谷之處所，彷彿天然門戶，爲建築水力廠最適地點。此處可築百公尺高之蓄水壩，橫截河流。在右岸鑿一甚短之引水溝，使壩上之水由溝流入動力房，推動水力機，而使發電機生電。然後用高壓導線將電力導至渭河沿岸各抽水機房，直至潼關而止。沿渭各高原地畝，即距河面三百公尺之高者皆可灌溉，而電力電燈之供給，亦將遍於渭河全域源源不絕矣。

△瀦水湖　在寶鷄峽將壩築成後，瀦水湖面可上達三十公里處，其容量約爲十萬萬立方公尺。除去原有容量不計外，其淨容量爲六萬萬至七萬萬立方公尺。以十五年來之洪水量折其半數，視爲平均高水量，該壩於高水位時，每秒蓄水七百立方公尺。假令高水位繼續五日，共蓄三萬萬立方公尺，約佔瀦水湖淨容量之半。設五日之高水量倍增，亦只須將瀦水湖全洩，即能全蓄洪水浪而有餘，故水位最高時尙可蓄水五日也。洪水時，因經瀦水湖一度之涵蓄，不復有決堤襲岸之患；但河水挾有沈澱物質時，有淤塞之虞，故設備須有冲刷之功能。

△水力廠　廠內裝置二萬四馬力之水力機五部，每一水力機每秒吞水量二十立方公尺，連以一八〇〇〇 AUK 之交流發電機，此種機械因壩上水位高低强弱不定，以渦輪式緩行者爲宜。冬令水小，爲免浪費水量計，可更設置七千五百匹馬力之水力機二部，吞水量，每秒各爲十五立方公尺。至變壓器及配電所，可採取露天裝置，藉省廠屋之建築也。預

計在六盤山．汧山．涇河及渭河之間，廣袤三千平方公里，就種植物類需水情形，約可假定每地每星期開放抽水機一次，故須按抽水機站情形，分全區爲若干小區。

㈧**工程費** 西安寶鷄輕便鐵道五百零一萬八千元，蓄水壩一千八百七十一萬元，引水溝一百二十萬元，高壓水管八五十萬元，越野電線三百六十萬元，抽水機裝置七百一十萬十萬元，冲刷沈澱設備四百五十萬元，水力廠及配電所八百元，連接抽水機之鋼管二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元，蓄水池二百萬元，土工（溝渠）二百二十五萬元，暫定之電線網一百五十萬元，共計八千四百九十二萬六千元，約計八千五百萬元。全部工程六年完成，平均每年應籌建築費一千四百二十萬元。此項工程完成後灌漑區內可抽收相當灌漑稅，暨鐵路電力電燈等項收入，除去經常費用及意外開支，每年可淨餘六百五十五萬元，按利息百分之四償債百分之三計，經二十二年可清償資本金。

此爲巴爾格之擇要計劃，但據李儀祉言，寶鷄山峽確爲最合理想之水庫良址，約可容貯水量六千餘兆立方公尺。即以本年渭河之洪水位計算，尚可停蓄十日。㈠若此水庫完成，限制洪水量，整理渭河河床，使狹而有軌，則沿渭七八百里農田可得灌漑之利者不下二百萬畝，其利更在灌漑高原以上，因灌漑高原工費太大也。㈡水庫之蓄可以供給下游航運，灌漑不窮。㈢洪水得水庫之停蓄，可使黃河下游永除水患。本年鄭州水文站報告黃河最大洪水量約每秒二萬立方公尺，涇渭洛共佔一萬八千立方公尺。㈣洪水泥量亦可得適當解決之法。

以上係巴爾格及李儀祉之計議，此工程刻已派人測量，若能依計劃完成，同時涇惠渠能依李先生原定計劃，（現刻之涇惠渠工程爲旱時應急計畫）於涇河谷中建築水庫，引洛工程更設水庫。涇渭洛經此一度之調節沈澱，水力轉緩，沙泥成分減輕，不獨關中地方獲灌漑之利，往昔之高原瘠地及因洪水冲漂沙泥淤積者，皆成爲美田。旱災永遠告絕，而黃河下游豫魯河北各省區，永無氾濫洪溢之苦。河道既得整理，沿河人民又得安然耕種之地，政府亦可節省防河之財力，專致於建築工作。此工程之福惠，廼遍於北方各省區。其於黃河之因果關係，至爲密切，實爲正本清源辦法。前清靳輔治河方略，以從下游海口疏通淤沙爲要著，較之此刻計議，是眞觀念錯誤之論。至於建設用費，全工程預算八千五百餘萬元，六年成功，每年攤計不過千餘萬元。以政府暨地方協力爲之，當易舉辦。況值建設時期，政府設施應只求此項工作實際有益，地方人民，可免災害損失，惟用費縱多，終當設法做去，期於最後成功，將來福利之大，殊難逆料。世界各國關於水利及電力建設，儘多用費極鉅者，八千餘萬亦不爲多。希望經濟委員會同志討論此事，特別注意。蓋政府能於外患內憂諸般困難之時，眞實努力於建設事業之進行，爲國家人民與萬世之利益，不僅人民擁戴，政府更可以實際工作示懷疑及敵視政府者以吾黨治國之眞精神也。



財部所定由東三省輸入三十七種土產免徵進口稅辦法之批評

蔡謙

自東北失陷，各關被奪，財部於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即將東北各關封鎖，頒佈移地徵稅辦法。凡輸至東北之洋貨，或由東北進口之洋貨，概由所經過口岸，代徵進口稅，土貨輸至東北者，仍照章征收轉口稅。由東北輸入之土貨，財部特選擇確知其爲東北產品者計三十七種。屬此三十七種以內之土產，除由大連川口以外概按國貨待遇，祇征轉口稅，而不征進口稅。凡屬此三十七種以外之貨品，因易與日鮮貨品相混，眞僞莫辨，故概照洋貨待遇，征以進口稅。（蓋現東北各關，名爲由僞國經管，實際大權均操諸日人手中，高級職員亦均爲日人。日鮮貨品，甚易藉日人之勢，在東北改裝換面假冒東北土產偷運進口。）財部此舉乃爲防止偷稅，暨保護東北土產，立意固善。惟此三十七種貨品選擇是否適當是否能達到上述之目的，誠不無疑問。爰就管見所及，略陳一二。

按財部選擇應免進口稅之東北土產，計三十七種。即：

（一）蘇子 （二）瓜子 （三）棉子 （四）芝蔴 （五）蔴子
（六）豆餅 （七）豌豆 （八）大豆 （九）豆粕 （十）大麥
（十一）薏仁米 （十二）蕎麥 （十三）玉蜀黍 （十四）燕麥
（十五）穀 （十六）米 （十七）稞麥 （十八）小麥 （十九）麥粉 （二十）小米 （二十一）高粱 （二十二）飼料 （二十三）麥麩 （二十四）他項雜糧 （二十五）生騾馬皮 （二十六）馬鬃 （二十七）馬尾 （二十八）猪鬃 （二十九）獸骨
（三十）骨粉 （三十一）羊毛 （三十二）駝毛 （三十三）花生 （三十四）哈爾濱裕慶德毛織品 （三十五）高粱酒 （三十六）野蠶絲 （三十七）野蠶繭

大半均爲農產品，內有數種，日鮮亦有生產，眞僞莫辨甚易假冒，故尤宜嚴加防範。否則非惟不能達到保護土產目的，反予其他國別貨品，多一假冒漏稅之機會！爲避免上述弊端起見，竊以爲凡進口東北土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似亦宜一律以洋貨待遇，以進口稅率。

（一）財部所擇之貨，是否爲東北特產。如係東北特產，產量是否有餘剩可供輸出。設產量不多，並無餘量可輸至關內時，似無特予優待之必要。

（二）如係東北特產，朝鮮或日本，是否亦有同樣不易區別之產品。如有，是否有餘額，有輸出之可能，並是否已有輸至中國者。如某種土產，朝鮮及日本均有生產，餘量甚多，且有大量輸至中國，在此種情形下，似

亦宜征以進口稅率。蓋朝鮮之新義州港，與我國之安東關，祇一江之隔，朝鮮產品，甚易假冒東北土產， 經安東輸至我國關內各地。 而日本之長崎，現亦有直接航路，至東北各口岸；似亦有繞道東北，假冒東北土產，偷運至中國之可能。

根據上述二條件， 可知財部所擇定之三十七種貨品， 內中之三十二種，爲東北著名特產；日鮮產量不多，即或有大量的生產，但並不敷用，決無輸出假冒的可能。惟米，穀，麵粉，豬鬃，野蠶等五種產品，日鮮均有生產，且有餘量輸至中國。輸出口岸，雖目前以大連最多；但不難偷由安東改道輸出，適蹈上述之情形，似有糾正之必要。玆一一分述如左，以供讀者之參考。

(一)按東三省所產之米；據立法院統計處之估計以稻計算約年產七，六二二，四二〇担，但並不敷三省之用每年仍有巨大的入超。如最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平均每年入超米額達二七三〇〇〇担之巨。出口量雖亦有，但爲數不多。且由大連一地輸出者，占百分之八十之巨；其他各口岸輸出之量極少。與東三省爲鄰之朝鮮，則產米甚多。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平均數，朝鮮年約產米三七，〇五〇，〇〇〇担，消費量祇二四，六三五，〇〇〇担，每年餘量約達一三，四一五，〇〇〇担之多。此項餘量僅有極小部份(約三萬餘担左右)輸至中國；餘大部份均輸至日本。至日本本部之米產量，現逐年漸增。與消費量相較，每年雖亦有大量的不敷；但若將由朝鮮，台灣移入之米併入，則不敷量有漸減的趨勢。若再將上年積存之餘米計入，則不但足敷銷用，且每年尙有五百餘萬担之餘剩。此項餘米大半均輸出國外，另自外國購新米補充。輸出量近有漸增趨勢。如在一九三一年，日本輸出國外之米達三，一七一，〇〇〇担，爲近數十年之最高額；較同年進口米二，〇九七，〇〇〇担，尙出超一，〇七三，〇〇〇担之多！至輸至中國者，該年量亦最多，達五二九，〇〇〇担之巨。由此可知朝鮮與日本米，現均有餘額，均有輸至我國之可能；且事實上亦已有大量的輸至我國者。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我國對於進口洋米向係免稅；惟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後，政府爲保護農村計，對進口洋米每担一律抽金單位一圓。因此，設對于假道東省，偷避進口稅率之外米，不思設法防止，則日鮮餘米，以後可源源免稅進口，似與增稅之原來目的相悖。故竊以爲東三省產米既不多，且爲入超之地似對于此每年輸至關內祇三萬餘担之米，(大連除外)，並無保護之必要，不應列入三十七種土產中，完全免稅，(按出口稅則糧食一項，運至本國口岸者概係免稅；其他產品，則征轉口稅百分之七．五)。且徵稅之後東三省方面，並不致受若何影響。出口之米，每年雖或因之減少但可即在本地銷售；而東三省輸入之外米，則因此每年亦可減少，結果於東三省農民仍毫無損失。在海關方面則可杜絕外來偷稅，去歲頒佈之洋米征稅辦法亦不致形等虛設矣。

至穀一項，朝鮮亦有出口。多時値數萬餘日圓，惟一銷路又爲我國。故與米相似，似亦宜一律改征進口稅也。

(二)麵粉一項， 據日本昭和五年滿鐵調查課編輯之滿洲產業統計所載，現年約產四千萬担左右，但並不敷三省之用。試以最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爲準，平均每年尙須分別由滬津等埠，及美日坎等國，輸入二，七〇〇，〇〇〇担之多。出口量雖亦有，但最近五年平均祇一七〇，〇〇〇担，每年仍有二，六〇〇，〇〇〇担之入超。 由此可知東三省所產麵

粉，現不敷用，且爲巨大入超之省分，對此輸出之區區十七萬担之麵粉，似無保護之必要。設政府對於東三省輸入麵粉，抽以進口稅率；則此十七萬担之粉，可改換銷地，或就近銷在本地毋庸輸至關內；結果於東三省之粉業仍無所損失也。

試再觀與東三省爲鄰之朝鮮與日本。朝鮮一地，產粉不多。據朝鮮總督府年報所載，每年產量約值二，六三八，〇〇〇日圓，祇合三二，五六六，〇〇〇斤，此區區之量，並不敷本地之用，每年仍須由日本輸入約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斤，但朝鮮產量雖不敷用然輸出量却不少，每年亦達一百餘萬斤之多。尤足令人注意者，即惟一銷路，乃我國之東三省及山東沿海一帶；祇極小部份輸至海參威一帶。至日本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產量亦不敷本地銷用，歷年均係入超國家。一九一四年以後產粉突增，除足供本地需用外，尚可供給其屬地，朝鮮台灣等處之用；此外尚有一小部份輸出至外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產量曾一度減少，輸入漸增，又成入超之勢。但至一九二四年後產量又激增。除足供本國及朝鮮台灣等處需用外，尚有二百餘萬担餘額輸出國外。輸出地點與朝鮮輸出之粉相似，仍以我國爲其惟一市場。輸至東三省者，大都直接運往；輸至天津龍口烟台等埠者，大部先由大連轉口。

由此可知朝鮮及日粉事實上現均已侵入我國市場　。在政府對進口糧食，未徵稅以前，此事不值吾人之注意。但自去歲五月二十二日後，政府爲救濟本國粉廠故，對進口外粉每担一律抽金單位二角五分；去歲十二月十六復將稅率加高，改爲每担抽金單位七角五分。在此種情形下，設政府仍網開一面，對於東三省輸入之粉，特予優容；則此後日鮮粉爲逃避此項進口稅率起見，將假道與朝鮮爲鄰之安東，或與大連相近之營口，冒充東北所產，偷稅進口。如此，似無異對日鮮之粉，予以免稅之特惠；與財部選擇此三十七種貨品之原意不符，而與增稅保護本國粉廠之目的亦相左也。故竊以爲現東北所產麵粉，量既不多；輸至國內者量亦極少，似無需政府之保護。且日鮮餘粉甚多，甚易藉此機緣，由東北轉口，假冒避稅；故更宜毅然將此令取消，對由東北進口之麵粉，一律徵收進口稅率也。

(三)野蠶一項，亦爲東北特產。據滿鐵調查所之推定，每年產量，約在七十億至一百億粒左右，約合六，七〇〇，〇〇〇至九，六〇〇，〇〇〇斤。所有產品，百分之七十餘均輸出外洋及關內等處，祇百分之二十餘在本地銷用。輸出之產品半係已紡成之絲質繭綢等品，另一半則係野蠶繭。野蠶繭一項，完全由大連及安東二港出口。內百分之九十五運至關內，運至日本者，祇占百分之五。近年來輸出之量值，均在銳減。如一九二五年時，尚達六七，〇〇〇担，值八七七，〇〇〇海關兩　；至最近一九三一年減至二六，〇〇〇担，值二五七，〇〇〇海關兩。較一九二五年，計量減少百分之六十，値跌減百分之七十之巨。灰絲一項，亦完全由大連與安東二港出口。輸出之量現約二萬餘担，值八百餘萬海關兩。內輸至外洋者約占百分之八十，輸至關內者祇占百分之二十。至繭綢一項，亦多由大連及安東二處出口。以前大部份均係輸出國外，最近輸至外洋者漸減，百分之七十餘均係輸至關內。每年價值約在一百萬海關兩左右。

以上三項產品，俱爲東北著名特產；每年輸出價值，共值一千數百萬海關兩，在相當範圍內，政府固應特加保護。但吾人須注意者，該數種產品，應係由安東及大連二處出口。現由大連輸至關內者均視作洋貨，未予

優待；祇有半數由安東出口，仍照國貨抽稅。然安東一地，與朝鮮新義州，祇一江之隔，朝鮮產品甚易繞道安東，假冒東北土產，輸入關內；此層似未可忽略者也。

按朝鮮一地，亦盛產野蠶繭。產額每年約五千萬貫，約合三百餘萬斤。製絲一項，亦甚發達，每年產量約值一千餘萬圓。蠶繭唯一銷路，爲輸至我國東三省一帶。最近五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平均每年輸出量，達二四一，〇〇〇斤；輸至我國者，共二二七，〇〇〇斤，占總輸出百分之九十四之巨。野蠶絲輸出量，雖亦達一千萬圓之巨，但唯一銷路，爲輸至日本，我國並無進口。至繭綢一項，輸出量值極小，我國亦無進口。

由此可知財部視爲東北土產之野蠶產品，其中蠶繭一項同時亦爲朝鮮之特產，且輸至我國者亦甚多。現由東北進口之野蠶繭，祇抽轉口稅百分之七•五，此後朝鮮所產野蠶繭，或假道安東，輸至關內；前銷於東北者，此後或將盡銷於關內一帶。蓋現鮮繭若運至東北銷售，須納從價進口稅百分之三十。但若經安東而運至關內，則首至安東時雖亦納進口稅百分之三十，但于出口時，仍得全部領回；運至關內時，冒東北土產之名，祇納轉口稅百分之七•五。如此，鮮繭運至關內，實較運至東三省，稅率可減輕百分之二十二•五，此後自將以關內爲其唯一銷地。而眞正東北野蠶繭在原地出口時，須完納僞國出口稅百分之七•五，至進口時，又須完納轉口稅百分之七•五，共須担負雙重關稅百分之十五；較輸至關內之鮮繭每担須多負担進口稅百分之七•五之巨（朝鮮出口之貨，一律不征出口稅）在此種情形下，無疑的，朝鮮受低稅之利，將奪東北繭之市場，而輸入關內。

至若眞正東北之繭，並未因之得益，此層似不可不詳加考慮者也。

灰絲一項，朝鮮雖亦有生產，但全部均輸至日本，並無至我國者。至繭綢朝鮮產量極少，且我國亦無進口。財部對此二種產品，現特予優待，暫時似尚無不妥處。惟日本亦爲產絲之國，野蠶絲暨織成品產量亦甚夥。若一旦日本或朝鮮生產過剩，則此過剩之品，必將假冒東北產品，偷運關內，此層亦不可不預加防範者也。

（四）猪鬃亦爲我東北之特產，產量並無確實統計可稽。輸出之量，每年變動甚劇，大約在五千担至二萬担之間。輸出之港以大連爲最要，占總輸出百分之九十之巨。牛莊，安東，愛琿等處雖亦有輸出，但僅百担，祇值二十萬海關兩而已；故似無保護之必要。但與東北爲鄰之朝鮮，亦有猪鬃出口。唯一之銷路，又爲我國；每年亦達數萬日圓之巨。設財部對此所值極微之猪鬃，特予優容，恐又將與野蠶繭相似，鮮鬃將乘機混入；結果實際得益者，並非東北之猪鬃，而仍爲朝鮮所產者也。

由此可知此三十七種土產，其中米，穀，麵粉，野蠶繭，及猪鬃五項，朝鮮與日本均有生產。自東三省輸出者，大半均由大連出口。若將大連除去，輸出量皆不多，而輸至關內者更少。今財部對此五項產品，均祇徵轉口稅百分之七•五，無異爲日鮮品，特予以漏稅之機緣。結果受利益者，爲日鮮所產，而非我東北產品，似與財部原意相背，故切望我當局速有以糾正之也。（註）

（註）本文寫成後，據時事新報本月二十二日消息，江海關近發布告云「……現遵奉政府令飭自本年三月一日起凡由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運來報呈進口之米，穀，小麥，麵粉，一律視爲洋貨照徵進口稅……」與本文主張相合，惟對野蠶與猪鬃仍不徵稅耳。

春燈溯源

楊汝泉

本文原題爲「謎語溯源」，以發表期適值舊曆元宵，爲點綴佳節，特改「謎語」二字爲「春燈」，至其子目及內容，則仍以整個謎語爲本。惟恐讀者以「春燈」二字未能概括全文，故附識於此。

汝泉識

一 謎語之緣起

古無「謎」字，左傳之所謂「隱」，即今之所謂謎語。其源有二：一曰源於寓言；寓者隱也，隱以示意也。春秋之不明言善惡，而寓之於褒貶之中者，即隱爲啓示之意。如左氏解「鄭伯克段於鄢」云：「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敎也」是。

一曰源於諷刺；劉勰文心雕龍將「諧」「隱」合爲一篇，以爲諧之與隱，無甚區別也。文心云：「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范文瀾講疏注云：

毛詩大雅桑柔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正義曰：文元年，左傳引此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謂君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

文心云：「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注云：「內怨爲俳」，俳然作誹。放言曰謗，微言曰誹。內怨，即腹誹也。彥和之意，以爲在上者肆行貪虐，下民不敢明謗，則作爲隱語，以寄怨怒之情；故雖嗤戲形貌而不棄於經傳，與後世莠言嘲弄，不可同日語也。

至文心所引：「淳于說甘酒，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雖均似諧而隱；然此不過說明「譎辭飾說」之意義，及其效率與隱語殊途同歸之點，以時代略遲，此尙未足以言即謎語之源也。

二　謎語之演進

在春秋時代，雖無「隱」字明文，以證謎語之演進，然事實上凡所諱言之事，其答問辭言，則多用隱示方法，以資傳達。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子伐蕭，……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麯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

杜預注云：

麥麯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申言故謬語。

又，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杜預注云：

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自此謎語已稍具形式，而謎語之運用益繁矣。

三　謎語之成立

謎語之雛形既孕育日久，具有規模；隨即因時代之需要而誕生；其時代則仍未離乎春秋。史記楚世家：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一蜚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謎語自誕生而後，在此爲初露鋒鋩，其發展時期，則又在戰國及戰國之後。

四　謎語之發展

在戰國時代，謎語已具規模，且已有相當勢力；凡諷諫之事，則多用謎語以示意，以期其收效之宏。如齊客譏薛公以海魚；㈠莊姬託辭于龍尾；㈡楚莊齊威之性好隱語；㈢與秦客之廋辭於朝，㈣皆爲謎語發展之跡。新序云：「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以是知謎語在戰國之間，已有爲之紀錄者；謎語之有專文記載，始見於此；其在當時之價值，亦由是可以概見。

至形容物狀，以謎語方式著而爲文，得以傳諸後世者，則以荀卿蠶賦爲開山，其賦云：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

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謎語之有專書專文，荀卿之後，作者益夥，漢書藝文志：「雜賦十二家，其末列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曰：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心雕龍云：「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據此在三國時，復有輯之成書者，由是可知其發展之成績。七修類稿云：隱語轉而為謎，至蘇黃而極盛，有編集四冊，曰「文戲」；金章宗曾為刊本以行，曰「百斛珠」；元至正間朱士凱編者曰「揆敘萬類」，前明賀從善編者曰「千文虎」，又相傳有「燈虎千文」，不知何人所作。於此雖可以追溯其發展之跡。但上述各書，均已不傳，無以探討當時謎語之體制；其散見各書中之片段謎語，雖足資印證，究嫌其語焉不詳，不無遺憾也！

謎語專書之行於世者，有唐薇卿謎拾，邃漢齋謎話，張起南春燈錄，及橐園春燈話等，數種而已，一息之存，惟賴於此。

自民國以來，謎語藉報紙之力量，曾有一度之發揚；經五四運動之後，此調幾已不彈，有一落千丈之勢。其衰落情形，大率如此。不贅述焉。

五　謎語之名稱

隱語——清梁章鉅云：「古無謎字，自鮑照始有井字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古無隱語二字，僅以一「隱」字以代表「謎語」。史記淳于髡列傳曰：「齊威王時喜隱；」又楚世家曰：「願有進隱；」韓非子曰：「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至漢始加一「語」字，謂之「隱語」；漢書東方朔傳曰：「臣願復問朔隱語，」「隱語」二字，由是行於世。文心雕龍曰：「讔者隱也，」是隱字又可從言；蓋純指言語一類也。（亦即所謂事謎，事謎實一切謎語之祖。）

廋辭——國語曰：「秦客為廋辭於晉之朝，范文子知其三。」「廋辭」二字自此始。

廋語——五代史曰：「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而帝方與李業等狎昵；以廋語相誚戲。」廋辭由是又變為廋語矣。宋孫鴻慶詩亦有「廋語尙待黃絹婦」之句，廋語之用亦尙矣。

商謎——東京夢華錄曰：「雜技有劉百禽弄蟲蟻；霍伯醜商謎；張山人說諢話，皆當時一種游戲之事；商謎者：一人為隱語，一人猜之，以為笑樂。雜劇中往往有之。」商者商榷之意，與前者又異矣。

商燈——帝京景物略曰：「燈市有以燈影物，覘於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此或是賣燈者之廣告術，因以為燈謎之濫觴焉。

猜燈——委巷叢談曰：「杭人元夕多以謎為猜燈，任人商

略。」又西湖志餘曰：「元宵前後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猜，爲之猜燈；」前者爲謎語，後者則類似敲詩。因俱懸於燈，故謂之猜燈。文人每於春餘作種種消遣，此即春日猜謎之始；其必用燈者，蓋利用時機，互爲點綴也。

燈虎——兩般秋雨菴隨筆云：「今人以隱語黏於燈上，曰燈謎，又曰燈虎。」土風錄云：「六十年前始有『龍山燈虎』，昔嘗以爲燈糊；又疑爲燈符。究不知何義也。（解詳後）」春燈話云：「相傳有燈虎千文。」燈虎之名，不自近代始也。

春燈——唐薇卿謎拾云：「古名商燈，又曰春燈，或呼爲燈虎；虎字必有所本。」

燈謎——見燈虎條，其語蓋由「以謎語爲猜燈」轉變而來。

文虎——許慎說文解字虍字注云：「虎文也」；徐鍇云：「象其文章屈曲也」，東飆留青別集曰：「謂之虎者，喻其不易中也」；蓋指其文章屈曲而言。賀從善編有「千文虎」一書，則文虎之稱，明時已有之矣。

詩虎——留青別集曰：「其以詩文爲謎語者，謂之詩虎」；與文虎義同。

字謎——仇池筆記云：「鮑明遠有字謎三首。」字謎二字，始見於此。

詩謎——古樂府：「藁砧今何在」，世稱之爲詩謎。

射燈虎——清沈宗畸「詩鐘鳴盛集」「建除體」中有「射燈虎」兩聯，此外尙無稱之爲射燈虎者。

啞謎——元曲西廂記云：「啞謎兒早已入猜破。」俗以莫明底蘊賽解之事謂之打啞謎，又稱猜啞謎，本此。

破悶——打悶——猜悶——打燈虎——猜燈虎——等，皆爲俗稱，於書無所考。

謎語——文心雕龍云：「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曰：「時時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七修類藁云：「隱語化而爲謎，至蘇黃而極盛。」謎語之名，由來已久；茲已成普通名詞，故取以爲顏，以殿之於末云。

以上各詞，以時代之演進，取義各有不同，特分析如次：

（一）隱語，廋辭，廋語，文虎，詩虎，字謎，詩謎，啞謎，謎語爲主動名詞；其定義屬於作者一方面。

（二）猜燈，破悶，打悶，猜悶，打燈虎，射燈虎，猜燈虎爲被動名詞，其定義屬於猜者一方面。

（三）商謎，商燈，春燈，燈虎，燈謎爲互用名詞。

此三項爲定名之分界；其性質之種類則有六：

（一）屬於辭類者：隱語，廋語，廋辭，啞謎，謎語，破悶，猜悶，打悶是也。

（二）屬於文類者：文虎是也。

（三）屬於詩類者：詩謎，詩虎是也。

（四）屬於字類者：字謎是也。

（五）懸之於燈，包羅各類而無從分屬者：猜燈，打燈虎，商燈，燈虎，燈謎是也。

（六）無言無文，而屬之於事者：啞謎是也。

三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三年二月八日起至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止

（硯農）





汪蔣通電剿匪建設

目前政治，據中央之做法，殆集中於剿匪及建設兩點，二月十一日汪蔣聯名發表通電，可爲此種傾向之表示。

汪蔣發表聯名通電

汪蔣於二月十一日發表聯名通電云：（銜略）均鑒：去歲七月兆銘等曾以儉電，宣達救亡圖存之方策，以爲治標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自是以來，懸以爲的，黽勉從事。以物力之不裕，才力之未充，事實與期望，未逮什一。方益自督責，以求邁進，而陳逆銘樞等乃忽發難於福建，欲使赤匪垂滅之焰因之復燃，藉以糜碎我黨國。自國難發生以來，全國民衆，全黨同志，均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爲唯一之目標，務使分崩離析之禍，永不再見於國內。中央力本此旨，對於各地方間，偶生差池，無不務爲容忍，委曲求全，冀以保持國內之和平，使民力漸蘇，國力漸實。數年以來，事實俱在。唯對於此等稱兵作亂毀滅黨國擴延匪禍之叛逆，乃不能不忍痛戡定，實無姑息之可能。揆之初心，實有餘痛。今幸將士用命，叛亂敉平，四中全會重申救亡圖存之要旨，以爲國民及同志勗。兆銘等竊念，爲政端在力行，而不在多言。剿匪及生產建設二者，爲去歲以來兆銘等所負之諸責，此諸責一日未踐，即當一日致力於實行。兆銘等所自貢獻於中央者在此，所屬望於各地方當局者亦在此。向來處中央者，往往以集權爲念，處地方者，往往以分治爲言，其實國家須有整個的機構，必須脈絡貫通，使能收身使臂使指之效，而所謂貫通脈絡，決非專恃政治軍事權力之强制，必須於經濟文化，種種建設，通力合作，使相需相求之程度，日以加增，自然之關係，日以加密，以成爲不可分之機體，均權制度，乃能應於必要而確實樹立，眞正之統一，亦必當由此求之。自今以後，中央與各地方，更宜開誠相與，親密合作。中央常派得力人員，視察各地方，務求周知各地方之狀況；各地方當局亦當以時述職，藉知中央用人行政之大要。庶幾無謂之扞格，消釋於無形，無端之猜忌，遏絕於未發。政局得一日之安定，則國力即得一日之儲蓄。邇來世界現狀，杌隉不寧，吾國尤處於震撼波盪之中，即欲急起直追，已恐時不我與。國內才智之士，對於政治，縱有種種不同之見解，然與其紛爭不決，反不如卑無高論，向平凡救亡圖存之工作以共同邁進，或可挽回於萬一也。世變亟矣，國難深矣，民族生存之前途，繫於吾人之努力。謹陳悃忱，幸共圖之。汪兆銘・蔣中正眞（十一日）印。

汪院長談生產建設

行政院二月十九日晨紀念週，汪院長報告生產建設爲今後努力方向，略謂十一日與蔣聯名通電，重申救亡圖存要旨，注重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剿匪在過去一年中，蔣督師南昌，調度得宜，將士用命，確得不少進步。除戰略優勝戰術敏活外，碉堡建築與公路開闢，亦共制勝主要原因。循此以往，鍥而不舍，敢信剿除共匪，必能確有把握。至於生產建設，不但需要人才，且需要物力。以中國經濟落後現狀，國內應行建設之生產事業甚多，能見諸實行者甚少，自不免使人氣喪，甚至懷疑所謂生產建設徒託空言。現在全國各機關僅有維持費，並無建設費，在剿匪期間，即軍隊之建設費亦無着落，所以對生產建設前途遂

拖累觀，實在過早。但充實民力，發展國力，除生產建設　，並無第二條路。吾人不能不於萬分拮据之中籌劃進行。縱無大規模，至少要從小的做起；不能行新計劃，　至少要整頓舊的；不能從積極方面謀發展，　至少要從消極方面掃除積弊。盼望以不斷的努力，積少成多。不敢說兩年來成功多少建設事業，但時刻都抱此決心，爲生產建設盡責任，做工作。今且就鐵路交通兩方面舉例，以明生產建設是一種實在之努力，是過去曾努力之事實，是今後要努力之方向，絕非做標語口號之宣傳。先講鐵路，鐵路爲全國交通之命脈，故政府在最近兩年來，對此種工作，一爲整理舊路，一爲興築新路。計先後修築最重要者，一爲民二十二年來從未接築自兩廣達長江之粵漢線，今已動工，三年之內可望完成。二爲通陝甘之隴海線，預算本年雙十節前後可達西安。三爲通長江上下游之浙贛湘線，此爲完全新築者。粵漢成，則中部南北有直通之幹線，隴海成　，則西北有開發之可能；浙贛湘一線成，則東南數省經濟文化之密接都較便利。此外如隴海線老窰碼頭之建築，京滬線上海北站之修復，首都輪渡工程之完工，浙省杭江鐵路之告成，以及其他由民間經營者尚多。於此有須注意者　，修築鐵路，必需鉅款，在經濟落後之國家，此種鉅款，惟有募借於資本充裕之國家。既要招致外人投資，則對於今後之投資不能不明示其保證，故政府對於鐵路信用頗爲重視，在一定條件之下，政府極願與外資合作，並願盡力維持信用，保障投資人之利益。以前欠付外人鐵路債務，政府確有於維持兩方利益之下，加以整理之決心。最近兩年中，對鐵路各種債務，無論中外，皆定有相當之整理及償還辦法。國有鐵路債務，舉其要者約分㈠合同借款，㈡材料借款，㈢短期借款三種。關於第一種，計津浦・京滬・滬杭甬・道清・汴洛各路之積欠，皆有相當之償還辦法，並已先後實行，北寧路之債務，則均照合同履行。關於第二種，計兩年來各路之材料欠款，已整理而有償還辦法者，計英美等國商家債務共有一萬萬元。第三種，短期借款多欠本國各銀行，亦皆有相當之償還辦法，並皆已次第實行。外國債權人往往對中國鐵路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嘖有煩言，政府對於債務拖欠，當然表示歉意。但有兩點希望債權人注意者：一，鐵路債權人須知，因一時時局影響，債務致有拖欠，此乃各國常有之事。中國鐵路財務不振，原因甚多，不能盡歸咎於某一事或某一人。實有數路建築未終，歐戰爆發，款項不能依照合同繼續募集　，因之工程中輟，然已投之資，仍應逐年計利，鐵路財務狀況，遂陷於極端困境。此其原因，皆在歐戰之爆發，既不能責備債權人，亦不能責備中政府。又如世界銀價跌落及最近世界經濟衰敗，致中國鐵路一方債額增多，一方收入減少，直與天災無異，任何國家無力制止之，不能獨責中國。其二，鐵路債權人須知中政府並非賴債，不過清理債務之前途，仍在鐵路之整理與復興。如鐵路整理復興　，收入增多，則債權人之利益自可保障。所以要整理鐵路償還債務，非債權人與中國政府切實合作不可。次講交通，交通事業之最重要者郵電航，近年民用航空，亦交通事業之一。就郵政來說，我國舉辦新式郵政　，迄今六十餘年，其規模制度本極發達，且年有盈餘　，但近年水災匪患，益以東北事變，致郵政經濟虧折達一千萬之鉅，內部業務亦漸形退化。政府年來悉力從事於郵政本身事業之整頓及儲金匯兌事業之發展，以現在之經濟狀況而欲整頓郵政本身事業，唯有採取緊縮政策，節省經費，擴充業務。據交部報告，去年年底止，全國郵局達一萬二千餘所，信櫃代辦所達三萬二千餘處，郵程達四十九萬公里，本年度內更積極進行添設，預計再過半年，至少展長郵路百分之五，並推進邊疆。至發展儲金匯兌，則注重保障儲戶利益，故政府決定將儲匯改隸郵政，但仍保持其專業發揮之優點　，會計獨立，使不與郵政帳目相混。同時更設監察制度，以便人民公開監督，對於投資限制甚嚴。雖全部法規尚待立法院之通過，事實上已次第見諸實行。就電政說，一年來電政之整理與發展，分國際電信與國內電信。國際電信從前全靠外商經營之水線以爲聯絡，自眞茹國際大電台落成後，我國始先後與美法德瑞及馬尼拉爪哇西貢香港等處以無線電直接通報。一方面改訂大東大北太平洋公司在中國經營水線合同，收回電報收發權；一方面添闢中美電路，開闢中俄電路，對於英國直接通報。復因兩國間商務之繁盛，另於眞茹國際大電台外，特別增設中英電台一座，以供專用。此外復在洛陽設置規模與眞茹國際電台相等之國際支台一座，現正建築，不久亦可落成。至國內通報，有線電方面因頻年兵匪風災，破壞甚多，一年中計修復桿線一萬二千餘里，新設桿線五千餘里。就中最重要者爲漢渝線路，計長二千五百里，爲我國中部與川藏通訊要道，不久即可完工。此外更將各處舊式報機改裝新機，一年來改完竣者，已有五十餘處。無線電方面，過

夫設置無線電，偏於重要都市，一年來則注重於邊疆之聯絡，確定設立邊疆電台計劃，本年中成立通報者，有西安寧嘉兩台。一則發展西北電訊交通，一則使蒙旗與中央保持聯絡。至新疆西蒙，原擬爲設八台，一切均已預備，惜以地方未靖，暫停進行。其他察綏陝甘青寧及川康諸地，或已裝設，或在籌劃，一年內當可實現。電話方面，一年來注重於長途電話與市內電話之聯絡發展，計劃就緒者，有京漢京津京杭三大幹線，興築將竣者，爲京滬沿公路增築之線路，業已完竣者，爲南撫線與平察線，並在蘇浙皖豫魯冀六省利用電報幹線，開放電話，已達三百餘處。近計劃蘇全省設置電話，第一期已興工。至市內電話，一年中改良擴充者，計滬漢津青蘇鄭鎭七處，滬成績最佳。此外更利用無線電話，以謀交通之改進，國內先舉辦京漢福州等處通話。至於國際電，其設備亦已裝置完成，一俟試驗成功，即可開放。就航政說，則爲中國之奇恥大辱，不論內河外海，均爲外人所包辦。我們僅有之基礎，惟江南馬尾兩船塢與一招商局而已。江南馬尾兩船塢規模不大，而招商局以經營不善，遂致破產。其餘民營航業，尤屬幼稚。航政建設需費至鉅，每一輪船所耗千百萬金不等，政府唯有先將招商局收歸國營，從事整頓。一年來除將該局股票收回幾及全數，並設立債務清理會，對於業務積極改革，僅去年上半年營業收入已達三百六十六萬元。至民用航空事業，係由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經營開發，中航公司一年以前所通航線僅滬漢及滬平兩段，一年來積極發展，滬漢航線已擴充至成都，前曾停辦之滬平線則改爲沿海航線，此外更增設一沿海之滬粵線，營業均極發達。最近更着手由成都展設航線，聯絡貴陽昆明諸處，並已試航一次。歐亞公司歐亞航線，係自滬至塔城，由塔城與蘇俄航線聯運，經莫斯科至柏林。滬至廸化初曾通航數月，嗣因新省政局傲擾，復受間斷，今只通至蘭州，現仍繼續設法，期其恢復。此外更由歐亞公司增設支點，一自蘭州至西寧寧夏，一自廸化至伊犂，一自廸化至塔什干。至西安至北平一段，則已通航。最近復增設自廣州經漢口至西安一線，粵漢段已試航，只俟廣州飛機場建築完竣，即可通航。以上僅就郵電航及航空四種事業舉其大者言之，至此項事業機關之整理，一年來極力注意於合併電政機關，期將電報電話有線電無線電參差不齊之機關併成一有系統的組織。其次整理會計，積極設法以新式之會計制度適用於此四種事業。除擬定各項會計制度外，更聘用中外會計師，對於各機關實行查帳，使其帳目公開。已實行者有歐亞中航兩公司，其他機關亦將分別開始舉行。其三，整頓人事與業務，在郵政則使其人事制度趨於合理，在電政則裁汰冗員，增加工作效率，更減低電費，謀人民之便利，以推廣業務，總之，一年來政府整理郵電航航空四種事業，困難極多，只有以繼續不斷之努力以赴事功，不敢稍懈。以上略舉鐵路交通兩方面建設之工作，由此可見十一日電所謂生產建設，不僅一種宣傳。今後只有集合國力，邁步做去。至於外交方面，有人指摘政府軟弱無能，政府全不答辯；因此等指摘如出於熱心的批評，政府不忍答辯，如出於惡意的侮蔑，則政府不屑答辯。欲矯正此等軟弱無能，惟有充實民力，發展國力，惟有努力於生產建設。就抵禦強鄰說，不外乎此。中國從前所有虛驕的心理以及僥倖的企望，應澈底一掃而空。就維持國際的同情說，也不外乎此。有人問我中國今日應取何等的外交方針，我決然的答道，修明內政，就是中國今日應取的外交方針。因爲有修明的內政，才能使人看得起，才能使人願意和我們做朋友。除此之外，合縱連橫，是自取滅亡。故我們認定在內政上努力奮發有爲，在外交上才能脫離軟弱無能的苦境。我們所以繼去年七月二十八日電之後，再以本月十一日電重言申明，其用意不外乎此。

蔣闢黨將改制之謠

南昌三月一日電，蔣今晚接見中央社記者，談話如下：近日有謠傳本黨將改總理制，且有推本人爲總理之說，殊不値識者一笑。吾人既身爲黨員，當絕對遵守本黨黨章，服從本黨紀律，決非一二人所可變更，亦非任何人所能違犯。此等謠言不攻自破。且中正嘗以爲革命之成敗，不在制度之如何更張，而在主義之如何實現。如以今日德蘇之獨裁制爲成功，而吾黨亦倣效獨裁，則昔日倣效蘇俄之合議制，吾黨革命早應成功，何以至今反見失敗。總之，事在人爲，如本黨領袖果能共同一致，革心自反，則雖敗猶成；否則鉤心鬥角，造謠惑衆，常恐天下不亂，則東施效顰，無論其制度爲合議或獨裁，未有不敗者，而況中國環境與事實，並非今日之德義兩國可比乎云云。

宋將赴西北考察

南京二月二十八日電，宋子文二十八日午後在邸接見新聞記者談：㈠本人預備兩三週後赴西北考察，先至西安，再至蘭州，經濟委會西北辦事處人員均已到達西安，開始工作，擬先完成西蘭公路及西安至漢中之公路，疏濬涇惠渠洛惠渠，並爲謀牲畜之發展與衛生，設立獸醫所。㈡美麥來華後，外傳政府賠虧甚重，實無此事，現計已賣出者確有盈餘，今後並將依國內購買力爲標準，起運來華，以便隨到隨賣，美提高銀價與此亦無影響，因係以金購入，以金賣出。㈢批准八國銀協定，中央已通過，至如何應付，政府主管機關已有辦法。㈣經濟委會全體大會日期現尚在商酌中，本人日內即返滬。

白銀問題與中國

美國近實行其貨幣貶價政策，並收買白銀，抬高銀價，並有行將金銀並用之說。中國爲世界唯一之用銀國，因銀價抬高，所受之影響，當然亦大，茲述其最近發展如次：

美國之貨幣政策

華盛頓二月二十日合衆社電，本日紐約發明家特蘭忠向下院銀行委員會陳述，應以一對十二之金銀比率重新鼓鑄銀幣，此爲天然的比率。特氏主張發行貨幣，其數額應十倍於其金銀準備。並稱美國如按照墨西哥式，鼓鑄純銀之貨幣，將有裨於國際貿易。如銀價高漲，則中國將趨繁榮，故美國重鑄銀幣，將可抬高世界銀貨價格，而增進中國之繁榮，可令中國多買外貨。紐約市之超然派銀貨專家李昂氏亦在委員會陳述，稱美政府重鑄銀幣，將可抬高銀價，並迫令他國重鑄銀幣，中國物價將低落，但中國將獲有利益，因重鑄銀幣一舉可以打破英日財政家在華之管理權也。李氏勸美政府按照現時購金之同樣辦法，購買銀貨云。

滬銀界致電美總統

二十二日晨字林報載，滬銀行界致電美總統，表示提高銀價於中國有害，係由張公權、李銘、貝淞蓀等具名。查此電係於三日前以銀行公會名義發出，銀行界於此事仍守相當秘密。聞電中大意，謂美若正式提高銀價，於中國貿易有不利影響，盼美總統於此點一加考慮。銀行界稱，刻尚未得覆，前電去時，銀行公會並電財部，主張從緩批准銀價協定。去年因國外銀價高漲，我國已流出白銀四千萬，故不願其再流出云。中央社上海二十二日電，美國實施新貨幣制度及建議提高銀價後，銀行界以我國爲銀本位國家，同時生產落後，對外貿易入超，美提高銀價，勢必使中國現銀自動流出，發生涸竭恐慌，特由張公權、貝淞蓀、李銘等一度集議，於二十日用上海銀行公會名義拍發兩電，一致羅斯福，請其了解中國現在實際情狀，加以考慮，一致國府，根據事實，作有力之陳述，請求注意。據調查，我國現銀年有巨額流出，去年流出數額達五千萬之鉅，前年較爲平穩，僅一九二九年流入約一萬二千萬盎司，現滬存銀爲現銀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八萬兩，銀圓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八萬元，大條一萬五千八百十九條。

畢德門之有力表示

華盛頓二十一日合衆社電，上議員畢德門氏本日宣稱，遠東方面反對美國恢復銀價程序之主力，在日英雙方以及中國之一部分實業家。畢氏表示日英雙方將盡力阻止美國在華貿易之增加，中國輸出業者因貨幣貶價，有利可圖，故亦贊同英日之反對。並稱美國將不顧遠東之反對，而製定一恢復銀價之政策云。聞畢氏等代表銀利益之各上議員，擬於本屆議會中設法對銀問題採取確切行動，如羅斯福不將銀貨歸國家管理，並建立一金銀比率，則彼等不久將發起一通過銀價法案之運動云。

財界請緩准銀協定

南京二十三日電，滬銀行界以美國提高銀價，將使我國白銀流出，電財部請從緩批准銀價協定。據財部重要負責人談，銀價協定，業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呈送中政會審查。我國貨幣素採白銀本位，財部接電後，已派員縝密研究，中央將於日內在滬召集銀行界巨子加以討論。至禁止銀出口事，財部並無此項擬議。又按照銀價協定，簽字國於本年元旦起方生效力，各參加國須於本年四月一日以前正式批准。

美國銀策勢在必行

華盛頓二十三日合衆社電，下議員慕熊克本日告合衆社記者，稱美國會提出銀法案之希望，較前愈見光明。慕氏曾草擬一複本位制之計

劃，規定金元與銀價比率 ○ 據稱下院鑄幣委員會委員切望對銀問題採取行動，故下週彼等將努力成立一銀案，提出贊同報告○紐約銀問題專家特蘭志氏本日在下院鑄幣委員會陳述意見，稱美國之貨幣，如期其永久的健全，將需要值美金一百萬萬元之金銀準備○又稱美政府現有值美金五十萬萬元之黃金，及值美金八萬六千萬元之白銀，故政府宜即應購進值美金四十萬萬元之白銀 ，蔡氏於預料國會對銀貨情勢將採取迅速與確定之行動時，稱各議員現對於國會委員會所研究之各提案，均表示贊同，較前爲甚云○

宋子文談銀價問題

上海二十四日電，宋子文因銀價問題，二十四日下午接見報界，談三四年前銀價狂跌，舉國驚駭，紛紛請禁銀入口最烈者，至今一變而爲堅持禁銀出口最烈者○銀協定之簽訂，原爲維持銀價，依照該約，政府不能銷鎔銀幣出賣於世界市場，現政府無意出賣生銀，可謂與社會心理並無違反○中國國家所有生銀，均存中央銀行，今政府既無取消銀本位之意，國府生銀自亦不致出口○本人於政府政策及銀問題，因非主管人員，不願發表意見，僅以上次出席世界經濟會議及主辦銀協定關係，加以說明云○

孔祥熙之談話

中央社南京二十七日電，孔祥熙談，美提高銀價，於我利害觀點不一， 我每年入超數萬萬元，若銀價提高，則溢出數當可減少，且銀價高，物價必低，我進口必受其益○至云銀價高後，出口將受影響，外貨將暢進，國內工商業益將不支，惟貨幣僅爲交換媒介，商品推銷以購買力強弱爲定○歐戰後銀價極高，當時我貨仍在各國暢銷，近年世界不景氣，銀價賤，我貨反滯銷，即係明證○我對此事應付之策，政府早已熟籌，外傳禁銀出口及徵出口稅等，僅其一端○

外僑協會電羅斯福

上海二十七日路透電，代表十二國外僑之上海外僑協會電美總統羅斯福，內稱，「本會敬懇閣下於建議任何銀案時，考慮其對於中國之影響○吾人認此項法案必需加以限制，使其只影響美國境內銀價，而不至影響世界價格，中國繁榮之一種必需條件，即爲銀價提高必須與一般物價之增高成一比例○中國所以能逃免世界蕭條之重大影響者，即因銀價低賤之故○其他國家遭遇貨幣單位價格高漲之災害，則用貶價方法以救濟之，中國價付其輸入之方法爲輸出貨物，或對外舉債，或則聽銀貨流出國外，銀價一抬高，則中國本國物價首受其害，使其不得不頒佈禁銀出口令或徵銀出口稅，而迫令中國採行一種統制貨幣之制度」云○

中政會決准銀協定

南京二十八日電，政府決定批准銀協定，惟有保留條件，我政府聲明，凡對銀價保障所需之必要行爲，皆須保留，以免銀價昔後，銀元有流出或被銷燬之慮○全案二十八日送立法院審議，即通知各國，又二十八日中政會會議時，孔祥熙發言最多，未有討議，當即將全案通過○

剿共軍事最後努力

蔣返南昌督飭圍攻

南昌二月九日電，蔣委員長九日下午三時由杭乘機抵省○頃令贛西各縣及各部隊云：據廖士翹報稱， 孔蕭等股匪常竄修水，銅鼓，宜豐，萬載，萍鄉及蓮花，永寧，安福等縣○近因受西路軍之壓迫，始離巢，分途流竄○孔匪由小源向萬載之高村逃竄○蕭匪由安福，新喩向高安之盧店，塘圩及上高之羅家田等處逃竄○高匪亦由奉新之九仙竄至修水之觀前等處○以上各股匪自經痛剿尾追，似已勢窮○爲根本肅清計，宜責成部隊跟蹤追剿○ 地方團隊則協同軍隊堅守縣城，務使匪無喘息及掠奪餘地，使一鼓殲滅○又將以各處公路橋頭碉堡多被匪焚毀，致損失重大○特令各縣，限月內將各路橋頭碉堡完全由駐軍派隊守備○如違或仍有焚毀情事，即嚴懲○十三日電，蔣在行營訓話，勉各人認清責任，以實行教養衛三字，造成復興民族的基礎○先從江西做起，推行全國○凡在南昌同志應切實埋頭苦幹，造成風氣○劉鎭華十三日抵省○四省農民銀行在黎川等處設立分行，辦理農民借貸等事宜 ○ 又發行剿匪獎券事，醞釀一時，現經蔣核准○承辦發行之上海信濟公司正在趕印獎券，下月中旬可批發各地發售○

副張到漢就職視事

南京二十日電，張學良二十日晨偕端納，鮑文樾，湯國楨與孔祥熙同車由滬來京 ○ 張在車站談，余奉政府命令，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

司令要職，義不容辭，決爲國努力。今日由滬來京，係向中央請示剿匪方針，二三日內將赴漢就職云。張正午十二時至行政院謁汪，談半小時辭出。下午晋謁林主席。又二十三日電，張學良二十三日晨分謁林汪辭行，十一時至班禪行轅訪晤。下午一時由宋邸乘汽車至下關海軍碼頭。登艦與歡送人員握手道別。旋即命解纜西上。高凌百，湯國楨，譚海暨侍從數人偕行。漢口二十五日電，張學良乘永綏艦二十五日晨九時抵漢，武漢軍政要人何成濬，張羣，徐源泉，錢大鈞等百餘人先在三北碼頭歡迎。碼頭及行轅，綏署，商會等處，均高搭彩坊，懸歡迎張副司令字樣。碼頭警戒頗嚴，車行所過，臨時斷絕交通。張登陸後即乘車逕赴銀行公會行轅休息。由何成濬，張羣介紹各將領與張談話，張何錢等定當晚設宴爲張洗塵。張午後答訪何成濬等。武漢全市商家均奉命懸旗歡迎張學良。漢口二十六日電，張學良二十六日渡江，赴省府訪張羣，商政治，並參觀硃石砂亭，午到總部視事。下午返漢，邀何成濬，錢大鈞，何柱國，孫連仲，上官雲相，徐源泉等各高級將領晚餐，商談軍事。張準一日就職，已電請中央派員監誓。就職後即赴南昌謁蔣，再轉匪區視察。魏宗瀚由豫趕來謁張，定一日與何柱國北旋。漢口三月一日電，張學良一日在武昌總部舉行宣誓就職典禮，中央派張羣國府派夏斗寅監督，張就職後，稍緩數日即赴贛謁蔣。

蕭克匪部竄擾南潯

長沙十六日通信，贛西孔荷寵，蕭克兩大股共匪。自西路軍鍾光仁，陶柳兩旅及第十八師朱耀華之一部，於上月二十八日，攻克萬載所屬之小源後。孔匪巢穴，被官軍搗毀，向所恃爲險要之地，藩籬盡撤。故小源匪部，勢難立足其間。孔匪乃統率殘餘數千人，竄往上高，宜豐間之同安，上梅，下梅，黃沙坳一帶。與官軍追擊部隊，相持於上下梅等處有日。蕭克匪首，在永新聞小源被官軍佔領，孔匪處勢危急，命蔡會文率一部赤軍，馳往增援。迨抵上下梅時，與敗退之孔匪相遇會合。僞第十六師高脉生部，又由甘坊，九仙湯趕到援助。匪軍聲勢陡熾，與朱耀華，岳森，彭位仁各部，在黃沙坳，上下梅之間激戰，達一週之久，直至官軍援兵趕到，分路堵擊，匪始不支，集合殘部，北竄武甯縣境。經長富嶺之北，倫渡修河。十日拂曉，進佔武甯縣城。湘鄂贛三省部隊，跟蹤追擊，節節北進。贛軍爲朱(耀華)岳(森)各師，鄂軍爲郭汝棟師，湘軍爲彭位仁師。該匪見官軍以數師兵力，合圍堵剿，感於日暮途窮，益形狼狽。十日晚即退出武甯縣城，越日竄至武甯以北之橫路舖，苗燕，十三日經雙坑源，闖竄瑞昌。十四日晨，奉僞中央令，仍由雙坑源折向北竄，企圖以全力直趨東北，向南潯路一帶發展。此時南潯路方面，逆料必異常吃緊。

蔣令各軍合圍聚殲

長沙二十二日電，蔣以蕭克，高陰生兩匪主力十六日已竄至瑞昌西南二十里之范家埠及其以南王家墺，南田舖一帶。揚言進擾南潯路，圖阻大江。我軍務盡力向該匪合圍而聚殲之。十七日電湘，將西路軍二三兩縱隊各部分別劃歸劉膺古指揮。劉奉令後，已由萬載出發，於十九日進駐武甯督剿。又據漢口二十一日新聯電傳，共匪僞第七軍團五千人，十九日攻陷武甯縣城。其一部與僞六軍團聯合，約一萬人，進迫瑞昌（距九江九十華里）。又電，攻陷瑞昌之共匪，其後向南潯鐵路之黃老門(距九江六十華里）地方集結，旋向九江方面北進。據九江來電，攻陷黃老門之共匪繼續北進，現進至距九江三十華里之沙河鎮。九江之中央軍急派援隊，目下正交戰中。又電，日本長江警備艦隊司令官杉坂爲保護九江日本居留民，已於本日午後五時半命砲艦保津號駛赴該地。

蕭高兩匪渡河南竄

長沙二十四日電，據報，前竄瑞昌，武甯邊境之蕭克高蔭生兩匪部，已於二十一日晚由箬溪附近渡過修河南竄。岳森師一部已在九仙湯附近準備堵截，朱耀華，彭位仁兩師已尾匪南追。何鍵爲防範該匪南竄計，擬集結相當兵力於某地附近，相機迎擊，以期聚殲。又據二十五日北平軍息，據江西某軍事機關二十三日來電。略謂蕭高股匪日前竄至沙河，黃老門以西地帶，原圖直撲南潯路，斷我交通。嗣因沿路戒備嚴密，並分途出擊。又經我□□等師跟蹤圍追，匪遂竄入德安西北山中。現匪之主力已由柘林寺偷渡修河南竄，一部分竄瑞昌以西，各部隊正分頭追擊。南潯路交通如常，九江更極安靜。長沙二十四日電，蔣委員長嚴電西路軍消滅蕭高兩股匪。

蔣電報告均已擊潰

南京二十七日電，日前日本新聯社謠傳赤匪有企圖進攻九江附近之說，汪院長曾於二十四日電蔣委員長詢問實情。二十六日得蔣覆電，詳述殘匪近況及剿辦經過實情，汪於二十七日行政院會議提出報告。其原電云，「南京汪院長勛鑒，二十四日電敬悉。赤匪一部最近曾竄至南潯路附近地區，但此次匪竄原因，純由贛西匪踞多年之小源，永新兩老巢被我軍分別搗破，其殘餘匪衆無所容足，遂亡命向北流竄。實係被逼而然，勢衰力弱，絕無足慮。此與上年華北抗戰時赤匪乘機北犯，震動南昌之情形迥異。茲將剿辦經過實情奉告如次，贛西銅鼓萬載邊境之僞十六師高詠生匪部及永新附近之僞十七師蕭克匪部。前經我軍進剿，迭受重創，到處流竄。復經我各師分途追剿，於本月一日該兩股匪在奉新西方之甘坊會合。經各師痛擊後，節節北竄，至武甯瑞昌境內。贛西各師復從西南尾追至鄂，鄂各師並分由西北東北兜剿，沿南潯鐵道部隊則嚴密防堵。該兩股匪因勢窮力竭，莫能枝逞，乃急圖兎脫。於本月十九日竄至武甯東北之橫港後，復行分股。蕭匪於二十一日夜偷渡修河南竄，現至靖安北之廟前與焦坑一帶。似欲回竄永新老巢，正派隊分途追擊與迎擊中，高匪則經擊潰，其殘匪散踞於武甯瑞昌境內，仍在搜剿中。該兩匪之永新小源老巢皆已擊破，不容復歸。在最短期內，當可陸續殲滅。電通社所謂武甯瑞昌沙河失守，實無其事。而南潯路及九江一帶防務嚴密，尤決不致有何差失也。弟中正叩有印。

匪謀毀壞各處碉堡

南昌十五日電，剿匪軍預備軍總部決設南昌，刻正籌備一切，陳調元定期就總司令職。蓮花縣組織婦女剷匪團九團，由駐軍授以軍事訓練。北路顧祝同電省府，謂永豐．樂安以北之匪完全肅清，各進剿部隊正集中推進。希令飭豐城．崇仁．永豐．樂安．新喻．峽江等縣迅速切實組織民衆，協助築路守碉工作。熊式輝以贛河沿岸建築土堤及外壕已完全竣工，爲使防務更加鞏固計，決在沿岸一帶再築機關槍大碉堡五座，地點已勘定，並令城防司令部趕速興工，限期完成。又二十五日電，匪以國軍各處建築碉堡，深爲恐慌。近發明一種鐵蓋車，專事毀壞碉堡。行營據報，已分令各軍暨各省，迅即防禦，並製防擊器具。又鄭家坊股匪自被國軍擊退後，昨復集衆，傾巢來犯。國軍率隊圍剿，當斃匪百餘，獲僞政委一名，及反對文件命令等物，殘匪紛紛潰竄。

興國縣城業已克復

南昌二十七日電，失陷五年之興國縣城，自二十日經國軍克復後，匪已失重要巢穴，連日難民回籍者達萬餘人。省賑務會正派員携巨欵赶辦一切善後。匪首朱德在贛閩邊境一帶，被國軍兜剿，慘敗，匪屍如山積。國軍復乘勝積極構築碉堡凡三百九十餘座，防務益形鞏固。且邱家隘臨南豐之封鎖線亦已聯絡完成，匪崩潰期不遠。蔣查知前此派赴贛西各縣之封鎖視察員彭離在修水勒索銀洋，已交軍法處執法相繩。

蔣鼎文在厦就職

贛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總司令蔣鼎文二十日在厦門就職，通電原文如下：（銜略）均鑒，案奉國民政府派字第一號特派狀開，特派蔣鼎文爲贛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總司令，此狀等因。遵於二月號(二十日)在厦門敬謹就職。鼎文猥以菲才，謬膺重寄。汲深綆短，殞越堪虞。所冀惠規時賜，遵奉有次，掃穴擒渠，奠安大局。除呈報暨函令並擇期補行宣誓外，特電奉聞。贛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總司令蔣鼎文叩號秘。

中央克復閩北沙縣

福州十一日電，閩北赤匪進迫洋口，勢極緊張。中央決先攻沙縣，再剿順昌。八十五八十六兩師由延平挺進。第四師及五十二師攻尤溪，近又調八十八師會攻，連日戰事甚劇。又二十三日電，閩北剿匪軍事進展甚速。我剿赤各師已進至沙縣轄境，圍剿殘赤。寧甯赤匪經姚琦派隊會同陳齊瑄部殲剿潰散。縣民已各回鄉耕作，餘匪由陳部負責肅清。又二十七日電，中央軍二十五日克復沙縣後，匪經夏茂一帶退竄，死傷極衆。現各軍向將樂推進，沙縣交盧興邦部防守。

賀龍六次攻陷桑植

長沙七日通信，竄擾湘鄂川三省邊境沿線之賀龍匪部，於上月十九日率僞匪八千餘人，由鄂西竄至湘邊龍山縣屬之茨岩塘，勢焰極盛。經永順防軍陳渠珍師，顧仁杰旅及保安團團長羅致英部，於二十一日率隊向茨岩塘進剿。略有接觸，該匪即於二十三日竄到永順西廂。二十四日進犯馬蹄鋪，彬木村一帶，圖攻奪永順縣城。顧仁杰羅致英各部，則扼守該縣

城五十里之龍家寨，牛皮坳等處，與之相持。卒無法抵禦，遂退守永順縣城，修築戰壕城垣自固。賀龍乃以全力攻取桑植，於日前將縣城攻陷。來勢洶猛，駐軍不能抵敵。城中各機關概行搬走，團隊撤退大庸。軍政人員家眷及後防軍用物品，一律遷往桑植，慈利交界之竹葉坪。當時人心惶恐，紛紛逃難。慈利，大庸途中，扶老攜幼，哭號載道，情極可憐。杳賀龍匪部往年已攻陷桑植縣城五次，此次桑城又被陷，已第六次。現湘軍事當局已飛令永順之龔仁杰，羅致英兩部，及大庸，慈利之朱際凱團，合兵圍剿，驅走賀匪云。長沙二十二日電，永順電稱，賀龍匪部竄踞縣屬西庫，進踞馬蓮鋪及杉木魚等處。龔仁杰督同團隊，分途向匪抄擊。激戰八小時，匪受重創，向三木溪逃走，正追擊中。

川匪實力並未減殺

西安八日電，據漢中八日電，赤匪大部仍盤據巴中綏定。偽西北軍委會政治主任陳昌浩率偽第四軍六千人駐巴中，恩陽河一帶。川軍羅李各部駐儀隴一帶。偽三十一軍在蒼溪口與田軍接觸，激戰四小時，匪退玄壇廟。偽二十五軍被四川二十八軍追剿，退至旺蒼垻。刻匪由綏定開來十團，與田軍將有激戰。徐匪向前駐旺蒼垻，昭化，廣元駐楊森部黃陳兩師，營山駐李其相部，廣安渠縣駐劉湘部。匪經各軍合圍，退集一處。內部照舊，實力不損。人約六萬，槍四萬餘。匪方此次總退卻，由表面上觀察，似集中力量。或謀對川軍某部予以極重大打擊後，再作二次計劃。匪前佔綏定，得彈藥甚夥，惟匪區糧食極缺乏。

蔣限兩月收復南巴

西安十日電，川赤匪偽三十軍現盤踞萬源以東城口諸地，北連鎮巴。蔣十日電劉湘，楊虎城，以該地為陝鄂門戶，關係重要，非可輕視。令楊轉飭鎮巴駐軍，相機進剿，以免流竄。又成都二十五日電，蔣電劉湘，嘉勉剿赤各部，並囑化除門戶之見，團結一致，奮勇剿匪。由劉全盤指揮，調整補充，並促劉撥鄧，田，李，羅，楊各部子彈二十萬發，限二月內收復通南巴匪區全部。

匪分數路希圖進犯

重慶二十三日通信，川北共匪自經川軍六路攻剿後，迭在營儀綏宣各地，遭受重大打擊，故仍退回通南巴老巢，意在縮短戰線，企圖固守。當以偽軍長王樹聲應付昭廣一線，傅鐘應付儀閬一線，何畏應付營山一線，徐向前應付綏宣一線。匪方亦知五路軍王陵基，范紹增兩師為勁敵，故其主力多在巴河方面，徐匪在土地堡，仙女山，邱家場一帶，與馬渡關之官軍相持。曾在爐成寨一帶放火燒山，希圖進犯，未得逞。延至十三日（舊曆除夕）夜，徐匪親到泥龍廟，派偽西北軍政治部主任張國燾率兵八團，向駐在樓門口之郝耀廷旅猛攻。郝以寡不敵衆，所部張團損失極大，郝有失蹤之說。匪曾追至胡家場街口之雞公梁地方，幸經楊勛安團往援，始將匪擊退。王陵基聞警，即於十四日由萬縣乘飛機赴宣漢，趕到胡家場，增調饒國華，劉光瑜兩旅，準備反攻。二三日內將會合其他各路，開始向匪區挺進，綏宣方面，不日又有一場惡戰也。

會議閉幕開始總攻

西安二十日電，綏署二十日接三省剿匪總部兩號電稱，川北赤匪前數日突集中大部兵力，向我猛攻。劉邦俊部之廖師被匪壓迫撤退，傷亡甚衆。王陵基星夜赴前方，定二十日晨反攻。擬奪回毛垻場陣線。川省第二期剿匪會議後，十七日即下令，由一路軍取木門普子嶺。二路軍取恩河。三路軍取巴中，四路軍取清江渡，五路軍取通江以西各要隘，六路軍取萬源，經此大舉總攻，匪勢將向陝甘逃竄。楊接電後，即電漢中孫蔚如軍，嚴加防堵。成都二十二日電，剿匪軍二十一日六路同時總攻，王陵基親赴前線督戰。徐匪十八日晚在綏巴交界企圖阻撓國軍，被擊潰。鄧田羅李楊均已兼程赴前方，照二次計劃，限三月肅清。劉湘二十一日通電，述剿匪會議結果圓滿。除開始二次總攻外，對善後問題亦經議及，各方戮力同心，收功必不在遠。又二十六日電，鄧錫侯二十四日夜抵昭化。楊森乘飛機視察江口等處匪區後，已赴營山督師。田頌堯部將四覺寺圍困。唐式遵赴宣漢，與王陵基晤商進攻策略。

湘鄂邊境殘匪仍存

漢口十一日電，綏署十日接徐源泉電告：略謂竄擾鄂湘邊境之匪，經職部張師范旅堵擊。八日偵知豫匪確在襄陽東南之鋪子匯上王家集一帶盤踞，經范旅進剿，旋董團亦截擊，激戰三小時，匪不支，向黃家集及雙溝一帶退竄。擬日內跟蹤追擊，此役計斃匪二百餘，擊落肉票百餘，奪獲槍數十枝云。開封十二日電，蕭古殘匪二千餘，由鄂北回竄唐河，蔣令

羅啟疆部不分畛域追剿，並令張鈁部堵剿。又特區赤匪尚有萬人散處立煌一帶深山中，但不時騷擾地方。又方城通信，股匪蕭六少谷大山等二千餘人，於本月十七日由唐河縣境向方城縣第四區陌陂鎮竄來，沿途燒殺甚慘。該縣保安大隊附李心浩據報後，當即派第五中隊前往陌陂防堵。

劉桂堂匪包圍盧氏

西安二十四日電，劉桂堂股二十二日晚竄盧氏，包圍縣城。嗣竇已轉危爲安。匪流竄甚速，毗連盧氏之陝省雒南縣情勢緊張。刻潼關，陝州間大軍雲集。高桂滋追匪部隊約六團之衆，蔣鋤歐鐵甲車隊亦追至靈寶。馮欽哉部在沿閿底鎮一帶駐防。二十三日並令駐潼部隊在潼關南門外高原築防禦工事，並派第五，第六兩團開赴商縣，雒南。駐華陰之第一團調潼增防。商縣，雒南原有駐軍王克敬團及民團，亦嚴密佈防。豫保安隊加入追擊者，刻有騎兵一旅，步兵一團。惟匪聲言入川，急速奔竄。劉匪部隊相距尚遠，匪自號東亞盟軍討冂聯軍，軍長劉桂堂，師長崔邦傑，日行八十餘里，派出前後各八九百名。據探，匪僅有二千餘衆，女眷數百，連同肉票共五千餘人，馬二千餘匹，重迫砲四門，輕迫砲十二門，重機槍二十餘，駱駝二百餘，短槍甚多。到處蹂躪甚慘，惟未敢近鐵道線，隴海路自潼尚可行車。又綏署接雒南特派員電告，王有股匪人槍各千餘，現仍盤踞曹家營一帶。又安康張鴻遠電告，所屬沈壽柏部，於改編之際，有不肖官兵四百餘人，槍二百餘枝譁變，刻在追剿中。又二十六日電，馮欽哉二十六日自潼電楊虎城報告，劉匪全部抵盧氏，已與王有股匪結合。現劉旅由巡檢司冒大雨前進，二十五日抵雒南佈防。開封二十六日電，劉匪破壞盧氏電線，消息隔絕。二十六日汴垣未接該縣報告，眞相不明。

罷孫後之西北軍事

孫殿英自經中央明令罷黜後，孫氏進攻甯夏益形積極。現中央已責成晉綏當局會同甯陝各軍，實行圍剿。西北戰事殆又不免歟？

何請中央明令討伐

南京九月電，北平軍事當局有電致中央，謂孫殿英既經明令免職後，猶不悔悟。現仍進攻甯夏，似此目無中央，弁髦法令，若不迅速撲滅，不足以振綱紀。華北各將領對孫之舉動亦認爲非是，擬請中央明令討伐。又十五路總指揮部參謀處八日有電到京報捷，稱本日敵向我左翼三十五師陣地及甯軍第九師陣地猛烈射擊，我軍嚴陣以待，敵難得逞。楊子匪部竄擾甯南，肆意搶刦。被我馬騎旅及三十五師騎兵馬培青團痛加兜剿，刻已四散逃竄。我軍轟炸機連日向南繼續飛甯，向敵實施轟炸。又北平九日通信，軍分會免孫殿英職後，該部令由其副軍長于世銘及丁劉二旅負責統率。自電令發出後，尚未得孫覆電。惟于世銘及該軍另一副軍長金濤東昨有電致何應欽氏，表示服從何氏電令。金並稱一俟雪晴，即來平謁何。惟于金二人，均非孫軍嫡系，能否收拾該軍，尚不可知。于世銘電軍事當局之文云：（銜略）微電敬悉。竊職備位行伍，謬承優遇，感激之情，無時或已。孫軍長辭職，既蒙照准，職自當遵照鈞令，負責維持。惟編制撤防各節，仍望鈞座早日派員前來，俾得遵循辦理，而免隕越。派員何日首途，尚乞電示，以便赴包歡迎，謹電奉復。（下略）

當局決定圍剿策略

北平十九日訊，關於討孫軍事，經傅作義徐永昌兩主席連日在平與何委員長會商結果。決定由晉綏軍負責解決，關於用兵之步驟亦一一決定，由傅作義指揮晉方各軍，担負全責。此間原定入綏之關麟徵劉多荃師軍隊，將另負他種任務，不必開入北路。關於作戰時之一切補充，最初晉方擬請軍會設置兵站，刻爲駕輕就熟計，已改由傅氏派員辦理。需要械彈款項，由軍會撥發。傅氏因晉軍已先後出動，在平接洽亦已告竣，日內即返綏赴河套指揮軍事。北路討孫軍事至此，已籌劃完備。據軍界人判斷，孫亦絕不致回戈北向，重入河套與晉軍衝突。所顧慮者，惟孫部潰散後，或挺而走險，由金積豫旺南侵陝北。中央對此方面，已嚴切注意。調遣軍隊增厚該處防務，以期收甘甯晉陝四省軍隊合剿孫部之效。北平軍分會亦電楊虎城，詢問對於陝北已否有所準備。並電井岳秀，詢問所部兵力。此間並準備於必要時加派得力軍隊前往陝北協助堵擊。

龐胡電孫最後忠告

北平十八日訊，龐炳勛胡毓坤聯電[illegible]二氏以孫殿英如竟不肯離軍，則用兵結果，西北各地必受極大影響。設或孫部到處竄擾，西北人民將益痛苦。故特電孫爲最後之忠告。原電云，石咀子探投孫軍長殿英兄勛

黎，密，瀋東滿平，聆悉尊況，同深系念。弟等比謁敬公，僉主息事寧人，爲兄謀劃善後安全辦法。茲條列如下，(一)勸兄離開部隊，暫住晉察或來北平，仍就軍委。(二)貴部基本隊伍由分會分別派員會同于世銘，劉月亭，丁紓庭負責編爲騎兵一旅，步兵兩旅，仍由于劉丁三位統率，均直屬分會。(三)編點後，以于部騎兵駐甘邊，劉部駐寧東，丁部駐綏西。關於糧餉，按照編制，仍由分會照章發給。上述各節，雖係出於弟等私見，所幸敬公豁達大度，素主和平。際茲外患方殷，力圖團結。對貴部決無歧視之意。況吾兄夫歲懺悔，大義昭然，將來亦仍異倚重。倘竟擴大內戰，不獨前途多艱，即吾兄令名亦將坐此隕失。爲今之計，懸崖勒馬，仍不失爲俊傑。如荷採納愚見，即祈當機立斷。逕電瀋東，稟承敬公分別辦理。一面確切表示，方得以資進行。弟等關念情切，用敢掬誠奉達，佇盼覆音。弟龐炳勳，胡毓坤，戢翼翹同叩。

孫氏覆電　願離軍隊

北平二十五日訊，龐炳勳，胡毓坤，戢翼翹三氏之電報，於十八日發出後，二十五日得孫二十一日之覆電，電中表示亦頗懇切。龐炳勳軍長於下午即持電往謁何應欽氏研究辦法。惟該電祇述個人願離職赴并，盼龐等派人前往，彼即隨派去之人赴并。此間當局以爲不甚澈底。恐仍不易做到和平收編地步。孫氏來電云：北平四十軍辦公處轉龐軍長更陳兄，胡委員凌塵兄，戢委員勁成兄勳鑒：密，皓電敬悉，仰承鼎力維護，私衷能不感激。弟能遵從三兄之意旨，三兄當可相信。即三兄能決定弟之主張，亦弟所深相信也。三兄如能派員前來，一切當必聽從。縱派一士兵前來，命弟赴并，弟亦當決然隨之而去也。只要三兄不棄，賜予關注，弟即感激無既矣。部隊事，弟已辭職，決不過問。詳電奉覆，惟希台察，弟孫魁元叩漾(二十三日)。

孫部仍向　寧垣猛攻

孫雖表示脫離軍隊，但戰事仍不停止，西安二十三日電，據蘭州二十二日電，孫軍連日猛攻寧垣，未得逞，正掃清攻城障礙。孫本人有抵寧垣附近訊。據飛機偵察，孫復有騎砲各一團抵寧垣城下。更派兵一部由平羅津趨永澄，涼州，有擾寧軍後方威迫蘭州企圖。楊虎城現以全力進擊劉桂棠股，爲應急計，將調駐隴南陝軍進駐陝北增防。又據寧夏當稱：孫已到最前方指揮，河套存糧被孫據搶一空，劉又在所佔之地，大肆搜搶，屯集糧秣。似有準備圍困寧垣之企圖，馬鴻逵連日均有電告急。請電傅作義指揮之晉軍，趕往參戰。王靖國先頭部隊，與孫部盧豐年在磴口附近對峙，兩方相距祇二十餘里。太原二十六日電，軍訊，孫殿英雖電龐炳勳等接受勸告離軍，但劉仍令所部向平羅集中。恐係緩和圍剿空氣，俾乘機與徐劉兩匪取得聯絡，再向西進。晉綏軍仍在向西挺進中，連日截獲孫軍潰兵輜重甚夥。晉綏剿孫總指揮部已在包頭正式組成。

晉綏軍動　員赴臨河

擔任討伐孫殿英之晉綏軍，總數約爲四萬人。太原十八日電，王靖國等電閻：報告晉綏軍集中，業已分達目的地候令。最近數日內即可開始出擊孫軍。又據十六日綏遠通信，晉軍出動襲孫後路，先頭部隊爲王靖國部步兵兩旅，趙承綬部騎兵一師，另附砲兵一團，動員令十一日已下。廢曆新年後，一律集中臨河。現王部王廷瑛，田樹梅兩旅長皆到臨河。王靖國本人俟日內傅作義返綏，即進駐五原督師。目前晉綏軍事當局暗中尚醞釀勸孫悔禍，不過此爲一種先禮後兵策略。孫如不覺悟，即行撻伐。歸化二十三日電，王靖國二十三日赴包，即轉五臨前防佈置。趙承綬留綏候晤傅，晉軍步騎砲兵二師一團，完全集中臨河。北平二十七日訊，援寧之晉軍總指揮傅作義氏與軍分會接洽事項，大體均已就緒。今晨在居仁堂晤何，作最後商談。定二十八日乘平綏特別快車西上。傅氏稱，在綏並不多耽擱，即赴前方佈置。晉軍先頭部隊，已與孫部在三盛公對峙，主力趕到，即開始進攻。被推晤孫商談收束辦法之富占魁氏，日內即行前往。富氏談稱，孫如接受勸告，本人即陪孫離軍。孫之居住地點，聽彼自擇，本人可伴其至居住之處。軍隊如何收束，須本人晤孫後看其眞正態度如何，再電軍分會商定，大約仍不出龐軍長前電所述辦法。歸化三月一日電，王靖國部王廷瑛旅在臨西與孫接觸，已佔黃楊木頭地方。晉軍如再西進，孫決放棄磴口。傅作義抵綏。

十九路殘軍收束竣事

中央整理閩軍辦法

福州十日電，軍委會對整理本省軍事辦法：㈠前委軍事特派員·宣撫專員·各路民軍司令·指揮一律取消○㈡各軍軍費均歸中央撥發，閩粵[illegible]軍費悉解中央○㈢軍隊人事，應遵定章統一辦理○㈣駐閩軍隊除劉[illegible]部隊外，予陳主席以節制指揮之權○㈤駐閩將領予陳主席以監察之權○㈥不屬劉[illegible]部應歸陳主席指揮之部隊，由福州行營規定○以上辦法已令當局遵照辦理，現各專員司令紛紛宣告結束，譚曙卿即離閩○

收編殘軍調豫訓練

廈門十日電，莆田訊，編爲第七路軍之六十師·七十八師各三團○六日在莆田縣城經三十六師全部繳械○四十九師三團，七日在涵江經三十六師繳械○三師徒手全部士兵，八日起自涵江輪運南京下關○六十一師在惠安逃散部隊均截回，自惠安開莆田，繼續輪運下關，集中訓練○所編四師完全離閩○蔣鼎文通電，奉蔣令，討逆軍事已告段落，所有爲討逆所委民軍司令，軍事特派員名義，一律取消○福州十一日電，第七路軍六十師陳沛部邱·陳·梁三團往開封○七十八師文朝籍部鄭·鄧·符三團往歸德○均已離閩○四十九師伍誠仁部余·紀·李三團，六十一師楊步飛部林·林·鄒三團，數日內出發○又南京十六日電，軍息，前十九路已改編就緒，軍事當局決定調豫，交劉峙訓練○該路徒手兵先後在莆田登輪北開，第一批七十八師二團昨已過京運豫○十六日又到一團，在浦候車○六十·六十一兩師現在閩整裝待發○本月可全部運完，將分駐開封歸德，從事訓練○福州十五日電，省府昨布告各地民軍立即解散，各歸本業○

官與兵之末路悲哀

香港八日電，張炎決不再回閩，俟晤蔡廷鍇後，即偕區壽年翁照垣出洋○香翰屏決專心在鄉辦學，再辭中區綏靖委員職○又十一日電，蔡廷鍇七日乘可塞飛機離龍巖，飛梅縣○臨行對所部話別，先述本人救國○素志繼言與所部患難相隨多年，不忍離別，言時悲切下淚○又二十日電，前十九路軍散兵十九日晨在黃埔因與軍官口角衝突，發生騷動○陳濟棠令悉數下輪，停泊河中，並停給飯食一天○又二十五日電，陳濟棠派副官處長曾張赴港，慰問蔡廷鍇，勸出洋，改換環境○並贈洋二萬元○徐名鴻在大埔被捕，其妻黃氏二十五日乘海順輪抵港，請陳銘樞營救○陳擬發通電，對國事多所主張○爲港檢查員抽去，不准登載○二十六日電，徐名鴻二十六日在大埔被槍決○

中央對閩善後設施

福州十日訊，中央鑒於此次閩省之事變，決對閩省軍事設施特加注意○由浦城至延平間之浦延公路現已開工，限四個月內完成○省垣王莊飛機場擴爲六百方米，已由閩侯縣府鳩派民夫三千人，七日開工，限旬日內完成○該處附近之象園鄉劃去半部，雁塔鄉須劃去大半○建廳准將塔南餘地，劃出一部爲各鄉鄉民移建房屋之用，限期令鄉民自行拆屋移建，牆屋每椽發遷移費五元，木屋每椽發遷移費三元，逾期不移，派警代拆○各鄉鄉民以損失過巨，昨赴省府建廳請願○陳主席已允再撥鴨棤洲空地，爲鄉民遷徙之用，並加撥一萬元，分配鄉民爲遷徙費，鄉民已表示滿意○此外尚有建陽·光澤·邵武各縣公路及福延·福廈兩長途電話，均決於最短期內完成○

內蒙自治問題之解決

政會通過自治原則

南京二十八日電，二十八日中政會，通過蒙古自治問題原則八項：㈠在蒙古適宜地點設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機關之指導，總理各盟旗政務，其委員長委員以用蒙古人員爲原則，經費由中央發給，中央另派大員駐在該委員會所在地指導之，並就近調解盟旗省縣之爭議○㈡各盟公署改稱爲盟政府，其組織不變更，盟政府經費由中央補助之○㈢察哈爾部改稱爲盟，以昭一律，其系統組織照舊○㈣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㈤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以後從改良牧畜並興辦附帶工業方面發展地方經濟（但盟旗自願墾植者聽）○㈥盟旗原有租稅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㈦省縣在盟旗地方所徵之各項

地方稅收，須劈給盟旗若干成，以為各項建設費，其劈稅辦法另定之。(八)盟旗地方以後不再增設縣治或設治局（但遇必須設置時，亦須徵得關係盟旗之同意）。

王公代表聲明接受

蒙古王公代表二十八日午後開會，討論中政會通過蒙古自治八項原則，均以甚合蒙情，決定當晚由各代表呈報各盟旗王公，應來電感謝中央德意，並以留京代表名義，於日內發表書面電文，通告全國，表示接受。並定一日下午三時晉謁林汪石戴，面謝處理蒙事之誠意。至對於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與盟旗政府之詳細組織辦法，以及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組織地點，並擬順便陳述意見，供中央之參考。關於蒙旗稅收問題具體分配辦法，將由各盟旗王公與察綏兩省政府當局詳細磋商，擬具意見，再呈中央，審核決定。

榆關之接收

淪陷經歲之榆關，於二月十日由我方將行政權收回。茲紀於次：

接收前雙方之接洽

山海關九日電，八日我方接收委員陶尚銘偕公安局長蘇玉琪抵榆，九日晨與儀我會晤，對接收後之治安維持，僑民保護及不逞之徒之取締等，交換意見，成立諒解。中午儀我留餐。午後召舊維持會長張清潤，公安局長安得功至，議商維持會結束事宜。二時許同至縣府，公安局視察，由舊任人員報告各科股情形。已定十日上午十一時實行，所有關內之行政部份，即交還我方。由縣政府及公安局負責辦理。至偽國稅關，電報局，郵政局等，則俟以後再由雙方另派主管人員研究適當辦法解決之。又在山海關車站所設之偽方機關如「國境警察隊」，「國際防疫所」，「護照簽證所」，「綏興捐稅分卡」等，暫時仍設車站附近。榆關之日軍天津駐屯軍川合大隊部，亦仍照舊。關東軍憲兵隊因長城外之營房不敷，憲兵隊部亦設城內，暫不移動。特務機關長儀我中佐係代表關東軍駐榆辦事者，亦駐城內。關東軍大隊部，則在東羅城外駐紮，該地新建有大營房，現尚在繼續建築中，將成為永久之駐軍地。

陶尚銘之接收呈報

十日午接收儀式舉行後，陶尚銘氏電呈黃何兩委員長及于主席報告云：（銜略）鈞鑒，尚銘奉令接收山海關，迭將商洽經過，電陳在案。茲於本日實行接收，即在縣政府懸掛國旗，宣示民衆，將原有地方臨時組織解散。公安局長蘇玉琪即日就職，臨榆縣長裴奈遷回縣府辦公。中外來賓參與甚衆，除佈告周知外，謹電奉聞。再專員擬即回唐轉赴平津，面陳詳情，合並附陳，專員陶尚銘叩蒸（十日）印。

古北口之接收方案

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偕劉友勛等二十五日由平赴古北口。三時抵古北口北門坡，日軍派翻譯一名，表示歡迎後。殷等即直赴古北口西東柵欄行政專員辦事處休息。五時乘汽車到日軍警備隊訪永見司令，申述來意，因特務機關長松井，迄二十五日晚尚未到古。俟其到後，殷即與之晤面，進行接收事宜。薊密區專員公署，二十五日在平發表殷汝耕與日本駐承特務機關長二階堂商定之古北口接收方案。原文如下：㈠古北口定於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接收。㈡古北口及其附近地點之地方行政事務，統由薊密區專員公署古北口辦事處，及密雲縣古北口佐治局接收辦理。㈢在接收以前，所有古北口當地之一切臨時組織，於接收時即行取消。㈣在古北口之日方一部份機關，有臨時需用之必要，暫時不及搬動者，應俟遷移得有辦法，即行騰出。㈤前條所述之機關不干涉中國之行政。嗣因日方代表未到，展於三月四日接收。

溥儀改稱傀儡登場

長春三月一日電，傀儡醜劇悉如預定辦法扮演，溥儀今日改稱。

汪兼外長發表談話

南京一日電，汪兼外長為傀儡溥儀僭號事，一日發表談話如下：『溥儀僭號之舉，宣傳已久，全國國民對於此種叛國行為，不勝憤激。惟自吾人觀察，東三省及熱河始終為一種軍事佔據狀態，溥儀諸人始終為他人操縱之傀儡，並無獨立人格。無論其名稱為皇帝，其方式為民主為帝制，不過扮演之腳色有所更易，而於傀儡之本質則依然無所變化，實無所用

其綜異。總之，我國對於傀儡國之態度，始終如一，決不因傀儡之形式而稍有變更。同時歐美各國之不承認僞組織，亦已成爲國際道德之鐵律，亦決不至因傀儡稱帝而前後參差。因苟有反乎此鐵律者，將損及其國家之人格，可斷言也。所可惜者，遠東問題之嚴重性，將因此而益趨於深刻，遠東國際間之糾紛，將因此而益陷於複雜，即不啻加重世界之不安，而其責任固自有攸歸也』云云。

英德輿論皆表齒冷

倫敦一日路透電，今晨每日電訊報著文論溥儀改制事，稱『滿洲國』之命運仍在東京當局掌握，其久遠之政策純係按照日本之利益形成，溥儀改制並無國際意義，所謂「天命」云云，係爲對內作用，具有眞正之力量者乃日本之意願云。

柏林二十六日海通社電，德國官方對於謠稱德國政府將承認「滿洲國」一節，加以否認，並聲明此項謠言純係有人揑造，而在世界宣傳，其用意不外破壞中德兩國間之感情云云。

柏林一日哈瓦斯電，柯侖日報著文論溥儀僭位，略謂世界各國政府派代表參預僭位典禮者，僅一日本而已。至其餘各國對於「滿洲國」事變，仍表示極端保留態度。然就事實考之，則日本似竭其全力謀使其以武力征服之領土得以和平方法鞏固之，單就此舉而論，已足令遠東局勢稍見緩和。至於日本在滿洲之威權及在物質上之進步，亦爲吾人所承認，但前程如何，則當俟諸異日，方可加論斷云云。

俄日關係暫露緩和

被捕俄員全數釋放

莫斯科二十四日塔斯社電　伯力訊，因蘇俄與日「滿」代表在東京及哈爾濱兩處談判之結果，去年九月被捕之東鐵俄員六名，已獲釋放。該路蘇聯當局曾將彼等之釋放與該路管理之恢復常態，作爲重新談判售路談判之先決條件。故六俄員之開釋，不過一種重新建立北京及奉俄協定中所規定東鐵法律存在之行動而已。已開釋之六人，現可自由回至蘇聯，所遺之缺，將由中東路蘇聯方面之新候補者充任之。至於「滿」方在此次衝突中擅自指派之非法「繼任者」，則須一律返回以前原職云。哈爾濱二十五日新聯電，前被「滿洲國」警務當局拘禁之東鐵俄籍職員六名，業已全部釋放。一面俄「滿」兩國委員即時舉行東鐵理事會。就職員後任問題協議結果，決定如下，機務處長尹瓦洛夫，財政處長宇拉治密羅夫，總工廠長伯羅列夫，車務副處長田錫富，機務副處長陳耦修，機關第一副處長高誠儲。

俄報之嚴正評論

莫斯科二十五日塔斯社電，政府機關報「消息報」評論東鐵俄員開釋及以蘇俄候補者繼任事稱：『如衆所知，去年九月東鐵俄員之被捕，構成日「滿」一部分當局欲實行奪取東鐵第一步計劃之企圖。該路「滿洲」當局曾企圖指派「滿洲」職員以補充俄員遺缺，彼等甚至籍「滿洲」「副局長」之單方行動而發表非法命令。現該路局長暨德義及俄「滿」兩副局長簽定一共同命令，立即指派臨時之俄方機務處長，財政處長，及路局修理處主任，直至蘇俄鐵路人民委員會提名之正式處長及主任獲得批准爲止。此項命令之頒布，可以結束上述各種對於東鐵法律地位破壞之企圖。同時亦即取消「滿洲」副局長及所謂「滿洲」繼任者所發表之一切非法命令。俄政府對於籍逮捕俄員而蔑視蘇俄在東鐵上之權利，以及破壞該路之管理業務等企圖，當時之同答即停止東京會議之工作。現在被捕者已然釋放，東京會議當可再開。惟售路談判之繼續與否，到底須視日「滿」當局是否完全放棄奪路之企圖及終止一切擅自管理東路之企圖爲斷也。蘇俄一日爲該路之主人，該路之售賣協定一日未簽字，則蘇俄在該路上之權利，即不能爲任何人所削減或搖動。

俄人疑爲烟幕作用

莫斯科二十八日電　。中東路蘇俄被拘人員雖已於數日前釋放，但日俄關係頃間仍屬混沌。此間感覺不知此種姿態是否爲準備其他侵略行動之烟幕。一部分日本報紙對於新發生之漁業糾紛，主張採取直接行動，如於五月一日前不能獲解決方法，則日本漁船可逕行在蘇俄領水採捕。蘇俄對日本關於中東路衝突，表示讓步，顯然頗爲欣慰。但因鑒於日本齋藤內閣之不穩，如一旦去職，將有軍人法西斯內閣繼起，故現正採密切注意

態度，據記者觀察，目前情勢，較前並未和緩，日方眞正之意嚮將視北滿與西比利亞冰溶前，日方在熱察與華北之軍事準備程度而定。

漁業糾紛俄方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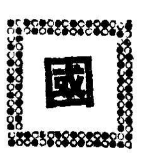
莫斯科二十八日塔斯社電，本月二十日海參崴舉行每年一次之大競賣，蘇聯之遠東漁業托辣斯即在此時將蘇聯領海內之漁業投標，租與日本漁商。蘇聯之經濟機關及私人競賣中招標之數共一百一十三支，但因參與競賣之權利，惟已付過漁業價值一半之押金之公司始能享受。故對於日本漁商即發生一種糾紛，上述押金須以「勘察加合組股券公司」之公債票交付。此項公債票現正因此故依一定之折算率售與日本公司。但日本公司企圖抹殺因日金跌價而規定之勘察加公司債票一定之折算率，而堅持須照舊折算率交付最後之欵項，「遠東漁業托辣斯」爲迎合日本漁商，並促成彼等參加此次競賣起見。遂允許按照舊折算率收取日本所付之勘察加公司債票，但須先行交付。日本公司因堅不履行先付條件，致使雙方糾紛無法清算。故二月二十日海參崴之大競賣，日本漁商即未參加。根據漁業協定，如各漁場第一次競賣時未能租與關係方面，則兩星期內必須舉行第二次競賣。一部分日本漁商認爲遠東漁業托辣斯完全確保彼等之利益，且主張參加三月五日舉行之第二次競賣。但另一部日本漁商則企圖擴大此種糾紛，要求蘇聯方面放棄勘察加公司債票折算率之修改。蘇聯之經濟機關已堅決宣佈，爲使日本公司同意競賣，同意認爲日本公司所付之押金作爲定欵，堅決主張實行新折算率。蓋日本金票之狂跌不能藉提高以前之折算率以補償之。

飛機被毀日軍意見

東京一日新聯電，傳稱日機於俄「滿」國境爲俄軍擊落等情，日本陸軍當局發表談話如下：現在「滿洲國」治安已漸次恢復。從來在各地橫行之匪賊有漸逃竄於「邊」境附近蠢動形勢。故駐「滿」日軍向邊境附近進展，且爲聯絡起見，常派飛機出動。日機在邊境上空活動，乃亦非得已之事。然而日軍常注意於日俄間恐惹不好的事態，於是相信決無越境飛行事實。二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許日軍於黑龍江及松花江合流點附近開始行動。日機爲與日軍聯絡起見，乃行出動。飛至黑龍江右岸時，竟遭俄軍以多數高射砲射擊。又二月十二日日機在同一地點上空飛行時，亦遭射擊。此事已接得各方面報告，認爲確實。觀平時蘇俄常高唱尊重和平，不意乃竟出此事，對此不得不認其爲不信義的不法行動云。

暹邏竟亦慘殺華僑

南京二十四日電，暹羅去年十月革命，距暹京不遠之勿洞埠亦波及。十月該埠華僑某君被警局誣指有造謠嫌疑逮捕，毒刑拷打。其子在旁請依法辦理，亦遭毆打。華僑均不平，愈集愈衆，警局竟開槍，死僑胞四五十，被捕五六十，受累者三四百。當時暹政府嚴禁各報揭載，故外界無從知悉。最近僑委會始接確報，二十四日開常會，到會人周啓剛等二十餘人。決議，㈠呈政院令外部嚴重交涉。㈡令駐檳榔嶼領事安撫難僑，並將詳情報告。㈢責令檳榔嶼前領事補報詳情云。




日本政局趨於穩定

貴衆兩院繼續開會

東京八日電，貴族院於午前十時二十分開會，竹越與三郎以對中國平和提携問題及日英會商問題，對廣田質問。次齋藤對日前石塚英藏之質問，以「關於在滿機關之改廢，今日尚非其時，三位一體暫定之」答辯。其後土方甯登壇關於選舉法修正案及敎育問題，與首相・文相質問答辯。零時二十五分散會。衆議院本會議於八日午后一時半開會，提出關於五大都市特別施政案及法律案，送政友之上田孝吉民政之三宅述明提案主旨理由。「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戶・橫濱・（東京依特別法案）五大都市，視今日發展狀況與府縣分，當由內務大臣直轄，施行特別施政」，以企圖滿行政，發揮活潑自治精神。後入質問戰，並提出法律案十五件，均交

各委員兼者。又衆議院第四分科委員會於八日開會，民政黨田中貢氏以「滿洲」之匪賊情況及其費用如何」爲質問。軍務局長山岡答：「匪賊數現已減至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故討伐費用今年度爲四千萬元，九年度可減至一千八百萬元」。

商相辭職　松本繼任

東京八日電，日本商相中島負尊氏問題責任，於八日午后四時半向首相提出辭表。首相以商相辭意頗堅，遂受理之。首相推選貴院議員松本丞治氏繼任，當即參內上奏。陛下已准。又電，松本丞治氏於明治十年生於岐阜縣，今年五十八歲，曾任帝大助教，教授，法學博士，獲得商法權威。清浦內閣時代任法制局長官，任命貴族院議員，爲名律師。學識人格，均有候補大臣資格。此次齋藤內閣任其爲商相中島後任，頗爲適宜。九日電，松本丞治氏於九日午前十時正式親任商工大臣。商工省政務次官若切參與官松村於八日前商相中島辭職時，亦同時提出辭任。然今日新商相[illegible]任兩氏均被留任。

商部提貿易管理案

東京八日電，商工省爲應付現下國際經濟之新情勢，將貿易管理法案提出本會議，俟通過，當即實施。目下外務，大藏，商工，三省關於該法案之內容，繼續協議。七日貴族院本會議商相中島爲提出本會議，與關係三省準備協議中。現在商相對本法案之見解如下：以三省之意見一致，急速提出議會爲方針。該法案之要旨，(一)企圖强化商品與市場輸出統制。(二)斷行報復，輸入制限。本文中含有罰則，報告義務等條，全文七，八條。關係三省對該法案之意向如下：外務省，果斷行貿易管理之際，將來必須徹底擴大範圍，並當規定其中設置複關稅制度。大藏省，大藏省方面於擴大範圍必須規定輸入增減等制，關稅獨裁權給與大藏大臣，爲應對現下之情勢，當急速斷行，漸次完成强勢力的完全貿易管理。

攻擊目標　轉趨農相

東京九日電，貴族院本會議九日午前十時開會，首爲首相與海相答辯。次爲土方寧繼續向外相質問，衆議院未開本會議，開各分科委員會。貴衆兩院近數日以來，於本會議或預算總會攻擊商相中島，商相於八日已辭職。該問題因已失去攻擊目標，故不致再有發展。貴衆兩院今後所應攻擊事項，爲政府怠慢農村問題，限政府急速提出農林省追加預算，米穀對策，蠶絲對策。農相後藤之立場是否將陷於苦境，頗值注目。又大角海相於九日衆議院預算第四分科會答八角三郎氏（政友）關於軍縮問題之質問云：(一)確保帝國國防之安全，(二)主張修改既有之軍縮條約，(三)日本國防以不侵攻他國保守自衛爲宗旨，(四)主張公正妥當之具體案。

貴院質問　思想問題

東京九日電，貴族院本會議於午後一時四十五分繼開。前田利定子爵關於日前陶直彥氏思想問題即(法西斯問題)政府之答辯表示不滿。陳述排擊法西斯理由，並請政府對此宜善導之，必須使其邁進憲法之大道。並對首相質問以下三點：(一)首相抱有善導法西斯思想之意志否？其對策若何？(二)政府當將法西斯對策列入思想對策委員會協議案中爲一項。(三)若添入時請示其內容。齋藤答：「關於思想之善導不僅限於法西斯，一切均須以根本精神努力調整之，故思想對策協會以右之主旨爲討論之基礎。」前田氏云：「首相之答辯過於抽象，並過於簡單。」首相未同答，關於國務大臣演說之質問遂全部終了。二時三十四分散會。

藏相報告　國債總額

東京十日電，衆議院預算案審議與九日各分科質問均終了，十日貴衆兩院本會議委員會皆休息。政友會於午前十時起開預算委員與幹部職員聯合協議會，及議員(代議士)會，對預算案以黨議決議之。民政黨亦於本部開幹部會及其他會合，決定黨議，於十二日午前一同開各分科會，決定分科之態度。午後開預算總會，預算案即可通過。於十三日本會議通過，當即送達貴族院云。又高橋於衆議院預算第三分科會對小川鄉太郎之質問，關於將來之財政計劃有詳細答辯。行均稅方針即可決定，唯說明時期尙未定準事，頗爲注目云。據大藏省報告，截至一月底止之日本國債總額如左：(單位千元)內國債六・四〇〇・〇五九，外國債一・四一九・三一四，大藏省證券(略)米穀證券三四二・二七四，總計八・一六一・六四七。

貿易統制　法案內容

東京十日電，外務，大藏，商工，拓務四省關於貿易統制法案正折衝中，意見已一致。目下關係四省繼續協議其細目，於近日中間通商審議會總會當可決定。該案之內容嚴秘，其根本之主旨大體如下：(一)非通商獨

裁權案，乃貿易統制法案。㈡法案中須規定事項，貿易管理，輸出統制，輸入限制，關稅率之變更，報復關稅，輸出入貿易均整。㈢法案運用之權限，於現行制度官制上之權制起，由各省大臣主管之。同時認爲關係各大臣之共同權限。本法案於通商審議會決定之，轉交法制局，決急速提出今期議會云。

上院重視滿洲問題

東京十二日電，上院方面因重視滿洲問題，會開各派同志之對策協議會。其結果對於滿鐵改組及關東軍特務部問題等，多持強硬意見。而將由大藏公望岩倉道俱兩男爵，及山川端夫，倉知鐵吉石塚英藏諸氏在預算總會中，向拓相永井陸相林及外相廣田澈底行此項質問。

下院質問對華問題

東京十二日電，下院預算委員會第一分科會（外務拓務）於本早十時五十三分開會，由政友會中村嘉壽氏提出質問，謂「日美戰事未來記」之記事，足使旅美僑胞，陷於窮境，不識當局是否有取締此種出版物之意？外相廣田答以當會同海軍及內務兩省，從事取締。國民同盟之栗原彥三氏質問謂，中國南方各省之對日感情，已行變更，不識政府方面，是否有對華作更進一步外交工作之意？廣田答以當首先使中國官民，充分諒解我國之眞正的立場，然後進行外交工作。此予所以關於對華問題，特持愼重態度之故也。民政黨之板東幸太郎氏亦對該省預算，附以如次之希望條件，㈠講求對滿事務統一方法，而期獲增進日滿經濟關係。㈡向「滿洲國」進行交涉，以期克確立移民政策，而使自衛移民與普通移民同時實行。又除杉山元治郎氏外餘均對該案表示贊成，而於十一時三十七分散會。

衆院舉行預算總會

東京十二日電，非常時必須決定之大預算包含十億元之軍事費與含八億八千萬元之赤字公債。衆院預算總會於午後一時四十分開會，首要求首相齋藤發言，由政友會之砂田重政君咨詢。說明政府對農村對策之方針，求委員會諒解。各政黨爲決定對此之態度，於四十三分休憩中，各黨於院內開始會合，決定對態後，預算總會於午後二時三十一分續開。政友之砂田重政，民政黨之高田耕平，國同之風見章君，順序表明各黨之態度。

綱紀問題政會決裂

日本十六日電訊，前開日議會中又發生倒閣運動，情形頗爲緊張。其起因由於衆議員岡本一巳氏於十五日在議會暴露關於文相鳩山收受樺太工業費五萬元一事，致引起綱紀問題。又鐵相三土及大藏次官黑田等之綱紀問題亦將提出討論，今後該問題，必反映於貴院。對於南洋興發會社問題，議會亦將向拓相質問。故此事將成日議會中之一軒然巨波也。關於此事，由衆議院設置查問委員會一案，政友會方面，初擬擬此對項提議一經提出時，即一舉而否決之。但民政黨方面僉注在廓淸政界上，頗有設置此項委員會之必要，故決提出緊急動議。政友會爲順應此種情形，亦多有表示贊成者，遂卒使設置查問會之民政黨提案，通過議會。當岡本，江藤兩氏登台演說時，政友會內之政民聯携派津雲國利氏，曾鼓掌表示歡迎。政友會中之非聯携派覩此情形，頗爲憤恨，遂宣布將津雲·難波·西方·高倉四氏開除黨籍。更決意開除吉田·長島·倉元三氏，請求長老諒解。現政友會紛紛日漸激烈化，黨內陷於無統制狀態。幹部派·久原派·床次派成互相對立之情態。查問委員會已於十六日午前十時開會成立，公選島田俊雄氏主席，將於十七日開始審議。

齋藤內閣突現危狀

東京十八日電，綱紀問題，尊氏問題等重要問題接連發生，致齋藤內閣蒙受許多之重傷。尤其商工大臣之更換爲甚。現文相鳩山之地位，又復發生危險。文相辭職如果實現，似將由首相齋藤暫兼文相之職。以圖一時之彌縫，惟綱紀問題欲其不至牽涉其他閣僚，殊爲難言。貴衆兩院似有漸次不敢放任齋藤內閣之模樣，此滿身瘡痍之政府今後究能維持政權至何日，抱疑問者頗多。目下在貴族院審議中之明年度預算案成立後，政局之動向，最可重視。又國民同盟十七日午後於院內開代議士會協議結果，決定於二十日之本會議，提出不信任現內閣案。又山口幹事長根據政友幹部會之決定，今早對於黨勢擾亂者津雲國利及西方利馬兩人送達除名通告書。上述兩人以並無紊亂統制之行爲，當即以掛號信將該通告書送還。一方憤慨幹部專橫行爲之久原系，今早在某處會合，積極的研究與鈴木系抗爭之秘策。故於正式報告津雲，西方兩人除名之十九日之幹部會及代議士

會時，久原系將與床次系取聯絡，以對抗鈴木。是日之幹部會及代議士會似將發生大混亂，政友會內部之紛糾，孕育分裂之危機，遂漸深刻。

首相決定之對策

東京二十日電，堀切書記官長昨日午後往訪首相齋藤於四谷私邸，首相雖在病中，關於政府之對策，亦約談至四十分。經愼重協議結果，決定：(一)文相鳩山之金錢授受問題，依照司法部，亦已明瞭，乃完全屬於正當財物之捐贈。現既惹起世人之疑惑，則無論如何不能不予以洗滌。對於此點於十九日之杏問會，依岡本之聲明書亦已充分明瞭其毫無根據。惟執掌文教之大臣而惹起此種情勢，已甚痛感其責任。俟杏問會將該事情大白後，有迅速披瀝最後決意之意。至時政府惟有不得已斷行更換文相。(二)九年度預算案決意由現內閣之手成立，因此雖首相兼任文相，亦必期預算案成立。 對於上述之意見將由堀切書記長前往徵求高橋山本兩相諒解，俾根據此方針，善處今後之事態。

不信任案已獲否決

東京二十一日電，昨日之下院本會議，因發端於岡本鳩山問題之政局的動搖，及望月圭介之呈辭議員，並促進政友會分裂的機運等事件之意外的開展，頗爲一般人士所注目。故旁聽席於開會前即告滿員。至下午一時十四分開會首行通過致電，弔唁比皇薨逝之院議後，即由國民同盟之清賴一郎氏登台發言。謂現閣措施，既頗多令人不滿之點，而身居文教之府之閣僚，又復犯證據湮滅罪。故吾儕同志，特上程內閣不信任案，以促其人加以考慮。經討論後 ，國同方面即提出內閣不信任案緊急上程之動議，由清賴一郎氏登台說明提案理由，但卒以遭政民兩黨之反對，未獲成立。又本日之貴族院午前午後開本會議及預算總會公正會之園田武彥男關於外交問題及軍紀問題，有所質問。對此外相廣田答稱，「日本在滿洲並無行經濟的獨占之野心，爲東洋之和平出於公平之態度對於南洋委任統治領問題，頗爲簡單明瞭，毫不成爲問題」云。陸相林答稱：「五．一五事件之發生，甚屬遺憾，將來將加以注意，同時並希望努力使軍人無過處」。

廣田答覆對俄外交

東京二十二日電，本日之衆議院本會議，外相廣田關於最近日俄之關係報告云，「關於二十日在海參崴之漁區投標問題，經政府種種交涉結果，日本並接見蘇俄大使之訪問。該大使稱，將磋商此次投標之結果，故該問題總可解決。 又俄「滿」兩國間之鐵路交涉，亦因磋商折換率之差異而停頓，然最近折換率問題，雙方之意見已趨一致，交涉當可好轉。要之日本之對俄方針，係在於一一解決兩國間之懸案，今後仍依據此方針而努力」云。獲得滿場之拍手。次關於漁區投標問題，有種種之質問，議場呈現緊張。又政府以首相之登院最早在二十六日以後，故關於其對策協議結果，決定不採取依據官制設置首相代理之煩瑣手續，而暫設置首相之代行者，由藏相高橋擔任。如藏相不方便時，則由內相山本擔任。午後一時半已由堀切書記官長將政府之此種意嚮 ，傳達與貴族院預算委員長柳澤，柳澤稱俟諮詢二十三日午後之委員會，決定貴族院之態度後，再正式答復政府。

內閣暫時維持現狀

東京二十三日電，政府方面，對文相鳩山之事，將許其單獨辭職，至於政府之進退問題，將於議會後視政界之情勢如何，再行決定。觀目下之情勢，政局如無突發的急變，必能維持至議會後解決。又自今日起數日間將舉行太子誕降賜宴， 政界雖依然顯混沌狀態，但表面可暫保平靜。又首相齋藤患病，關于設置臨時首相問題，政府方面定於二十五日午後延請稻田博士來診，結果如首相容態依然不好。於二十六日不能登院之際，貴院因有預算審議關係，將不得不斷然設置臨時首相。此事將提出閣議決定，至於臨時首相一職，將推舉藏相高橋兼任。

上院質問在滿機關

東京二十六日電，本日貴院預算總會於午前十時十九分開會，首由小林嘉平治君就教育問題對文相鳩山質問 。繼對於農相後藤亦提出質問，旋即入於首相之答辯。首相稱：「取締暴力行爲之事，乃不待論，惟右翼主義此種思想取締頗感困難。但對於暴力行爲，決予以嚴重取締。」繼對岩倉松村二氏之質問答稱：「在滿機關決以現在之機關使其充實，期無遺憾。繼松村義一起立，對首相質問，稱「聞首相對左傾思想不取締，本人前日所質問者，乃政府對該項思想之取締不徹底之事。惟左傾之中有計劃急激的改革社會者，此事可放任否？」首相答稱，「決放任不可。」松村復稱：「首相答辯可滿足，但希望將來充分取締。」岩倉男質問稱：

「現在之在滿機關，乃過渡的，滿洲方面缺少人才，實業亦隨之而不振。因是對經濟工作，是否不作何等根本的調査？如照現在之制度，則滿洲決難望發展，首相有何意見？」首相即答稱：「照順序先行三位一體制度，然後漸改變照君所言之制度。」二荒伯繼稱：「吾人甚希望「滿洲國」使世界知悉，爲此須要努力使「滿洲國」得參加遠東運動會。」首相答辯後，即由文相稱，「滿洲國」之參加遠東運動大會，非律濱已表示同意，惟中國不同意，總之須努力使將來得參加。」最後復由松村質問，零時十五分散會。

滿洲問題之質問

東京二十七日電，貴院預算總會於本日午前十時十七分續開，首由公正會之大藏公望就滿洲問題提出質問，稱本人所要質問者有五項：㈠政府部內不知誰掌理滿洲問題？㈡檢討迄今之對滿政策 以便進行樹立政策，有無必要？㈢兩國間有無訂定明確的條約必要？㈣凡兩國間所有制定之事，希望在範圍內而行。㈤望將來對「滿洲國」充分援助。繼復稱，昨日首相對岩倉之質問，曾答稱，「對滿洲再行設置新機關，不如將現在之機關充實，使其完全。」吾人今日關於滿洲問題不知向誰說纔好。凡關於經濟產業問題，非拓務大臣掌理否？本人希望將第一流人才派往滿洲，用以開發產業經濟，首相以爲如何？依本人意見，對滿洲問題有組織官民聯合委員會之必要。首相答稱：「「滿洲國」最近將改制，如斯則一切條律，將見翻新。至特務部乃過渡的，對維持治安及其他，擬依情況而變換之。」繼大倉起立對首相之答辯，表示不滿。關於對滿政策要求開秘密會，於是自十時五十五分至十一時五十分作秘密會商。於秘密會商後復由大藏質問稱：㈠有向滿洲以全力謀眞正的親善之工作否？㈡有無將日本人移民於滿洲之意見否？㈢關於一般產業及其他對滿政策已施行至何等程度？首相答稱，「將來擬以相當人數之本國人移於滿洲，至開發產業，現正在考究中。」討論至正午散會。

巴黎暴亂中新閣組成

戴拉德辭後之混亂

巴黎八日電，巴黎全城各處憤怒之暴衆，狂呼報復之際，戴拉德短命之內閣，已於七日夭折。經數小時之猶預，七十老翁前總統杜美格已允組閣。暴動者最切要之目的，乃在推倒戴拉德，但目的雖達，而餘怒未息。各街道仍充滿危機。內長弗洛特最爲民衆所惡，欲得之而後甘心。律師四百人曾結隊至司法部，要求將弗氏逐出法界。街市集合懸[illegible]，而衝入下午，即有暴衆集於協和街。警察加以驅逐，散旋又聚，且有人向警察擲擊尖利物。並大呼吾人今夜當攜手槍至。交易所之雇員於午後一時四十五分，停止工作。大呼「送戴拉德至斷頭台」及「殺人犯」不已。所中之人愈聚愈衆，警察數人含笑聆衆呼聲，無何發光之公布板上露出戴拉德已辭職數字，於是全場歡聲雷動。少頃場中復告寧靜，職員照常工作，開連日被捕者共三百五十人。「法蘭西動作報」老記者摩拉亦由其列，諸人將被控犯叛逆縱火與煽衆謀殺之罪。「法蘭西動作報」昨日所發刊之報，全被沒收，同時總工會宣布定二月十二日實行總罷工二十四小時，藉以表示對法西斯主義侵逼之抗議，並保護公共自由。

杜美格繼起組閣

巴黎九日電，杜美格抵京，即從事組閣，允於十二小時內告成之。杜氏警告謁客，謂渠非魔術家，渠並不信神奇。渠之担任換席，不兼部務，俾可自由應付一切。杜氏照例首先向參衆兩院長徵求意見。國際聞名之法國政治家均允爲杜氏後盾。衆院中之急進黨亦請赫里歐向杜氏聲明，願予贊助，但急進黨之態度，非俟開會決定後，殊不可恃也。杜氏担任組閣之艱難工作後，人心大慰。今日午後與晚間，有羣衆站立外交部前，至數小時之久，蓋急欲知杜氏所選新閣員之姓氏也。外交部廣場駐有軍隊，以防騷亂之再見。但羣衆均謹守秩序，杜美格拜命已有挽回革命可能。杜氏八日與總統勒伯倫會晤十五分之久，略述其計劃，繼即開始工作。維時有大批工人正在各街道清除前兩日內暴動者所遺棄之各種紀念物，杜氏赴總統府與外交部之一路，其景狀儼如大將奏凱而歸。見者均向歡呼致敬。午後杜氏同戴拉德會談多時，戴氏於新閣未成立時，名義上仍爲總理。戴拉德於杜美格抵京之前，曾促請總統勒伯倫宣布戒嚴，但被拒絕云。又電，內閣人選，在午後發表如下：總理杜美格，司法薛隆（前財長、

內長蔡勞(前總理)，財長馬爾丹(前商預算部長)，外長巴多(前總理)，陸長貝當，海長比特利(前財長)，航空台南．勞工馬林(右派首領)，公共工程佛蘭丁(前財長)，殖民拉佛爾(前總理)，農長逵廸(前總理)，經濟赫里歐(前總理)，公共教育巴爾瑪德(前恤金部長)。

反對法西斯大示威

巴黎十日路透電，九日夜共產黨領反法西斯派復在城中示威，引起重大之騷亂。暴動者集於勞工界之中心，列隊向民國路前進。而軍警一千五百名已在勞工區準備應付事變，同時各省之軍隊，絡繹入京，駐於各公署外地點，以防意外。民國路旋果發生重大騷亂，示威者紛擲玻璃瓶與其他尖利品，警察向遊巡隊不得不向示威者衝擊。旋忽有人開槍，死警察一人，又傷數人，受傷者均經送入醫院。至昨夜十一時止，共已拘獲暴動者三百人。共產黨一隊開始搶刼聖安白洛瓦斯教堂，並於道中設障礙物，以阻警察乘車馳往彈壓。同時另有暴動者一隊，開始搶刼東門大廳。新總理杜美格聞騷亂警訊，即發出示文，張貼城中各處，以懇切之詞，勸衆以國事爲重，勿再騷擾。杜美格組織恢復和平与秩序的政府之努力，已受頓挫。蓋急進社會黨已派赫里歐往告杜氏，謂急進社會黨非於內閣位置得充分之部分，不願參加云。赫里歐一面以此訊，傳達新總理，一面宣告辭去急進社會黨領袖職，俾可任新閣不管部閣員。另，前總理逵廸，亦允任不管部閣員。又電，九日夜發生之暴動，不若星期二日之嚴重。十日晨三時秩序幾全恢復，警察數千，巡邏城市，以防續起事端。是時被捕者已達八百人，警察重傷五人，輕傷三十二人，暴動者傷數未悉，唯聞無一死者。共產黨主隊正在爭佔民國路時，另有小隊開始在工界寓區等處從事搶刦，警察爲碍所阻彈壓雜艱，報信者乘摩托自動車疾馳各處。另有便衣偵探雜於暴動者中，隨時報告黨人行動，偵探雜共總部時輒被踢作受傷狀，以免爲人發覺。聖安白洛瓦斯教堂並未被搶，暴動者目標，乃在搗毀教堂附近之警察分署。而在該地毆傷警察三人，其一傷勢甚重，已入醫院。

新閣就職發表布告

巴黎九日電，新總理杜美格頃已率新閣全體閣員，晉見賴伯倫總統。總理暨各閣員繼乃分赴各部，正式就職。並定明日午後五時舉行閣議，星期四新閣出席衆院。杜美格於晚間發表佈告，張貼巴黎通衢。略謂余奉命組織政府，以謀息止政爭，緩和空氣，張揚公道。今此政府已組織成立，余敢代表新政府向國民請求，停止一切煽亂行動，而以法蘭西之利益爲前提，余有厚望焉云云。閣員名單如下，國務總理杜美格。不管部閣員赫里歐(前總理)。逵廸。(前總理)外交部長巴多(前總理)。司法部長薛倫(前財長)。陸軍部長貝當上將。海軍部長比特利(前財政預算部長)。航空部長特蘭將軍。財政兼預算部長馬爾丹(前財長)。內務部長蔡勞(前總理)。教育部長白爾都(議拉德內閣教長)。商長拉摩勒(前殖民部長)。公共工程部長佛蘭丁(前財長)。勞工部長馬爾盞(新社會黨領袖之一)。農業部長葛意仍舊。商船部長斐德朗(前商船部長)。殖民部長拉佛爾(前總理)。衛生體育部長馬蘭(右派領袖)。恩給部長李伏萊。郵電部長馬賴嘉(急進左黨衆議員)。按新閣中有閣員四人，均非國會議員，即杜美格貝當上將特蘭將軍及李伏萊是也。李伏萊係代表參戰軍會，此外閣員中四人係參議員，其中民主左黨二人，急進民主同盟一人，無黨團一人。又閣員十二人係衆議員，其中急進社會黨五人，新社會黨一人，急進左黨二人，左派共和黨三人，中央派共和黨一人，共和聯盟一人。本屆內閣爲第十五屆國會之第七次內閣，並爲杜美格所組織之第二度內閣云。

總工會宣布大罷工

巴黎十一日電，總工會定十二日宣布大罷工二十四小時，抗議星期二軍警向民衆開槍之舉動。總理杜美格曾力勸該會秘書長取消無效，惟該秘書長曾允一切重要事務，均不停止，且不在街市中集衆示威。同時夏卜之位置問題，亦殊難解決。夏卜近由戴拉德免其巴黎警廳長職，今夏卜除此職外，不願接受任何他職。內閣已商允設立國會調查巴育納公債舞弊案之委員會，而無司法權，前蕭丹政府之傾覆半由於拒絕設立此項委員會。又電，總工會定於星期一(十二日)總罷工二十四小時，地面地下公共運輸業工會，咖啡店食店侍者公會，公務人員聯合會，郵電機關雇員技師公會等，頃已決定加入罷工。此間午前出版各報宣言，星期一總工會罷工，各該報將停止出版。內長蔡勞已採取各種命令，禁止鼓動強暴行爲，以便維持秩序。昨日在共和廣場及東車站滋事之共產黨徒三十二人，本日經輕罪刑庭加以辦理。當以侮辱警察及不聽警察指揮兩罪判處監禁一天至

四個月不等，其中若干人，得享緩刑待遇。又據巴黎警廳長報告，昨日騷動中未死一人，惟警察受傷者至少四十人，大都為手槍擊傷，僅有一人傷勢甚重。示威人之受傷者現尚有四十人在醫院中。被拘者內有外僑五十人，官場刻正加以調查。又被拘留之示威人內，有十名身藏手槍及火油罐云。

總罷工日之情形

巴黎十二日電，今日為巴黎總罷工二十四小時之期。交易所仍將開門，各項重要事務均將維持不輟，惟電車公共汽車街車報館郵局學校或理髮店均將加入罷工運動。現有警察二萬七千人兵一萬八千人，準備彈壓騷亂。此外尚有遊巡隊及共和保衛團，助同維持治安。但工聯會職員已向杜美格聲明，不作街市示威運動。該會在最後一分鐘，發表一文，籲請勞工以鎮靜與尊嚴表示其反對法蘭西希忒拉即民治仇讎之決心 。昨日法國各處有勞工紛開會議，反對復古之政府，與嗜殺之警察。並聲明此次巴黎所為總罷工者，蓋欲表示誠實的人民勞工農夫智識界美術家商店主人願終止一切弊政並逮捕所有盜匪之情感耳。預料社會黨僅將在戶內開會抗議，而不作戶外運動。惟共產黨之行動，殊可疑懼，或將釀成事端。但決不致如上星期二之嚴重也。內長薩勞十一日與塞納省長巴黎警廳長巴黎軍界代表會商應付可能的事變之方法。總罷工已於午夜起開始，但至今晨二時，諸均安靜。城中各處未聞發生事端。「人道報」發行特刊，勸勞工組織糾察隊。倫敦與巴黎間各項交通，因罷工故，均已停止。十一日城中各處曾發生小示威運動，最嚴重者乃在波洛業街。示威者圖拯救警察所拘之共產黨十一人，致與警察互起衝突，警察開釋諸人，秩序即復。馬賽與南台港有左黨舉行示威，馬康與雞安則有右黨組織反示威，惟警察僅求維持秩序，未予干涉。

共黨示威反法西斯

巴黎十二日電，本日衆議院四週戒備森嚴，鐵柵緊閉，禁止出入。衆院內部闃無人跡。社會黨議員，於午後一時由衆院出發，前往近郊凡珊廣場，領導工人示威運動。該地各商店一律閉門，大隊警察維持治安。示威者選派青年及腳踏車隊自行維持秩序，警察僅將若干障礙物撤去，並無其他干涉行動。未幾社會黨及共產黨議員陸續到齊示威入衆，手持赤色旗幟，齊唱國際歌，高呼「法西斯黨徒即係殺人者」，「蘇維埃萬歲」等口號。據警廳估計，截至午後四時止，示威人數達二萬人 ，由凡珊廣場排隊，行抵巴黎城內國民廣場，繞場遊行，靜聆演說。至四時卅分，示威運動，始告結束。其時衆人心理較開始時略為煩躁 。共產黨欲以密集隊伍，向貝爾維爾及梅尼蒙當兩區進發。幸各領袖及警察持以鎮靜，始未發生衝突。示威者旋即收回旗幟改換路徑是時民衆數額約達三萬人，警察廳命長警察沈着應付聽憑示威者，分為小隊各自散去。

調查騙案組織委會

巴黎十日電，今日午後杜美格內閣舉行閣議，當經決定目前各種司法程序，繼續進行。務求其迅速將事而不背公平原則。並委託司法部長薛隆予以注視。閣議對於成立國會調查委員會澈查史達維斯基騙案之議，在原則上加以接受。此項委員會之性質，與歷來組織者相同。由國會議員四十四人組織之，各黨團參加代表，以抽籤法定之 。調查團任務限於調查，而無司法上權力。又衆院右派議員益利沃提出決議草案，謂最近人民舉行示威發生混亂時，前政府究曾採取如何應付手段，應組織二十二人特別委員會，加以調查。如查明行政人員有處理不當者，應將其負責之人，予以懲治云。

衆院通過信任新閣

巴黎十五日電，衆院今日以四百二票對一二五票之大多數，通過杜美格新政府信任案。有不投票者六十八人。當新總理入衆院時除共產黨外，全體起立，歡聲迎之。而新政府之宣言，亦為參衆兩院所歡迎，國會門外之氣象，與前不同 。政府宣言詞甚嚴肅，首請各黨合作息爭，庶司法工作得以成就。繼言預算平衡及幣制鞏固之必要，以此為救濟失業之先決條件。末謂國內和平最為扼要，政府當採行有效方法，置國家於危險的事變範圍之外云。現急進派已決定贊助政府，故杜美格必可得大多數之擁護。惟杜美格要求國會在三月一日以前，必須票決預算，苟國會拒絕之，則杜美格勢必引退云。

參議院通過預算案

巴黎二十七日路透電，新總理杜美格所抱參衆兩院可於三月一日前通過預算案之希望，現已實現。預算案經衆院通過後，今日提交參院，當日參院以二百九十六票對十三票之大多數通過之 ，惟附有若干條修正

文，將送回衆院討論之。此種修正案似不致發生困難也。此案得以迅速通過，乃兩院核准整個票決而不逐條投票之辦法所致，杜美格於此，已打破當前一大難關，以前內閣之所以甫成立而即告傾覆者，以其未能渡過此難關也云。

授權政府實行節約

巴黎二十七日哈瓦斯電，參院本日以二百七十七票對十九票之多數，決定授權政府，俾得以代法律命令，採取節約辦法。在表決之前，總理杜美格發表簡單宣言，略謂渠在野時，未嘗與聞國命之事，然預算一再延期之消息，時時入於耳鼓，聞之心輙不安，渠以為當世界現狀混亂之時，法國應以守秩序之模範，昭示各國，法國固欲國家安全而綱紀整理者，乃並預算案而亦不能通過，日恃借債為生，此非大國必有之現象也。為今之計，必須授權政府，俾得實行節約，以增加國家之信用。杜美格並云，渠之要求全為國家最高利益着想，如不能如願以償，則不能繼續主持政務云云。言至此，參院乃以多數贊成政府之主張。

比王之死及繼立

比王亞培爾一世，於二月十七日傍晚，孤身登馬爾歇得丹山遊覽，躋至極峯，竟因觸石，墜崖慘殂，噩耗傳出，世人追念當歐戰初起時，比王之英武，莫不同申悲悼，茲將比王遇難及皇儲理阿博三世踐祚經過，詳紀於次：

遇難情形

國王亞爾培一世於二月十七日携僕人一名，自駕汽車出外遊覽。行至拉梅城附近，國王乃下車步行登山，留僕人看守汽車，蓋王之平日習慣往往如此也。該處山嶺崎嶇，僕人以久待不至，急往各處尋覓，不見蹤跡。心覺有異，乃以電話報告京城。宮內派警察馳赴停車地點，並集合鄉民，四出尋覓，至十八日晨二時，始於山下覓得國王遺骸，頭顱已碎。據司法調查後之正式報告，謂王之侍從於午後五時馳赴國王預囑之地點未見國王，四處尋覓無着。乃於七時在附近某咖啡店以電話通知該區憲兵，並比京宮內，宮內侍從武官狄斯桑特，御醫舒爾甫暨賽格呂納伯爵等聞訊馳至，分頭搜尋。因霧色濃厚，尋覓頗為困難。後乃探得國王攀登上山之蹤跡，直至深宵二時，始發見國王遺骸。乃立即舁入汽車，運至勒肯宮。司法官則於三時四十分至失事地點，由各專家協同查勘。至上午八時查明國王曾攀登山頂最高點，在該處覓得國王足跡。當時國王身據一大石塊，不幸石塊下墜，國王隨之而墜，身觸岩壁，立時氣絕。屍身仍沿峭壁滾下，直至五十公尺以下，始行停止。其隨身所帶圍巾手囊便帽皮帶散擲各處，均已覓獲。

飾終大典

國王遺骸，十八日晨三時左右運回比京勒肯宮，六時以電話報告王后，太子理阿博德親王及王妃現在瑞士遊歷。全體閣員於晨六時齊集勒肯宮，舉行閣議。國務總理勃洛克維爾伯爵以出事情形報告閣僚，並與閣員三人，至國王遺骸前致祭。至十一時再開閣議，討論新王嗣位問題。在嗣王宣誓即位以前，國王職權暫由國務會議兼代。午後在勒肯宮舉行飾終大典，國王遺骸陳于拉根宮，衣陸軍中將制服，胸佩大勳章，以布裹首，兩手捧一象牙製之十字架。此物係非洲黑人所製，王於一九二八年遊比屬剛果時，教士以此獻王。靈牀鋪紫褥，上置白丁香花數株。靈床具設案，案上燃白燭，並陳聖水一盂。御醫二人於當夜會同專家塗防腐劑於王骸，以備舉行國葬。夜有看護婦教士各一人，及修道姑二人，終宵守護靈床，並誦經言。太子及其弟阿斯特利親王聞耗於夜十時半已由瑞士貝式爾乘專車奔回京城，全體閣員皆至車站迎迓。警察戒備甚嚴，除閣員外，僅著名新聞記者始許入車站月台。太子披黑色大衣，垂頭下車，狀甚悲慟。默無一語。僅以細弱顫震之音，向首相謝其弔唁。旋悄然與閣員及比京市長一一握手，繼復登車，逕赴拉根宮。是夜共產黨因抗議與事，舉行示威運動，傷數人，並打碎商店玻璃窗若干。幸警察已準備一切，故未發生騷擾。

比王略歷

亞爾培一世於一八七五年四月八日生於弗蘭德爾伯爵家。一九零九年十一月繼理阿博二世登比利時王位。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勃發，德國侵犯比利時之永久中立時，王親臨戰線，為擁護祖國而奮鬪。王對於機械工程，造詣甚深，一九二六年被推任法國學士院會員。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初歐戰初起，德國欲假

道比國進攻法國，亞爾培一世力主反抗。德國公使以假道之言諷示比王之時，比王答曰：予惟知中立國應盡之職務而已，不知其他云云。德軍卒冒大不韙進攻比境，比軍死力奮戰，不匝月全境淪陷。比政府移設法國境內，繼續抵抗。比王則身歷行間，撫循士卒。王后則奔走各地，慰問傷兵。比國人民以愛戴之深，呼爲兵王。而同盟各國亦以比國能盡中立國職務，同聲稱美。迨歐戰告終，和平會議時乃取德國兩鎮之地，舉以畀之。國勢由此蒸蒸日上，以蕞爾小邦而儕於大國之林，亞爾培一世之功，誠不可沒也。

各國弔唁

比王逝世後，舉世震悼，各處弔唁王室之電，如雪片而至，皆讚故王之英武賢明，我國政府於十九日接比使之正式通知後，除通令全國各機關下半旗三日以誌哀悼外，林主席並電比使館，轉唁比儲。電云：比儲王殿下，驚悉比王陛下薨逝。貴國王室及國民，自必至爲哀痛。本主席同深感悼，茲向殿下特致誠摯唁忱，及深切同情。美總統羅斯福曾致電比后，國務卿郝爾則電致比外長，表示哀悼。西門接比王噩耗後，親由無線電宣告大不列顛民衆，日稱揚比王生前之勛績。英王喬治並遣王子前往執紼。英王曾親電比儲君弔唁，內有「在大戰黑暗之數年中，王之勇武實足策勵協約軍，不列顛帝國永矢不忘。今願與比國臣民，同悼失一摯友。」等語。此外英太子，德總統興登堡，義首相墨索里尼均拍來措詞懇摯之唁電。義相聞耗後，即令全國均懸半旗誌哀。巴黎郵電部長飭國內各無線電台，於昨晚八時起停止播音半小時，以誌哀悼。並命此後數日內之播音節目，須適合誌哀之精神，以至比王舉殯後始已。法政府已定是日爲國喪日，下令爲比王服喪一月。法總理杜美格十九日偕赫里歐達廸親赴比京弔唁，由后及王儲招待，午後四時返巴黎。據瑞典京城消息，瑞典王室將服喪三星期，瑞太子葛斯達夫親往參加殯禮。

舉行殯儀

比王遺骸十九日　由郊外拉根行宮移至城內王宮。比國人民十餘萬人默立道旁，狀至嚴肅。王棺以比利時國旗覆之，載以砲車，由六人執火炬以爲前導。比太子及其弟查理親王着軍服隨行車後，再次則爲退伍人，各團體之代表。二十二日拂曉爲國王舉行殯儀，是日寒氣尖峭，霧氣籠罩，退伍軍士數千餘步行經比王遺骸之旁，以申其對於故主之最後哀思。比王靈櫬蓋以國旗，載以砲車，停於行宮之走道上。各方黎明赴弔者叢集，幾有全國人民悉來憑弔之象。退伍軍人中雜殘廢戰士排隊經過，戰時協約國軍隊相繼而過，旋砲車移動，執紼者乃肅然緩行。時教堂鐘聲與軍隊砲聲，相繼鳴哀致敬。舍此而外，寂若死城。載王櫬砲車，穿軍隊而緩進，太子等緊隨行於後。次爲法總統勒伯倫，英皇太子，保王，荷女王夫婿，與丹麥王太子等諸貴人。由王宮至聖古德爾教堂全程長三哩。兩旁民衆盛集，萬頭攢動，窗口廊下甚至屋頂，無一虛者。喪車既抵聖古德爾教堂，鐘聲鏗鳴。軍旗排列門首，由諸教士護衛入堂，於是殮禮於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開始。堂中燈光黯淡，加以玄幕低垂，益形淒涼。旋昇王櫬置壇上，旁列生時所御之外衣與劍盔，安置既畢，玄色之圓幕自上徐下。室中香烟繚繞，蓋出自懸於靈櫬上部之爐中。太子白拉班夫婦，坐后左右，大主教瑪里萊，乃執行莊嚴之祭靈禮，並讀告恕詞。堂外羣衆皆免冠靜聆，禮畢復昇靈櫬置喪車上。穿越城心，迤邐而達聖母教堂，行最後之宮祭禮。於是載櫬至拉根御陵，於禮砲二十響中，置諸長眠之地。

新王即位

比王太子理阿博二十三日繼其父即位，號理阿博第三世，爲比利時立國來之第四君。（初比利時爲荷蘭之一部分，一八三零年宣告脫離，組成獨立國，翌年六月第一君遂登位。）二十三日晨八時(即上海時間午後四時)各教堂均鳴鐘，並鳴禮砲一百零一響，後一小時。陸軍參謀長至拉根王宮外，對新王致敬禮。繼之者爲比京著名市長馬克士及諸市議員。旋新君新后偕王太后登車赴國會，復鳴禮砲一百零一響。迨讀即位誓詞時，又鳴第三次禮砲一百零一響。於是遂告禮成。向例新君登位之次日，四方民衆輒齊集首都，以伸受戴之忱。今從太子願，取銷此舉。二十二日故王舉殯時，御宮之前有數千民衆，爭前觀覩，衝破警察哨線，紛擾片刻，儀仗始能出發。

新王略歷

比新王生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三日。弟爲查理·貝沃多爾親王，妹瑪麗·約瑟，（即義太子妃）。新王於一九二六年，與瑞典王弟卡爾親王之第三女阿斯特里德公主（生於一九〇五年）在瑞京結婚。有子女各一，訂婚時，曾扮作侍者。乘三等車自往瑞典南方公主別墅，與其晤面，至今傳爲佳話。新王對於科

學極感興味，對殖民事業研究甚深，曾調查非洲剛果殖民地問題，將其研究所得，報告當局。前年春間來遠東游歷，行至越南，因事折回。

中國賀電

比新王理阿博二十三日晨即位，林主席特電致賀，並派顧維鈞張乃燕爲致賀正副專使。原電云：比國大君主理阿博三世陛下，茲逢貴大君主登極良辰。本主席代表中華民國以誠懇之忱電賀。並祝中比邦交輯睦，貴大君主政體康豫，比利時國國運昌盛。

倫敦飢民結隊示威

政府得訊預謀對付

倫敦二十四日電，京畿警界現正悄然大舉，籌備對付由全國各處會集倫敦之所謂飢餓長行隊十組。警界中之請假者，現已取消。謠傳至必要時，將用一種英國從未用過之新武器 ，對付若輩，大約爲瓦斯炸彈之類。示威者將於星期日集於海德公園，聆著名工黨與社會黨之領袖在八處演壇演說。於是將通過決議案，現在國會中討論之失業議案。英國著名共產黨黨員波立特被控上星期在格拉摩干發煽亂之演說，茲已在倫敦被逮。尚有一著名極端派滿恩，亦因犯同樣罪狀被拘待審。首相麥克唐納拒絕接見飢餓長行隊之代表團，其拒絕之覆函中謂：代表團不能有所助於失業。此種長行隊之抱有共產目的，已盡人皆知。現提交下院之失業議案，將對失業問題作通盤之籌劃，必可使衆滿意云。長行隊抵京畿邊界，即將棍棒等物交與地方官。若輩在倫敦大約將居十日，此十日中將有特別警察，巡邏各街道。而海德公園附近與特拉法爾迦十字路口之商店爲預防計，已雇工人以厚板護其玻璃窗，蓋慮復如上次之發生暴動也。衆信此次不致發生重大之騷動，但亦有人謂，邇者巴黎維也納均發生變亂，倫敦何故獨能倖免乎！

海德公園飢民集會

倫敦二十五日電，今日失業工人在海德公園集會示威，反對政府之失業議案。有警察一隊在公園警備，會議進行頗守秩序。工黨及共產黨著名人員分八處向示威者演說，衆聽畢即散去。有所謂全國失業人員運動領袖漢寧頓者，向羣衆宣稱，彼等擬促成總罷工，最後之目的在使英國建設一勞工社會主義共和國云。示威者有由蘇格蘭，蘭開夏，威爾斯及其他各鄉間赶來倫敦者，彼等反對失業議案，尤反對其中凡受政府救濟者，須證明其確無其他方面之收入一條之規定。當局曾縝密佈置，維持治安，有一萬二千警察及四千特別警察，沿途護送來自各地之所謂飢民游行隊赴海德公園。公園中飢民遊行隊僅約二千人，警察則有四千人。其中且有馬隊二百人。同情於示威者及好奇者約數千人，來公園中參觀。其中有婦孺甚多，牛津及其他大學赤化份子之學生，亦有赴公園者。示威者於抨擊政府及攻擊失業議案之演說後，天忽降雨，銳氣乃減。遂於警察之護送下，各返駐所。示威者於來倫敦途次，頗得食物上之種種便利，同情者常予以款待。

示威遊行時之素描

倫敦二十五日電 ， 海德公園中飢民隊舉行示威，秩序極佳。傍午時有示威者三四百人結成隊伍，手執赤色旗幟，高唱國際歌，向海德公園進發。兩旁由警察夾持監視，每隊領袖皆擎標語，如「一九一四年國家需要吾人效命疆場，一九三四年則國家坐視吾人餓斃及吾人要求麵包而不顧。」蘇格蘭西部(即首相麥克唐納之故鄉)之飢民隊則執一極大廣告牌。上繪麥克唐納形如納詩湖中之海怪，其下大書蘇格蘭罷工，向西寺之怪物(指麥克唐納)進攻。示威者行抵公園中，環立於臨時講壇之周圍，多數人士發表演說。有極端左派之工黨下議員二三人在內，至午後五時示威者重行整隊，音樂前導，旗幟飄揚，向城中各區進發云。二十六日電，昨日午後飢餓行人隊在海德公園舉行示威運動 ， 至午後五時各工人團體號已吹號，宣佈示威終結。但至傍晚尚有羣衆多起，在公園左近傾聲演講，最後演講大部係臨時登壇，其中最惹人注意者，則爲失業工人子弟代表十一齡之童子，及一自稱爲黑人領袖者。此兩人滔滔雄辯，聽者極感興趣，留戀不忍散去。示威結果僅有三人以侮辱警察被捕。此次示威運動表面雖係對失業救濟案表示抗議，但實際上意義較爲重要，範圍較爲廣大。觀於演說人士除獨立工黨各領袖外，尚有工黨著名人士多人；如上屆下議院議員成利生女士等，即可見之。各種演說多主成立統一陣線，以發展英國勞工運動。中如共產黨領袖漢寧敦即謂：吾人目的在組織全國大罷工運動，以謀建立勞工社會主義共和國云。

饑民在唐寧街示威

倫敦二十七日電，今日饑餓遊行隊之代表團，擬至下院抗議政府之失業議案，警察爲防範起見，已準備一切。按照成例凡國會開會時四周四十哩內，不得舉行示威行動。警察今將以全力保持此項成例，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間，曾發生示威行動。警察費去三小時，始將示威者逐至禁地以外。此次警察之維持秩序，較前年更有效力。工黨議員麥克高文素以熱烈維護失業者見稱，現亦提出呈文，請政府許該代表團入下院。政府現尚未有予以同意之表示，如政府竟不允許，跋涉長途之饑民必欲達其目的。則其出現於倫敦，恐不免釀成騷擾。昨日有饑民二人被控辱罵並毆打警察一人，皆自稱無罪。但由刑庭判令交保，於一星期後續審。又首相麥克唐納雖拒絕接見饑民游行隊之代表團，但今日彼等竟以四十人組成代表團，由工黨激烈派之國會議員麥克斯頓與麥克高文爲領袖 ， 至唐寧街十號，請見首相。閽者告以首相已因公外出，麥克斯頓即謂渠視此事爲對於個人之侮辱，而擬在下院提出此事。麥氏旋在相邸外向代表團致詞，謂饑民遊行隊迄今所取者，皆爲和平性質之步驟。但政府如對失業者關閉憲法之門戶，則彼等將取他門而入云。又二十七日電，今晚下院以二百七十票對五十二票否決左翼工黨議員布克能之提議，展期會議以喚起各方對首相不允延見失業者代表之注意。麥克唐納在辯論中稱，以前政府及工會對失業示威隊之代表，亦均拒絕接見。渠信此事絕無裨益，蓋長行隊之背後，乃爲秘密政治勢力爲之控制云。

失業者到下院請願

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工黨議員麥克高文今日午後在下院一再抗議，指當局破壞入院見客之規則。但議長始終置諸不理，麥氏憤極退出議場。失業工人數百，內有饑民遊行隊代表各個請入下院，謂欲晤見其選舉區之議員。人數既衆，警察不得不加以限制，失業者分排佇候，騎警步警往來梭巡，雨雪交作令人不耐。但失業者尙無不規則舉動，其已入門者，由各議員款以熱茶。其因下院客滿而未能入內者，則悄然散出。麥克高文指下院對於請求入院訪客者，待遇兩歧，屢發言責備。議長答稱，訪客規則並無變更，絕無歧視，此事渠負全責云。 麥克高文繼續發言，但無效果，麥以議長態度堅強，勃然作色，悻悻退出議場。

貴院討論法西運動

倫敦二十八日電，英國大部份輿論，對英國法西斯黨運動，頗表憂慮。本日上午貴族院開會時，曾討論此事，惟政府意向如何，尙無明確之表示。工黨議員肯盧爾開始發言，謂內閣宜以奧國爲前車之鑒，俾流血之慘劇，不致發生於英國。肯氏又謂，據內長對下院所言上年因法西斯黨挑釁而發生之意外，凡二十一起，均已涉訟公庭。並有人以暗殺手段威嚇某某前閣員及新聞記者，且法西斯黨主義團體，具有軍事性質。 又有人謂：英國法西斯黨受某某外國大實業家之津貼甚至本院若干議員，亦出資援助。渠等以尋常宣傳手段，主張其信賴儘可自由，但不當企圖將希忒拉黨所行手段，傳至英國耳。西錫爾勳爵對肯氏之言熱烈贊成。旋有自由黨議員艾薛爾與工黨議員斯奈爾發生爭辯。艾薛爾謂：工黨議員克利浦斯之理論，即主張饑餓示威者與法西斯黨運動性質相同。斯奈爾則謂工黨係在憲法嚴格範圍之內，求其計劃之實現，雙方爭論甚爲激烈。最後由費珊勳爵結束辯論，以政府名義重述內長紀爾穆以前之宣言，謂國會大多數頗政府所持之態度一曰，有維持世界和平秩序之能力，則吾人即以爲務須以大規模手段，限制法西斯黨團體之活動云。

裁軍會議勢難重開

艾頓奉命周遊各國

倫敦十日電，內閣軍縮問題小組委員會於昨晨開會，當經表示希望艾頓儘速赴柏林．巴黎．羅馬一行，俾向德法義三國解釋英國軍縮備忘錄之用意。十六日電，英國掌璽大臣艾頓今日由倫敦起程往遊歐陸，送行者甚衆。法義德駐英大使及英外相西門亦來話別，艾頓將訪巴黎與柏林當局，擬成立與英國軍縮計劃爲根據之協定基礎。華盛頓十七日電，艾頓奉命周遊法德義三國將英國對於軍縮問題之見地向各該國政府提出說明，消息傳到之後．國務院不願加以批評，僅謂美國駐瑞士公使威爾森對於歐洲各國現正進行之談話並未參加。

在法談判未得要領

巴黎十七日電，英國掌璽大臣艾頓今日午前在總理辦公室與總理杜美格及外長巴多會議，正午在外交部宴會，午後一時至五時又舉行會議。散會後，由外交部與英大使舘同時發表公報。內稱：本日由國務總理杜美格請艾頓午餐，在座者英國方面有駐法大使賓萊爾•代辦商白爾•英外部國聯事務處主任斯莊。法國方面有外長巴多•不管部閣員赫里歐•達狄•達長貝當•海長畢特利•航空部長特蘭。席終後，英國代表又在總理辦公室與杜美格及巴多作長時間談話。外交部秘書長勒越及軍縮會議法國代表馬西格里均在塲。兩國當局對軍縮問題均欲於國際上成立協定。今日會晤時，彼此以完全坦白態度及友誼之精神，對英國最近所提關於軍縮問題之備忘錄交換意見，彼此在比較寬泛之範圍內，考慮成立國際妥協之可能云。法外長巴多於畢會後告記者謂，會議中曾交換重要之意見，但未成立若何具體之決議。今須俟艾頓由柏林返巴黎後，再繼續會商一切。據英使署及法外部所發表之聯合文告稱：艾頓與法外長巴多以最誠懇及友善之精神，交換對英備忘錄之意見。同時討論對軍縮問題成立國際協定之可能性。艾頓此行，係解釋英國備忘錄中各點，及設法覓求成立軍縮協定之必要方法。



英國的煩惱的夢

德國方面荊棘尚多

柏林二十日電，艾頓來此，解釋英國關於裁軍之備忘錄，並謀成立裁軍公約之基礎。今晨曾與德政府數要員討論一切，午後復與德總理希忒拉會商兩小時。未幾，德政府發表公報，稱雙方以友好之精神，從事討論，曾涉及上月由外交方面提出之德國裁軍建議，並英國之備忘錄云。談話明日將繼續進行。二十一日路透電，艾頓與希忒拉紐拉斯關於裁軍之談話，已於今日結束。午後德當局發表公報如下：艾頓與德國當軸關於裁軍問題之談話，已於今日告竣。艾頓曾與希忒拉長談兩次，又與紐拉斯晤商數次，雙方均具誠摯友好之精神，而表明兩國政府咸願儘速對該問題獲得一般妥協。此次談話雖不以切實商妥裁軍公約之內容爲目的，但共同之探討已對該問題獲有充分之諒解。故覺在締結裁軍公約之途中，雖荊棘尚多，然已獲有若干進步矣。據可靠方面消息，希忒拉與紐拉斯在談話之際，均一再聲明德國不欲重置軍備，但主張應許德國酌備自衛的武器。果爾，則德國願放棄侵略的武器，而對於飛機亦然。希忒拉謂渠願接受管理，並使褐色軍成非常軍事性質。但其他各國亦須接受同樣管理。德國準備依允置短期軍役之民兵三十萬人，並贊同其他各國所準備實行之任何裁軍計劃云。艾頓今日曾覲見興登堡總統，現定明晨赴羅馬，與義相墨索里尼等會談。然後擬再莅巴黎，續與法總理杜美格等討論一切。外傳艾頓在柏林談話之情形，使人對時局頗抱樂觀，此間人士對此消息持保留態度。一般人謂德國備忘錄之若干點固可接受，但附有若干條件，而此項條件如予以容納，即足使英國備忘錄大改面目。德國之建議究竟在如何範圍內能予以採納，則須俟艾頓回國後，由內閣會議決定。

義與德國意見脗合

羅馬二十四日電，艾頓今日午後由柏林抵羅馬，將小住數日，約二十八日返倫敦。艾頓來此目的，在與墨索里尼討論裁軍，義外次蘇維治現遊匈京，俟星期一蘇氏返羅馬後，裁軍談話即將開始。二十六日電，艾頓之遊歐陸，已獲滿意之效果，今日午後艾頓晉謁墨索里尼談一小時半之久。後即發表公報，謂艾頓曾以在巴黎與柏林談話情形，語義相，俾使重行研究英義之備忘錄。彼此對於各端，意見脗合，尤其爲覓取一般妥協之基礎云。艾頓曾告英記者團，謂渠今對於成立一般妥協之希望，視啓行時

爲佳。柏林羅馬聲明，如有關係之列強均接受英國之計劃爲談判基礎，則彼等亦願接受之。今僅法國態度尚屬可疑，惟杜美格允在其再蒞巴黎時明告法政府之態度。義相切願商榷妥協，義相不若義報之抱悲觀。余以爲義國之計劃，視英國者更多機會云。艾頓定明日啓程赴倫敦，中途將在巴黎小駐，與法總理等機秘討論，艾頓今晨曾覲見教皇。又墨索里尼今晚宴艾頓，並請英法德大使及義國前出席國聯代表阿洛錫作陪。

法國致德覆文內容

巴黎十五日電，法政府致送德國之覆文，其內容頃已宣布。法國覆文謂法政府於本年一月一日致送德國之備忘錄，曾將關於軍縮問題具體而有精確之計劃通知德國，乃德政府一月十九日來文，仍謂軍備強大各國，不願採取眞正有效之裁軍辦法云云。此種論調，當由德國完全負其責任。法政府對於下開兩層，深爲惋惜。第一，德國對於軍備監察制度究竟如何看法？一月十九日來文未能予以充分說明。第二，法國一月一日致德國之備忘錄，對於互不侵犯條約之範圍及其與洛迦諾條約所當具有之關係，曾表示意見，而德政府迄未注意及之。此外有兩種問題，法國視爲有基本關係者。即(一)法德兩國之軍力，只能以本部軍額作比較，且必將一切有軍事性質之力量，包括在內而後可。(二)和平條約禁止德國使用之軍器，必俟德國軍隊改組之後，始能畀予德國。至德國受有軍事初步訓練各團體以及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應一併歸入軍額計算，同受軍縮公約之限制。乃德政府將此兩點均拒不接受，即將一月一日法國備忘錄所載之計劃，全部予以拒絕。綜上以談，德國一月十九日備忘錄附列各項問題，法政府認爲無答覆之必要。緣所列各種複雜問題與軍縮會議，在會各國全體相關。僅由法德兩國自行談判，殊較困難。如必欲由法德兩國間先作初步之研究，亦必彼此對於各種精確之原則成立妥協，方爲有益。顧事實上絕非如此。據已經公布之文件，德國軍隊之能力，就其組織·軍額及其所用軍器而論，顯與凡爾賽條約所載規定不相符合。而凡爾賽條約規定，乃日後比較兩國軍力時所不能不引爲根據者也。至國際上對於軍備之有效監察制，乃將來軍縮公約之主要因素，必須迅速予以規定。法國所以希望於軍縮公約開始實行時，即組織有效國際監察制者，其故以此。此種主張，對於德國國家之威嚴不見有何損害，除此以外，法國並無意以海外軍隊補充本部軍隊減少之額數。而海外軍隊，亦無使其不受限制之意。此正與德國所推想者相反。最後言及最重要問題，法國覆文謂軍縮公約所限制者，指一切有軍事性質之力量而言，如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與軍隊化之警察均在其內。此法國之主張也，而德國備忘錄竟拒絕之。法國之意，仍維持其素來之主張，如一方訂立軍縮公約，一方又將正式軍隊以外之軍事團體究竟有何軍事價值一層，置諸不問，而留待將來決定之。是軍縮公約根本已先動搖，其中軍備監察一層所關尤重，未便掉以輕心，如此公約非法國所能簽署者也。現應由德政府明白解說，以消除或預防種種含混之點。此種解說，法國將虛心研究之。因是法政府仍維持一月一日備忘錄所列之主張，法政府對於德國合作之志願及誠意，深信不疑。第以爲意見參差之處，凡足以妨碍最後妥協之成立者，彼此如能加以承認，並坦白討論而求其互相接近，實與雙方談論無何損失也云云。

艾頓抵法 僵局依然

巴黎二十八日路透電，今日艾頓挾其關於裁軍之新建議抵此，而法國擴張防禦工程之計劃，適於此時公布，致使裁軍受一重大之打擊。艾頓定明日訪問法外長巴多，大約尚將與法總理杜美格會談，現料艾頓將提出英義德關於裁軍之共同建議。法國各界聞艾頓已與義相墨索里尼德總理希忒拉商妥調解辦法，而許德國增加軍備，不受有效的管理，不作任何担保，故頗爲不滿。衆料巴多將告艾頓法國態度依然未變，艾頓之調查遊行，未能趨近裁軍問題之解決云。法政府不欲以國家之安全信託烏託邦的國際公約，此可以先提交國會之增固國防新議案證明之。議案之一規定，延長防禦工程線，與比國之防線相接，至海外爲止，另一議案規定按照偉大之程序，建造軍用飛機。又有一案，規定建造巡洋艦驅逐艦各一艘，又潛艇兩艘，此項計劃，料在耶穌復活節前可由國會通過云。

英法商戰尖銳化

英增稅率 法提抗議

倫敦十日路透電，貿易部今發表貨單，定於十三日起對法貨進口增加征稅一成，此爲英國對法關稅戰之第一步驟。法國方面態度，頗爲堅

決，否則此項新稅尚有更改之望。英法關稅戰結果，將使雙方受害，蓋英國為法國貨之最佳主顧。而法國進口英貨，亦年達數百萬鎊。巴黎十日哈瓦斯電，英國對於法國所定英貨進口比率，曾提出抗議。頃又決定法國若不恢復從前比率，則將對法國貨物徵收附加稅百分之二十，以資報復。本日閣議討論此事，議決採取強硬立場。並對外長巴多及商長拉摩勒所建議之對付辦法，予以通過。遇必要時，法國或將英法商約宣告廢止，亦屬可能。

雙方互採報復手段

巴黎十一日路透電，英法間之商戰，因法政府限制英貨進口而起者，現引起法政府之嚴重煩慮。昨在內閣討論此事頗久，外長巴多與商長拉摩拉皆言及英國對於某種貨物增加附稅二成事之嚴重。經法國專家終日考慮明日送交英政府之文稿，政府方面現守緘默。但衆料法國或將宣佈取消一八八二年規定英法間商務關係及載有最惠國待遇之商約。據巴黎「晨報」稱，法政府之決計致牒英國，乃欲開議解決此事之最好方法。政府現考慮談判新商約，或採行同樣報復方法之可能性。倫敦十五日路透電，今日下院以一六九票對四四票通過政府因法國限額爭執採行報復辦法之動議。商相侖西曼，在提出此項動議時聲稱：如法政府及早撤銷對英歧視之待遇，而不復減低英貨如煤等輸入之限額；則英政府準備與之開始談判，而亦可撤銷報復性質之稅則云。工黨與自由黨議員指責政府此舉，過於操切。其他議員如前外相奧斯丁•張伯倫等皆謂此事宜謀諒解，宜致力於對法友好談判云。

法國提議進行談判

巴黎二十日路透電，法政府對英國施行報復關稅通知之復文中，提議兩國即開始談判，訂定雙方滿意之貿易協定。法國復文已於今日送英政府，內稱法政府願以立法手續，減低英貨進口稅率 。又倫敦二十一日電，英政府因法政府減少英貨進口數量，對於法國進口貨物施行報復稅以還，法政府即宣告廢止一八八二年英法通商行船條約。英政府乃以照會致送法國，頃法政府備文答復，已寄到倫敦。一俟內閣會議時，即將加以討論。一般人以為法政府準備與英國進行談判，從速訂立商約 。在談判之時，彼此暫維現狀。即法國對於英貨進口數量辦法，仍舊不變，而英國亦不取銷其報復稅。

英俄商約簽字

莫斯科十六日塔斯社電，英俄商約已在倫敦外交部簽字，代表蘇聯簽字者為蘇聯倫敦大使邁斯基及蘇聯商務代表奧捷爾斯基。代表英國方面者為外長西門及商務部長侖西曼。倫敦十六日路透電，英俄商約簽字時，雙方未發演說。簽字既畢，英閣員均與俄方簽字者欣然握手，關于謀使一九三八年輸出入相平衡之舉，有可注意之一事，即英國在一九三三年共購俄貨一千七百五十萬鎊，而是年俄國所購之英貨，僅值四百二十五萬鎊也，約中未有債務之規定，故衆皆視此約為臨時性質云。又電，英俄新商約之內容，將于二月十九日以白皮書公布，此約確以改善兩國間貿易差額為基礎。約內言及俄人利用英國船隻事，並規定每年比率務使五年內輸出與輸入彼此相等。俄國得與他國同等享受英政府對於欠款之担保。此約又規定如俄貨價格過低，致碍及英帝國之優遇辦法，或妨及國內物品之出產，則英國得請俄國調查之。如不獲同意 ，則對於此種貨物之最優惠待遇，即行取銷。俄國商業代表團得享受外交上特殊待遇。至於清償債務事，則此約未曾言及云。按一九三零年四月英國第二次工黨內閣成立之英俄暫行商約，因與一九三三年八月成立之沃大瓦協定抵觸，已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失效。迄至今日英俄兩國即處於無條約關係云。

商約內容及特點

倫敦十九日路透電，新成立之英俄商約已于今日公佈。其內容確如預料，以平衡兩國間貿易額量為主旨。規定俄國輸英之貨與英國輸俄之貨，其數量之比率在一九三四年為一點七對一點零。而至一九三八年當縮至一點一對一點零。英國輸俄之貨此後可以大增，因去年之比率為一對四也。蘇俄於約中依允如遇商業糾葛由國際法庭處理，雙方均得在六個月前通知終止此約。並規定蘇俄商品在英帝國各部分除自治領外，可受最優惠國之待遇云。又九日哈瓦斯電，英國與蘇俄所訂商約，為一種臨時協定，其條文頃已宣布。中有兩點甚新穎，第一點，由沃大瓦協定而來。即保障英國各自治領所取得之關稅優惠待遇，俾不致受物價過低之影響。蓋經濟

受國家之統制者，能使物價暴跌或使原來價低之物維持不漲也。第二點，為英國與蘇俄當恢復彼此貿易之平衡。商約中第一條規定締約甲國輸出之貨物，其價值能使優惠待遇受影響且使締約乙國之本地生產感受痛苦時，則乙國即可以此事知照甲國。商約並規定遇此情形時，雙方即進行談判。如談判不成，則受影響之國可宣告由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個月以後，對于相關之貨物，停止適用最惠國待遇。除輸出貨物必須規定最低價值以外，並規定兩國貿易額之比率，以求彼此商務之平衡。此為商約之第二特點。約文規定第一年蘇俄輸出額與英國輸出額相比，其係數為一點七，以後逐漸減少，至係數降至一點一時為止。商約繼續以外交人員特權界于商務代表，商約未定有效期間，惟于三個月以前預先通知，即可宣告廢止。

巴爾幹公約簽字

簽字時之盛況

雅典九日電，希臘土猶四國所訂之巴爾幹新公約，已於今日在此間正式簽字。維時教堂之鐘聲大鳴，四國軍樂隊各在場奏國樂，人民歡騰。該約限期五年，規定互保疆界，並對涉及簽字國利益之各事，同取一致行動。保加利亞未簽字，惟猶哥斯拉夫在該約所得之特別讓與權，當可緩和保國之態度。又十日電，簽訂巴爾幹協商公約議之後，發表公報。內稱四國外長公同參酌巴爾幹情形，以研究國際大局，並研究在政治經濟及法律範圍內如何發展四國由簽訂公約所發生之關係。關於一切討論問題，四國外長均完全同意，下次會議會期，不日即可決定。

保加利亞守緘默

保加利亞京城十一日電，巴爾幹協商公約內容，雖已為外間所知曉，但保加利亞政界則極守緘默，惟報界評論文字甚多。公約中有一條令人有深刻之印象，即各締約國相約彼此不得其他簽字國同意，不與其他國家進行政治談判是也。觀各報論調，對於猶哥斯拉夫之簽署巴爾幹公約，不甚苛責。因猶國宣言之簽字，係出於不得已。「民主報」記者李雅卜撒夫謂：公約有效期間，未嘗規定，而所謂保障者，僅為邊境之安全。至於領土維持現狀，則未嘗言及。該記者又謂，新公約目下欲加以精確評價，其事甚難。以鄙所見，此種妥協乃由國難逼來。由條文觀之，似缺乏意見之一致。欲持久協商，恐不可能。又有某報謂，巴爾幹協商組織，不甚堅固，公約又非永久不變者，故目前不足為保加利亞之一種危險。保國一切力量，當向實際及合於管理之政策前進。保國應循之路徑，已可由事實上觀察之，即與猶哥斯拉夫接近是也。

西捷兩國醞釀政潮

西班牙之工潮學潮

馬德里八日電，西班牙現又有革命將作，或至少政府更易之表徵，革命份子已造成各處風潮，而續繼活動。現漸及於馬德里。昨有學生多人發難，警察擬驅散之，但被學生開槍擊死一人。學生旋整隊赴當地監獄，擬釋出近被控陰謀活動致遭拘禁之學生若干人。此間工人與他處同，亦不甯靜。昨晚某大旅館茶房全體罷工，致內長與警長在大宴會中，無人伺候，頗感困難。事態現愈形嚴重。總理斐洛于去年十二月組織政府，現正設法維護其內閣之生存云。

捷克貶抑幣價潮

捷克京城十一日電，政府擬於日內即使捷幣克朗納貶價，國家民主黨對此計劃，表示反對，閣潮將不能免。因現內閣之商務部長即為國家民主黨黨員，大約將於明日或後日提出辭呈。渠辭職以後，政府擬即時以不屬於任何政黨之人物代替之。又電，捷克減低幣值以助輸出貿易之提議，恐將發生內閣分裂之結果，聞政府擬將金準備由目前百分之三十減至百分之二十五，俾捷幣匯率可減輕六分之一。此事之最後決定，明日可望成立。但國家民主黨大都代表金融界與實業界者，現反對政府此項提議。據言將使其代表即商長退出內閣，如此舉果實現，則內閣或不免發生變化。

蘇聯紅軍之紀念

慶祝創造十六週年

莫斯科二十三日塔斯社電，今日全蘇聯慶祝紅軍第十六週年紀念日，所有各種企業，各工廠，集團農場等，均開會紀念紅軍文化與教育工作及全國國防能力之鞏固。所有報紙充滿各種紀念紅軍之文字，蘇聯政府機關「消息報」在社論中稱：『全世界最富於青春同時亦最茁壯之軍隊，無產階級革命之軍隊，在今日對其已然經過之路途加以回顧，並確定其應付將來試驗之準備。此項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邊疆之軍隊，乃一强大之軍事力量。保衛全勞動人類中無數萬羣衆之利益，彼乃惟一不追求戰爭而惟知保衛和平之軍隊。蘇聯英勇之勞工階級與農民希望和平，惟有和平，但得和平不被破壞，彼等可從事任何可能之事。彼等對於蘇維埃政府鞏固國與國間之和平聯繫，並努力避免軍事冒險之政策，澈底擁護。』「消息報」結論謂：『吾人深知和平現已替社會主義事業打開最廣泛之道路 。但吾人亦同樣相信，戰爭决不能召致吾人之失敗。紅軍之不可覆滅亦猶社會主義事業之不可覆滅也』。

加里寧講演國防

莫斯科八日塔斯社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在討論加干諾維支向共黨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報告中，發表演說，力述共產黨組織問題之重要。加氏演說時，全體代表掌聲不絕。加氏宣稱，「社會主義政體乃人類最高之成就，故其組織必須立於資本主義政體地位之上。加里寧詳述鄉村蘇維埃之組織工作之重要。並謂，『社會主義的農業組織系統，工業之顯著成就，農業區域中集團農場之實行，已在蘇聯國內造成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下所無有之特殊的國防後備軍』。加氏又述及在運輸與農業上組織工作之重要。

頒佈紅軍新政令

莫斯科十六日塔斯社電，此間報紙發表革命軍事委員會二月九日由陸海軍人民委員長弗羅希洛夫簽字頒佈之新令一件：文如下，『本日紅軍特向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展譯其對社會主義事業之無上的忠誠，其戰鬪力及其在任何時間從事勝利的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並打擊任何敵人之準備。紅軍乃世界上一特異之軍隊，彼决不從事於外國領土之奪取與征服。紅軍於整個蘇聯，正一致的爲和平而努力。吾人之劍刀鋒利，凡欲擾亂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勞動者。吾人之劍刀决不姑息之。無論何人如越我國境一步，必遭殲滅』。

齋藤抵美遞國書

發表談話强效俄調

紐約九日路透電，日本駐美大使齋藤今日乘輪抵此。將往美京，向羅斯福呈遞國書。頃發表宣言，略謂余奉節來此，責任綦重 ，惟任事當無困難。日本不欲與俄國開戰，日本亦無覬覦非律濱之意。日俄戰爭如一旦發生，勢必成爲世界大戰 。吾人固不願採此種相殺政策也。齋藤預定十日午後赴華盛頓，十三日捧遞國書。視現在美國之情勢，預定三・四月間歸國。華盛頓十九日合衆社電，新任駐美日大使齋藤本日在此間作廣播演詞，呼籲美日兩國和平諒解。氏稱，「美日戰爭將爲一種罪惡，兩國間並無絲毫足以鬥戰之理由。美國既不欲得一英寸之日本領土，日亦不欲得一英寸美國之領土。」按自齋藤抵此後，始終鄭重希望能維持太平洋永久之和平。氏不僅主張日美和平，並希望日俄之糾紛亦可解決，俾亞洲東北不致發生戰事。齋藤在紐約與華盛頓談話時，均側重渠具有决心，欲以談判方法和平解決可以引起嚴重誤會或太平洋戰事之一切問題。



三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二月八日起
至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止

（記者）

二月八日　星期四

▲七日陳季良在福州遇刺，右脅中彈，即夜抵滬就醫。

▲十九路軍殘部二千人，運滬遣散，收編部分，開豫訓練。

▲日商相中島辭職，松本繼任。

二月九日　星期五

▲蔣中正由杭乘機返南昌。

▲何應欽電中央，請明令討伐孫殿英。

▲李宗仁王家烈會於南寧，商黔桂提携。

▲法國杜美格新閣就職，共黨舉行反法西斯大示威。

二月十日　星期六

▲榆關行政權由我方接收，重懸青白旗。

▲四川剿匪軍事會議閉幕。

▲蘇俄共產黨十七次代表大會閉幕。

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蔣汪聯名發表通電，望全國一致，致力於剿匪及生產建設。

▲閩北共匪進迫洋口。

▲賀龍六次攻陷鄂西桑植。

▲廸化解圍，馬仲英部敗退。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傅作義赴并謁閻，請示對孫軍佈置。

▲張學良自杭返滬。

▲巴黎工人大罷工，抗議政府軍警槍殺民衆。

▲維也納發生政變，社會黨被迫暴動。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蔣在贛行營訓話，以實行教發衛三字，造成復興民族基礎。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南京舉行追悼達賴大會。

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廸化電，新省府六日發宣言，宣布馬仲英禍新經過，並請協助消滅疏附僞組織。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共匪蕭克高蔭生兩部，竄至瑞昌西南。進擾南潯路。

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傅作義徐永昌抵平謁何，商剿伐孫軍事。

▲英俄商約在倫敦簽字。

▲劉桂堂陷豫西洛寧。

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英法義共同宣言，維持奧國獨立。

▲北平軍分會決定剿孫策略，晉綏軍負全責，陝軍任堵截。

▲比王亞爾培一世，墜崖慘殂。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晉綏軍動員西進，龐炳勳胡毓坤戢翼翹聯名電孫，作最後勸告。

▲張學良夜車晉京。

▲蔡廷鍇抵港。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贛剿赤軍收復興國縣城。

▲日使有吉入京謁汪。

▲行政院通過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一千二百萬。

▲東路剿匪司令部在廈成立，蔣鼎文通電就職。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府令，任命唐有壬爲外部常次。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府令嚴格檢查報紙。

▲劉桂堂匪包圍盧氏縣城。

▲比太子里阿博三世踐祚。

▲尼加拉瓜革命領袖桑狄諾，被刺斃命。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孫殿英猛攻寧夏，王靖國赴石臨佈防。

▲孫殿英覆電龐炳勳，願脫離軍隊。

▲俄京電，馬仲英佔領疏附。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僑委會開會，討論暹邏慘殺華僑案。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張學良抵漢履新。

▲中央軍收復沙縣赤區。

▲倫敦飢民大示威。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英新使賈德幹抵滬。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蔣鼎文由閩飛粵，晤陳濟棠面商剿匪。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定批准白銀協定。

▲晉綏軍與孫殿英部接觸。

▲奧國國社黨示威。

三月一日　星期四

▲憲法草案公布。

▲溥儀改稱帝，汪發表嚴正聲明。

▲粵陳請中央設西南軍分會。

▲張學良在武昌宣誓就剿匪副司令職。

▲鮑貴卿在平病逝。

▲軍官考察團楊杰等抵莫斯科。

論評選輯

讀汪蔣宣言

汪蔣十一日通電，爲閩變平後政府負責當局最初之宣言。通讀全文，平易質直，卑無高論，其解釋均權，希望合作，尤足表現當局弭亂求治之誠，一洗過去空言無補之論，自大體言，其意可諒。雖然，吾人有不能已於言者，則在現時中央地方政治狀態之下，所謂生產建設，乃絕少進行之可能，故汪蔣宣言，在原則上無疑問，但如何實行，必須有進一步之規畫是也。

抑尤此半年中，國事有一大進步，即江西剿共之奏効。蓋擾亂數年，師老民困，國民對於政府軍事上之效率，殊感惶惑，因而於國家遠大之前途，深覺不安。誠以赤化既斷不可容，而剿匪又迄無成効，以數十萬之大軍，經數年之歲月，而不能收復數十縣之匪區，則建國重任，如何担負，瓦解土崩，如何避免，凡此皆過去數年來全國人士之所深憂，尤爲帝國主義者之所覬伺也。惟最近數月，則軍事上確已有顯著進步　，從前官軍遇匪，往往中伏受挫，近則十數次戰事，匪皆失利。官軍士氣之盛，一反從前，匪則顯呈再衰三竭之象。最近閩變勃發，而赣匪尚不能利用時機以求一逞，此即匪勢衰微之明證也。是以最近形勢，赣匪必破　，已成時間問題，最大限度，半年內决可告一段落。是以汪蔣宣言中治標之一面，已漸近成功之標的，關於此點，中外俱漸有明確之認識。雖然，赣事了後更如何？汪蔣宣言所稱治本之建設，則迄今爲止，實毫無真實之希望。以現勢推之，苟無有力之推動，此民國二十三年轉瞬又將虛渡。中央地方各當局之覺悟如何，乃吾人所欲急切質問者也。此次汪蔣宣言，注重於中央地方之密切合作，先求全國之安定，此固目前之急需，無論何人，斷無異詞。惟今年情況全國經濟，異常衰落，入口急增，出口大跌，此陰曆年關，各省市商工業，幾乎無一不賠，商業閉門，動以千計。雖以上海之繁華，而工商各業，亦多不支。內地各縣市金融之緊，尤爲過去所未聞　。一言蔽之，全國實向經濟崩潰之深淵急進是也。政府當局本已注意及此，故有農村復興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之組織，然國庫既無資力，外債又難舉行，麥棉借欵，爲年來之惟一借欵，然最近確切證明借欵之性質太少，代美國銷貨之成分太多。是以不惟無利，反成重累，所以最近有將棉花部分減去四分之三之議。一言蔽之，棉麥借欵，乃一種失敗無疑也。經濟委員會之工作，本賴此借欵爲背景，背景既空，工作自受影響，所以過去以經濟委員會爲中心之建設上的希望，實際殆又歸於泡影，關於此點，一般社會或尚不深知，政府則知之而無其他辦法，然而國際風雲則日緊，國內破產復日迫，事實上固不容無生產建設之計畫，且不容其緩慢進行　，然則將如之何？曰：吾人惟求中央地方當局都從速覺悟兩點　！第一：國家萬不可再亂！第二：徒相安合作，猶不足救亡圖存，必須就現有之財政上，節約一切，求生產建設的出路！夫此理易明，不能借欵，則必須自籌，自籌之道，只有節約，即省除不必要之支出，以作必要之資本。舍此之外　，別無途徑。是以吾人讀汪蔣宣言之後，以爲政府必須繼此爲進一步之切實規畫，

如何可省得冗費以作生產建設之資本？關於此點，不獨責中央，並須責地方。蓋必須大家覺悟，然後節約之政策，易於推行。否則將如汪蔣宣言中所謂專恃政治軍事權力之強制，強制則恐啓紛糾，甚至招兵亂也。至於吾人具體感想，以爲今年應標一簡單目標，多方推動，以求必達。即全國軍政費，務設法減削三分之一，以充生產建設之資本！此言似不切實際，然誠令中央地方當局一致決心，則此議定可斷然實行。合中央地方之全國各官署，若減員三分之一，行政上可斷言絕無窒礙。許多機關，根本上且可歸併或裁除。全國經費，軍費最多，果由中央倡導，地方響應，則裁減三分之一之軍費，有何難能？假令此議成爲輿論，由專門各界加以具體研究，吾深信必能得到良好公平之方案。又有一要點，自今年起，全國一切建設，必須經由一國家機關審核決議，凡一切枝節之建設，概須禁止。中央官署，尤須爲之倡，如南京新建部署，往往費逾百萬，此即不必要之奢侈也。讀汪蔣宣言，感觸所及，述之如此。當茲膿蠹洊來，民困日深之際，誠不得不望當局者作更進一步之切實籌畫也。

（錄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生產建設之前途

汪院長本星期一在行政院紀念週之講演，喚起中外深厚之注意。其述今後外交方針，謂修明內政，即是外交方針，內政上奮發有爲，始能擺脫外交上之苦境，縱橫捭闔，皆取亡之道。此尤質直中肯之言，爲吾人所同感。雖然，中國今後原則上應以致力生產建設爲惟一之目標，固矣；然苟不於軍政及一般行政爲澈底之節約與刷新，則生產建設，斷不能發揮顯著之成績。若僅如汪院長報告中所舉，以爲業已盡相當之努力，則吾人殊不同意也。夫修明內政，何以即爲外交方針，其解釋應爲非修明內政，不能生產建設，而非建設成功，則不能有禦侮救亡之國力，是以生產建設之目標，在於救亡，故其程度與時機，應以適於救亡之需要爲衡！此誠既緊急而重大之問題，非漫然爲若干之建設，便可自慰也。雖然，吾人非欲以不可能之事責政府。蓋汪氏亦言之，建設需物力，需經費。以中國今日財政經濟之現狀，而責政府於最短期內完成絕大規模之建設系統，此爲不恕不公之論，吾人之意，殊不在此。蓋吾人所贊成及希望於政府者，乃謂政府事實上過去未能盡到能力所及範圍內之努力，其關鍵在不生產的軍費政費之過大，及國營事業之浪費與舞弊，與夫無全盤生產建設之計畫與組織，以至於緩急先後之失宜，今爲貫澈救亡圖存方針之計，我政府應就以上諸點，詳加檢討，速下決心，此乃吾人對政府進言之意也。

吾人此論，在過去不能生效，因政府無力之故。譬如裁兵，政府統治力不能遍及於各軍，且常有內亂勃發分崩離析之虞，則任何整理計畫，難於實現也。今則不然，蓋民國以來，以最近情況，爲最適於着手改革庶政之時機，因大局已確定，政府已鞏固，閩變之後，可斷言再不能有大規模之兵亂，而赤共勢力，又顯已衰頹，故中國今後除外患之外，已不至因內亂而有土崩瓦解之虞。又自閩變一幕，使政治思想之趨勢，簡單化，實際化，今後主義之爭將少，全國人心，將趨向於平凡的實際的建設。故自大體言，今日以後之政府，苟善盡職責，則可成爲民國以來最有力之政府。形勢如此，故吾人對政府之責備乃不得不嚴切，其希望遂不得不殷厚也。吾人以爲今後之問題甚簡，節約二字足以盡之。蓋建設資本，不能求之國外，則只有自本身節約浪費，使之資本化，此外絕無任何方法。而國際風雲既甚緊張，救亡時機，既甚迫切，則只有加緊的節約，加緊的建設，以應此不測之事機。節約之義，本涵政府社會兩方而言，茲先單言政府應盡之道，則第一爲裁兵減政。吾以爲政府應以匪亂底平，爲開始縮軍裁兵之日，其種種計畫，目下即宜準備，並宜爲大規模之懇摯的宣傳。 現在預計，假定匪亂可於半年內告一段落，則軍事委員會此時即應預擬今後經常的國軍建設與整理計畫，先決定中央直轄之兵額，宣布逐期整理，且決定

不再擴張；並宜決定軍器建設計畫，以達到小規模的軍器獨立為第一期之目標，不買外械及飛機。中央政策既大明，且倡導實行，則習慣上向屬於某省及某人之軍隊，可以安心而無異詞，然後以公平之方法，嚴格之態度，整理各省部隊，使之自動裁減，政府則担任其善後，援助其改良。吾以為在此救亡圖存之大前提之下，果政府公平誠摯，任何省何人將無不服從政府之指導也。一般行政之節約，亦大有問題，當此嚴重國難之時，一人為兩人之工作，尚應不及，乃我國一般行政機關，往往數人工作，無一人效率。今日何日，而吃閑飯者尚遍於官署，此即亡徵之一，必須迅速糾正。吾以為政府今後應提倡簡單而有效率之行政組織，先自中央起，切實審核，裁併不必要之官署，裁汰不必要之職員，一面切實調查各省市政府及各縣行政現狀，尤注意各國營事業，縮小組織，厲行預算，至少應懸一目標，務使軍政兩項下，一年可省得一萬萬元以上之開支！此非難事，要在決心如何而已。汪院長報告鐵路事業之成績，實則中國鐵路，為世界最浪費者。試一查各國鐵路之總務費，與中國之比較，便知中國路政廢弛至何程度！夫此本為自有鐵路以來之積弊，近年或略有改良，然去理想甚遠，謂宜由鐵部調查各國辦法，更改革各路局組織，裁汰冗員，提高效率。一面對於購料興工諸事項，講求去除積弊之方法。吾以為合各路計之，一年節約得來之金錢，當不下千萬之鉅也。浪費既資本化，則用途適否，所關亦鉅。吾以為政府今後應有一惟一之最高設計機關，譬如將經濟委員會及建設委員會合併為一，凡今後國家建設計畫，須經此機關之審核；各部署在經常預算以外，任何興修，皆須此機關承認。對於民間事業，亦可與以指導的助言。如汪院長報告鐵道交通兩部之事業甚詳，然最値得一般人之驚嘆者，毋寧為南京中山大道鐵交兩部新屋之宏麗。聞鐵部建造，需百餘萬，交部聞更倍之，興工二三年，尚未竣事，此實奢侈之浪費，絕非人民所同情。近年各省中，常有最急需最有效之小建設工程，所用不過數萬數十萬，徒以無款之故，不能舉辦。如去年黃河水患，假令早有五十萬之預防費，則可避免數千萬財產之損失，又如陝西之涇渭引渠工程，數十萬之工費，即可望每年增加一千萬以上之棉產，然皆以經費無着之故，或招重大之災禍，或棄巨利於不興，而政府官署不必要之建築，乃動耗百萬之巨，此誠如敗家浪子，既窮而奢，其結果何堪設想乎！夫此本非汪任以內之事，吾人此言，非以責汪，乃切望政府自今以往，絕對再不得有浪費的行為，庶幾使我貧窮之國家，得以眞走上生產建設之路！

（錄二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心

二次大戰在醞釀中

對國際情勢綜合的觀察

近兩年來，因日本對華之加緊侵略，倫敦經濟會議之完全失敗，世界軍縮會議之陷於僵局，以及由此三大問題引起的日德退出國際聯盟，德國脫離軍縮會議，列強之軍備競爭，資本主義國家間之關稅戰與貨幣戰，國際情勢，日趨複雜，戰爭空氣，日愈緊張，已成不可掩之事實，若從最近日俄增防滿邊，日美趕築戰艦的情形上觀察，日本人的『危機在一九三六年』的預測，莫索里尼的『火藥庫在遠東』的危言決非神經過敏之談；若再從德法，德奧的政治經濟鬥爭，德意法西斯蒂勢力的東侵，巴爾幹諸小國及小協約國之積極團結，以謀自衛的種種事象上觀察，『一九一四年的慘史，重演於今日歐洲』的客觀條件，不能說不已經具備了。在樂觀論者，或許指出俄美的復交，日英經濟的衝突，足以防止日本破壞遠東和平的冒險；或許認法英對德政策一致，與波反德主張相同，足以覊束德意志不敢干犯天下之大不韙。上述的因素，在相當時期內，祇能和緩戰爭的威脅，不能消滅發生戰爭的原因。祇能延長戰爭爆發的時日，不能根本阻止戰爭不爆發。故吾人認定二次大戰爭有其必然性，不過謂前年如眞理報所說：『資本主義的全世界，刻方在備戰之中』！

事實昭示我們，九一八事變至僞國成立，太平洋均勢根本打破，自日本退出國聯，中日問題愈僵。不獨美俄感覺遠東勢力有新的獨占的危機，即英國爲經濟利益，一變其二十餘年來對日本同盟友誼，亦起而聯美抗日。依目前情勢，希望日本緩和對華積極政策，事實上既不可能，則日本對美俄英三國的衝突，勢不得不愈加尖銳化。況東鐵之爭奪，足爲日俄戰爭導火線，海軍平等之要求，乃明年海軍會議失敗的徵兆，日貨向世界傾銷，更增加日英間的惡感，凡此種種既成的衝突，決非任何和平方法可以解決者。在蘇俄第二五年計劃尚未完成，美國產業復興運動未見成效以前，對日或暫時帶着一副和平假面具，以待時機。在日本方面，因鑒於外交地位孤立，滿洲急待開發之時，不欲甘爲戎首，亦係意料之中，然一旦準備完成，時機成熟，大家的和平假面具自然脫下了。對一切政治經濟衝突和糾紛，必將作一度根本的解決。

與遠東遙遙相對的德國退出國聯與軍縮，在歐洲問題的意義上，是反凡爾賽條約集團與維護凡爾賽條約集團的對立，前者德意爲領袖，奧匈爲附庸，後者以英法爲中心，小協約國（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爲後援。兩大壁壘的鬥爭，因希忒拉掌握德國政權以來，愈趨强化，因德國要求軍備平等不成而退出國聯與軍縮會，及國社黨勢力籠罩奧國而發生德奧糾紛，歐洲問題圖窮匕見，軍縮公約已成夢想。故四强協定的締結，巴爾幹公約的簽訂，決難挽回歐陸危機，德國的『平等』口號，法國的『安全』標榜，亦不過掩耳盜鈴而已。蘇俄的『不侵犯條約』與『侵略國定義』的保持和平方式，雖傳入歐洲，適足以反證戰機的迫切！

況世界恐慌步入第五年頭，除蘇俄外，『繁榮』不見抬頭，『經濟國家主義』反占上風，因經濟形態反映到政治的法西斯化，由政治的法西斯化，跟着的是軍備的無限膨脹，藉軍備的充實，最後目的無疑地走到發動世界市場與殖民地的分割戰爭了。故列强無國不準備戰爭！世界到處潛伏着戰機！

我國處此第二次大戰行將到來的關頭，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力的蹂躪，滅亡的警鐘，已響澈雲漢，豈容中華民族長此酣睡？攘外固必先安內，然安內之時，決不能忘記攘外，抗日固必先剿共，然剿共之時，豈能不禦外侮！況日本帝國主義者素採亂華之策，決不容我安內剿共耶？以建設求統一，原則上無可非議，但建設須在民衆身上，政府萬不能不顧及；培養國力須生產，邏輯上必然之理，但生產必先剷除障礙，政府應當澈底實行。際二次大戰尚未爆發之時，準備猶未爲晚，望政府於抗日與利民兩大前題下，努力進行，方能不徒託空言。

（錄二月二十六日天津益世報）

◇　◇　◇　◇　◇

日本之外交與政局

日本外交舞台，自廣田代內田而起，已由『焦土不辭』，轉至『不戰而勝』，蓋滿蒙收穫，消化需時，國際孤立，亟須和緩，以是易猙獰多言之荒木爲剛毅沉潛之林氏，顯示軍事外交之完全合作，發揮一盾兩面之正副作用，其意固甚深遠，本無根本變動之可言。近來調任壯年活潑之齋藤博爲駐美大使，俾於當前之極東問題，未來之海軍會議，與華府當局交換意見，探取眞意，預定本年五月，召之返國，而聆報告，然後會合外交與陸海軍人，協議對美新策，八月再令回任，此一幕也。對於蘇聯，任令俄方如何醜詆，從不聞報以惡聲，昨更釋放中東路被捕俄員，準備重開售路交涉，此又一幕也。以上兩齣重頭戲，正在同時扮演，期於解消國際間之緊張現狀，充分予經濟軍事各方面以備戰時間。按諸美俄情形，至少在目前不能不與日本周旋酬應，保持緩和。由此意義言，不戰而勝之廣田外交，殆不難暫收相當效果，此固內外大勢之所趨，而觀於日本政局之傾向安定，又可證廣田外交之有造於齋藤內閣也。

查日本齋藤內閣，拜命於犬養被刺舉國惶惶之時，兩年以來，受無

無能之譏誚，極八方應付之能事。本屆議會，較之去年，生氣健旺，莫可比擬。 進而考其最大之成績， 內之則陸軍大臣林 十郎迭申軍人干政之誡，確示統制軍部之方針，外之則外務大臣廣田宏毅闡明和平工作之旨，決定協和外交之原則，轉令齋藤地位爲之鞏固，日來雖貴族院小有責難，預算案尚未完畢，要之內閣不致遽有變化。夫日本近年雖法西斯思想，盛行於少壯軍人方面，而軍部在憲法上原有帷幄上奏之權，在政治上本居超越內閣之地，九一八以後，凡所發揮，已甚極致，宣洩有途，無取越軌，今日苟非有十分必要，殊不必由軍部逕握政權，翻成猛虎入柙之勢，且其準備實際亦未完成，故賢明之計，仍不如維持現狀，此所以內田辭而廣田繼，荒木去而林氏來，齋藤宛如一不倒翁， 非無故也。 猶憶齋藤組閣之初，政民兩黨，分担閣席，無異聯立， 良由軍部反對政客， 公衆厭棄黨閥，勢不得不藉辭非常時機，共維中間內閣，雖在今日，情勢無變。本來在三年前民政黨之若槻內閣時代，內相安達謙藏洞察法西斯攻勢之到來，已有提携政友會爲協力內閣之議，見擯於同僚，遂致脫黨，若槻內閣，亦緣是倒坍焉。犬養內閣之時，政友會之久原房之助，民政黨之富田幸次郎亦有組織協力內閣，抵當法西斯風潮之運動，迄今醞釀未絕，然以政黨內情之複雜，世論反黨之激越，將欲推倒齋藤而恢復政黨政權，在勢斷無可能。試觀最近齋藤內閣中，中島商相，因失言問題，不勝議會之攻擊，辭職而去，齋藤立以松本烝治代之， 政府絕無動搖之象， 邇日鳩山文部大臣，以受賄事，在國會突起要求辭職之波瀾，鳩山迄無表示，齋藤且有鳩山果去，則遺缺由本人自兼之說，其維持政權之決心可見，所以然者，軍部藉維持齋藤以杜絕政黨內閣之復活，一般國民又欲維持齋藤以遏制法西斯政治之勃興，而廣田外交之運用，更非政局有比較長時期的安定，不能完成其轉變國際局面之功能，此齋藤之所以終可成爲不倒翁也。

抑日本政局， 本在不可知而可知之間， 蓋國會中占最大多數之政友會，向有鈴木床次久原三系對峙，暗潮時起，窮於統御。鳩山爲鈴木左右手，此次在議會中被同黨議員岡本攻訐，謂其往年爲樺太工業會社背信罪問題，曾受賄賂，鳩山本人則謂係於選舉運動時，得該會社常務五萬元之贈與，並非賄賂性質。事經司法官廳檢察，傳詢當事人，認爲政治上之寄附金，不能與受賄同視，鳩山因是態度頗爲強項，否認辭職，而反對者則連帶攻擊司法大臣，指爲袒護鳩山。此事表面令鳩山難堪，實際則爲挫折鈴木勢力，純係政友會內訌作用，故殊不能影響政府，毋甯愈使暴露大政黨之醜態，增進國民對於超然內閣之信賴，反可有利於現閣。如上所述，除非有意外變化，齋藤內閣一時殆無瓦解之虞。日本政局既得安定，則廣田外交，進行更易得力， 所謂不戰而勝之機會更多， 國人幸勿以國際形勢，轉趨緩和，誤認爲於我果有利益也！

(錄一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長春今日的傀儡戲

在今天，在中華民國吉林省的長春，一個無意志，無人格，上既不知取法莊烈帝，下又不能模做劉後主的亡國之君，將於日人挾持扶掖之下，僭號稱帝。我們民族因無抵抗能力，致使東北四省淪亡於日本，致使日人得在我領土之內扮演這種又醜又惡的活劇。我們遭逢此日悲哀痛憤的情緒又烏能免除？但是，東北既爲日人所强佔，則我們於收復以前，本不能希望日人來顧全我們的情感。不替我們留面子，我們固然難看；倘使日人替我們留一點的假面子，難道我們便可沾沾自滿？所以溥儀的稱帝我們本無重視的必要。這一點我們於一月十三日的社論中已經說過。

但是，稱帝事件的本身雖無足輕重，而我們應付這事件的態度却與民族的將來大有關係。我們如能抱定永不放棄東北的大決心，我們如能因日人之演這齣惡劇醜劇，一方而深自惕勵，力求雪恥，它方面昭告世界，同斥日僞，則溥儀的稱帝不特於我無實際的損害 ，且可助長我們的民族意

識，而發露日人虛偽兇惡的伎倆。我們如投機苟安，得過且過，甚或假親善的謬說，而欲與日人妥謀妥協，則垂死的人心實將死去，而溥儀的稱帝便可視為日人亡我進一步的成功。

我們原先主張抗議。我們明知抗議是決然無效的，但它對內可以喚醒國人亡東北的痛恨，而對外可以表示我們絕不讓日本霸佔東北的決心。我們也明知提出抗議會惹起日人的不快，近來中日文武官吏間一種熙熙攘攘的空氣或者也會消滅；但我們堅信日人對華的政策，決不會因我們文武長官的虛與敷衍而軟化，也不會因抗議而硬化 。 如果日本決定實行焦土政策，則送禮也不能阻止它的橫行；如果它決定採取緩和的政策，則抗議也不會激動它的羞怒。我們於一月十三日的社論中主張政府向日提出抗議。我們現仍作這樣的主張。如果我們自己不敢對日抗議，同時因風聞德美將有承認偽國的傳說而對它們深加責難，則不特是責人厚，責己薄，抑且是不知自立，而專想依人。

抗議是萬萬不可少的。此外，凡日人可藉以蠱惑世人，而騙取承認的步驟我們尤當力避。今以通車通郵兩事為例。日人明知要中國正式承認偽國是極不易的，所以他們改變方法，他們不要中國承認，不要中國走一全步，而要中國准偽國與之通車通郵，要中國先走半步。通車通郵而後，偽國的國旗，偽國的郵票，偽國的公務員俱可正式出入關內，到了那時，中國——尤其是主張通車通郵者——固仍可閉了眼睛，掩了耳朵，硬說沒有承認偽國，但日本卻可以中國承認偽國的事實廣布於世界，而求世界各國的正式承認。到了那時，列國不承認偽國的理由固不存在，而對中國的無信無恥則更將發生一種厭惡的鄙視。所以通車通郵等一類的事情為我國最應避免的步驟。

幸而通車通郵的危險去年十一月九日的中央政治會議已加以有效的預防。限定凡涉及東北的問題非經中政會的通過，不得先有交涉。換言之，中政會不通過通車通郵的擬議，則外交或華北當局即沒有先同日人商議的可能。所以去秋風傳一時，駭人聽聞的秘密交涉我們今日自無須再慮其存在。如果有人敢冒不韙，不顧中政會的決議，而仍有秘密的進行，則亦不過自棄於國人而已。

我們舉通車通郵為例，因為這是最易中日人詭計的一類事情。當這傀儡戲扮演之日，我們深望中央能毅然地向日提出抗議，而華北當局則謹慎地避免類似事實上承認偽國的一切交涉。我們如併此而不能，則三月一日後的偽國在國際上恐將有進一步活動的可能！

（錄三月一日天津益世報）

讀鄭板橋「私刑惡」有感

毛振鳳

說是私刑勝官刑，為官當識其中情，如何長官多聾啞，百般淫刑任吏行？吾聞胥吏多苛虐，常從獄中濫剝削，每當夜裏刑犯人，輕用椎敲重刀劃。吁嗟乎衙門黑幕是重重，長官不問胥吏凶，祇因贓官濫刑罰，胥吏故敢是威風。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坡公生日青溪詩社同人置酒爲壽分得借字　纕蘅

適然依白下數椽聊可借行吟愛蔣山驢背時一跨臙
酒持壽公好事齊畏罵公神無不之靈來何待迓荊溪
公所懷頭白淹歸稼至今常潤間猶重旗亭價熙豐論
已陳章蔡骨亦化孰似長帽翁萬古廬陵亞吾儕天儻
赦眴濡從刼罅相期晚昌詩老福同食蔗

東坡生日集今傳是樓得眉字　擇廬

黃詩裝褰如女子蘇詩韻度眞鬚眉（隨園之言如是）蓬萊（酒肆名）
六月壽山谷我以劣詠博良師（山谷生日卜詩爲余受知眴谷之始）今日
蓬萊（街名拱老所寓）壽坡老俯仰高會曾幾時堂堂詩外富有
事（見蘇集序）而我壽之貧於詞嗟嗟豈其貧於詞伊何人兮
詩我詩（眴老一見談詩曰子之詩詩也）

冬日過市見折梅枝作東擔而求售者感賦　子威

數葩榛莽足清妍冒雪凌風得氣先瘦到詩人殊嫵媚
澹如仙女更便娟未春爭發終嫌早衒玉求沽總可憐
我自惜花花不語一肩香過市門前

王同年什公南遊衡岳過湘賦贈　杏聽

俠武儒文醫國手五湖一舸置身閒纔登匡頂乘風嘯
又向衡峯踏月還離亂逢君疑隔世衰遲話舊强開顏
記從走馬長安路卅載蓬萊縹緲間
嬾向廚門拜懶殘新詩俊逸壓騷壇無心出岫歸雲早
有力揮戈挽日難千里呂安勤訪舊三毛穆父肯留餐
故人落落晨星在留得風流正始看

癸叔同年別近廿載重來成都不十日將游涐眉
便返渝州喜其風度依然意趣不減話舊惜別
情見乎詞不能已已　山腴

久別闊君老相看卻未然鶴歸城郭後人語亂離年筋力登樓健詞心鏤玉妍祇除鬢絲改一一似從前

弦歌臨桂管解印去柴桑簿領勞非拙（君談官廣西江右時事尚自負）（吏才）詩書捲漫狂娥眉上山屐馬隊執經堂借問行藏計言歸何處鄉

朱鐸民自隴航寄五十金爲取酒費報以小詩　石遺

青蚨萬翼帶邊塵不藉迢迢卅六鱗朱邃定教沽五斗新豐酒價莫辭貧

默君屬題闈中手寫心經圖即用其登泰山韻　什公

瑣闈深處一燈青同夢餘廿筆有靈寫得心經留供養不妨蓮座附西銘

杭徽道中口占　叔雍

錦幛千屏綠似春殘郊浴雪凈無塵劇憐走馬看山客卻是空江歲晚人

還京樂　和淸眞韻 道中大雪　秋岳

颭風絮觸撥離愁似髮誰能理念車輪無角歲時爲汝驚腸拋費度柘岡透迤西樓此際香籌委歷髦彈凝憶

絳蠟前宵垂淚　記閑坊底有雲裳鳴佩煙腰菁素初逢林下俊味江南儘許移家總萃伊大隄桃李漫登臨正密霰封階斜枝照水黯黯高城暮角聲助我憔悴

慶清朝慢　爲徐積餘題攝山訪二徐題名圖　公渚

紅葉頳裾蒼苔印屐人來鹿野堂荒斜陽弔古懶收詩入奚囊一胙寒巖千載江南豔說二龍翔摩崖對前塵片石幾閱紅桑　記與斯冰殼殼認綢繆蟡屆金薤無雙祖帖昇元曾驚寺主妃央誰料李花開後告身散落賣茶郎閑棖觸載將打本歸鎮謨觴

霜葉飛　癸酉重九僞廣沽上落葉僴寒沈霧欲雨懷人念遠悄然成詠和夢窗　仲堅

萬千羈緒無人會秋風吹上庭樹斷煙衰柳暗長隄涼迸瀟瀟雨換寂寞流光似羽浮雲西北成今古歎墜葉銷紅遠訊隔關河雁過怯題幽素　依舊對菊持觴簪萸應節麗景如畫難賦晝長屏掩小樓空斷續風鈴語儘織得愁絲恨縷天涯誰爲伊將去聽四山笳聲亂念遠傷高寄情何處

刊誤　第六期

采風錄第二頁第十三行第十三字（大壯詩）褒誤褏又第三十六行第七字（鶴亭詞）相誤想

濟遊雜憶

士

一月下旬，因事到濟南一行，在那裏勾留了幾天。事情辦完了之後，因爲假期迫促，未暇盤桓，就連忙回了北平。此行來去匆匆，本不打算有所記載，當時也沒得工夫考察。不過，我是從小在濟南長大的，濟南可以說是我的故鄉，二十年來，蟄處北平，不能常到濟南，而每一念及，總覺戀戀不忘，所以現在對於此行的見聞，又打算拉雜寫一點兒回憶，聊作記念。

濟南是以泉水著名的，有七十二泉之稱。金線泉，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號爲四大名泉，更是著聞於世的。四大名泉之內，三股水的趵突泉，尤其是濟南民衆常常說起的。這是我小時候常去的地方，此番抽空一看，纔知道現在的三股水，三三如九，變作九股水了！怎麽說呢？原來除舊有的三股水之外，在原池子裏，新用機械，依着科學方法，又建設了三股水，並在近處又開了個池子，其中也新建設了三股水。舊的三股，加上新的六股，於是乎九股矣。不過新股和舊股是有區別的。舊股較低，新股較高，此其一。舊股噴得是水，色綠，新股噴得是沫，色白，此其二。舊股無論是天然的，或是人工的，看不出機械的痕迹，新股則由鐵管裏向外噴沫，看得出來，此其三。據說這六個新股，初建設成功的時候，噴得還高得許多，鐵管也不至於看出，不久便漸形低落，遂成了現下的光景。將來如再低落下去，鐵管必然更要顯露，大約還要經過修整的工作吧。舊池的新三股，有一股較爲特別，一股又好似分爲兩股，左邊冒一下，右邊又冒一下，一邊起，一邊落。新六股之中，這一股看着較有趣味，好處在不呆板。推想起來，一定是這一股建造時機械上出了點兒毛病，以致如此，無意中却反而成了一種不規則的美。

記得離趵突泉不遠，張懷芝蓋的一所房子，花園中一個大池子裏，也建設了三股水，比趵突泉的兩個新三股水更早。現在那個地方，聽說做了縣黨部，受了三民主義的洗禮了。那個三股水，想來至今還存在。通算起來，一共有四個三股水，成爲十二股水了。此外還有沒有，我未曾打聽，將

來恐仍有繼起的。

從前趵突泉的呂祖廟，香火很盛。一般善男信女，燒香，求籤，還願，掛匾，着實有一種繁榮氣象。不但呂進士的塑像，高居大殿，受羣衆的頂禮膜拜，莊嚴得很，就是廟裏的住持老道，託呂進士的福，生活也極其優裕，當得起安富尊榮四字。自從韓復榘做了山東省政府主席，爲破除迷信起見，把大殿改作宣講之所，呂進士的莊嚴塑像，於是乎請下來了。但是並未加以損壞。因爲考得呂進士原籍是安徽，便令埋在安徽義地，也算獲正首丘，入土爲安。聽說現在還有幾個倒霉的老道，住在廟的裏面，弄了一張呂祖畫像掛掛，慰情勝無。

從趵突泉出來，路過尚志堂門口，看見掛着好幾塊某某機關的牌子。尚志堂先前是書院，淸末改做校士館，也還類似書院的性質，宣統年間又曾在此處設過山東通志局。平常是開放的，可以進去遊覽。裏面泉池甚多，景致最妙，特別的好處是幽雅。泉水既清冽可愛，草木亦富於天然之趣。每到其中，令人萬慮皆空，徘徊不忍去。四大名泉中的金線泉，就在尚志堂裏。金線泉，約千年以來，久見於名人記載和題詠，名下無虛。此外如漱玉泉，是一個大小和金線泉差不多的方池子，泉水極其淸澈。我小時候在這個池子看魚，

想起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所說：『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很感覺到他眞是工於狀物。（漱玉泉是因宋朝女詞家李易安故居得名。）魚樂園是個長的大池子，養魚最多，水草林立，大魚小魚，自在遊行，在水草間穿來穿去，好像許多走獸遊行於森林中一般，不過不着地而已。並有蝦蟹之類，來來往往，點綴其間。一種活潑潑的氣象，實在好看得很。民國以後，把這個尚志堂充作工業學校的校址，於是按着學校的規模，大興土木，大加改造。許多可愛的泉池，塡塞的塡塞了，掩蓋的掩蓋了。金線泉沾了四大名泉之一的光，總算幸而免，得以孤孤另另的在那裏。至於漱玉泉魚樂園等等，均不可復見矣！我曾於民國初年，趁星期日，到這個工業學校裏去過一次，（工業學校星期日開放門禁，准人進去看金線泉。）覺得很難受，以後不願意再去了。此番我到濟南，知道這個地方早又不是工業學校了，裏面分設着好幾個機關。

黑虎泉也是四大名泉之一，從前有個茶館，可以在那裏品茶看泉。民國以後，那裏設了個女學校，也成了禁地。除了星期日開放之外，平日人們不能看那石頭老虎腦袋從嘴裏大噴其水的景致了。此番到濟，聽說老虎頭已經解放出來，

平常日子也可以去看。我因爲在濟時間匆促，沒有去。

四大名泉中的珍珠泉，從前就因爲在巡撫衙門裏，人們不能隨便去看。我僅看過一次。水清，魚大，也是値得贊賞的。至於所謂珍珠，是指水底的氣泡纍纍上升光瑩如珠而言。這種氣泡，他泉也多有之。山東巡撫衙門，在各省督撫衙門中，出名得好，民國以來，仍一直做本省最高長官的衙署。大槪除遇到開什麽賑災遊藝會特別開放之外，尋常人不易瞻仰。我這次在濟，沒有聽說關於珍珠泉的事，想來還是那個樣吧。

濟南泉水好的甚多，不過四大名泉最負盛名罷了。曲水亭也是因泉水而出名的。水草蕩漾於流泉之中，景物可觀。（濟南諸泉性暖，冬不結冰。）亭中是個茶館，我這次曾往小坐片時。旁有圍棊一局，兩個人下着，三個人看着，都很靜穆的。這個地方，毫不見有什麽變化，依然是三四十年前曲水亭的狀態。在那裏不禁有些「撫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了。

韓復榘到任以來，對於所屬的公務員們，以軍法部勒，最注重的是朝會。除星期日以外，以前是每天舉行，近來纔改爲每星期三次。集合的地點，以前是在城內省政府，現在是在商埠進德會。凡朝會的日子，省城的各公務員都要一早齊集。如有不到，被他查出，非同小可。赴會的公務員們，一個個穿着特定的制服，黑帽，黑衣，黑褲，黑鞋，自頂至踵，都是黑色。到了會場，黑壓壓的一片，亞賽封神演義上的三千烏鴉兵。公務員們有黑老鴰的雅號，就是因每人常穿一套黑制服而起。

在街上，看見一隊軍警，押解着許多狗，分裝在有輪子的木頭籠子裏，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繼而一打聽，原來是當局的治狗政策。當局下令，凡養狗的人家，都要替狗購領項圈和徽章。帶圈佩章的家犬，均其照常畜養，否則便是野犬，看見就捉，拏齊了送往黃河對岸解散，以免省垣野犬爲害。記得從前報紙上登過一條新聞，說山東當局押送叫化子出境。此次强制移狗和前此强制移民，有相同之點，不過移狗未出魯境而已。

街上貼着「討逆軍第三路總指揮」的煌煌布告，初看見，以爲是以前的陳迹，再一看布告上的年月日，原來是簇新的，不知道這個逆字是指的甚等樣人，揣想或者是誰逆就討誰的意思吧。後來向人領教，纔曉得是當局爲統率軍隊的便利起見，仍暫沿用舊日的頭銜，其中並無何等深文奥義，無須咬文嚼字地來推敲。

舊巡撫衙門前，本有一個牌坊，上面四個大字，是「齊

魯總制」，所以表示山東巡撫部院的威權。民國以後，還一直保存。青天白日旗到了濟南，留坊改字，把「天下爲公」代替了「齊魯總制」。此番我到濟南，走過院前，不見此坊，原來已經拆而去之了。五三慘刦被日軍砲毀的西門城樓的殘迹，也經連城門拆除，此番已看不見了。城牆上修馬路，跑汽車，曾經熱鬧過一陣，現在據說城牆上的馬路，已取締隨便跑跑了。

韓先生的新猷，是可以在報紙上常常看見的。在各省主席中，眞可以說，「提起此人，大大有名！」我離濟已久，此番行色匆匆，見聞很少，不敢胡亂有所批評。有人說：「中國現在普徧的一種農村破產的頹勢，極爲可怕。他既然熱心民事，就應當對此力謀補救。若只注意於拆城門修馬路一類事情，未免規模太小。不過旁人處他的地位，這一筆經費就許上了腰，而他肯用之於此類事情，無論如何，濟南總多了若干條馬路，不能不說是成績。」

西門裏大街，有個地方叫「司馬府」，大概是從前一位兵部尚書或侍郎的故宅，裏面可以分租作寓。先師籍陸儕先生，曾居於此。我走過那裏，回想當年，不禁在門首徘徊一番。門首油飾一新，氣象頗爲壯偉。「司馬府」三字豎額，高高在上。大門的門對是：「國安家慶」「人壽年豐」。「國恩」改爲「國安」，想來是以爲「國恩」近於「皇恩」一類字樣吧。其實這又何必呢？試看最近報紙上登載的蒙旗宣化使章嘉呼圖克圖致行政院汪院長報告定期赴蒙宣化的電報，開頭就是「章嘉謬荷國恩」云云，「國恩」字樣何嘗不可用呢？

許翰青來話，他今年七十五歲了。他曾在山東巡撫張勤果(曜)幕府裏寫奏摺，談起張的舊事，以及人民對張愛戴之般。當張在任上積勞病故的時候，老百姓們眞有如喪考妣的神氣。到現在，一般父老，還常傳說張的德政，(說及他逝世，就說「宮保賓天」。)實可算得遺愛在民了。

前清晚年，我在山東客籍高等學堂肄業。雖母校久已成爲歷史上名詞，而當年校中學生生活，還時時憶及，如在目前。老同學朱一民，約我同勉弟笙弟昆姪到他家裏聚餐。在座的還有陶若愚陳鶴巢王渭賢陳漢擎周和生諸位，都是當年的學侶。久別重逢，握手話舊。席間的談料，不離乎二十多年以前的母校故事。諸位同學老友，意態興會，不減曩日。高談雄辯，或莊或諧，依然少年氣概。此會可以說是津津有味，惟何日更得重聚，不能預期，臨別不免惘惘。

此外在濟的同學，還有見到的，而沒見到的居多。因爲迫於行期，對於一切朋友，都沒能够造訪，便悵然離了濟南。

苦孩子

李輝英

街面上響過來忽隆忽隆的電車聲，二喜子從睡夢中驚醒了，他確是在作夢，夢到自己在一家玩具店裏偷東西，一個瓷作的老頭兒，又小巧又精緻，現在他還抱怨為什麼會是一個夢，為什麼又沒有夢到完。身上有點懶，就順勢伸了一個懶腰，預備停一會好起床。天還沒有大亮，屋子裏黑沓沓的，可是他再也睡不着了，這些天，他已然習慣了起床這一回事，不像從前那樣，要爹爹招呼，有時候稍微遲延一點兒，「拍，拍」還惹上爹爹的幾巴掌。

爹爹近來不知道上哪兒去了，總也看不到他一面，對他說，倒無異少了一個常常打罵的對頭。媽媽可是多了一樁事情，把招呼二喜子起床的勾當，担到她自己的肩上。她醒了，翻身壓的床板吱吱響。她代替着爹爹懶懶地喊着：

「二喜子，天亮了。」

她總以為她的二喜子不會自己醒過來似的。

「知道了，就起來。」

答應着媽的話，二喜子一面就摸黑穿起衣服。

黑沓沓的屋子，聽不到爹爹像豬叫的鼾聲，反倒覺得怪冷清的，想再問問媽，爹到是上哪兒去了，為什麼好些天不回家，又怕驚動媽媽的覺，媽媽八成是又睡着了。就算她醒着，問她一遍，她一定說前幾回說過的話：

「二喜子，你小，你別打聽。」

媽這幾天要不是廠裏停了生意，早起過床燒好了飯，提着飯籃子跟楊二嬸一道進廠了。三四年來，一到作早班，總是去的那麼早。廠裏的汽笛，就是催媽媽進廠的怪物。

「多麼討厭的東西！」

真恨人，沒有它，怎能把媽媽叫去呢，媽媽一定陪伴二喜子睡到天大亮的，不，好多作生活的媽媽，都不會拋下她們的孩子的，真是個壞東西，怪物。但是到後來可就明白了，不是聽得汽笛叫喊，就沒有地方找到飯吃，不知有多少人要挨餓呢。

就是這樣，媽媽跟爹爹要聽汽笛的擺佈，睡不安覺，身子就像賣給廠裏了。

「媽的二喜子，媽晚上回來看你。」

媽上工時，跟二喜子說着好話，還要在臉上啃幾口，不像爹爹裝着瘋像，威嚇着：

「好好守在家裏，看你出去就回來撕你的皮！」

媽媽跟爹爹都是怕他們的二喜子到門外去耍了，他們是好心思。但這一時，媽媽忽然停了生意，爹爹那樣大的人也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這就有點兒悶人。

「這年頭，窮苦人簡直沒法活。」

只聽過媽媽跟一個不認識的女人，說過幾遍這樣的話，這是探聽不出停生意的原由的。那女人，媽媽說過是跟她一道停生意的，她常來跟媽媽商量事情，說些聽不懂的話，鬼鬼祟祟的像是還提防着二喜子知道似的。

「沒有法子活，也要活！硬要活！我們也是人！」

那女人跟媽媽說話時，把兩只細瘦的拳頭握緊緊的，像是要打人。蒼白的臉上跟着冒出幾條青筋，樣子倒像一個有癆病的人。

屋子裏一下子就亮了，不能再留在屋裏多耽擱工夫，背起破竹筐，再拿起鐵條夾子，悄悄地開了門，走出去，要到街上拾垃圾去。

原是怕媽媽驚醒，才輕脚輕手地開門，走路，媽媽到底醒過來，她喊了兩聲：

「二喜子！二喜子！」

「啊。」

趕忙答應着，又反回身走到媽媽的床[illegible]她：

「什麼事呀，媽媽？」

媽媽醒是醒了，可沒有睜開眼睛，她就像對着屋子說着話：

「鐵盒子裏拿六個銅板去，過一會買兩個大餅吃吃，早飯不要回來，等晌午再回來一道吃。」

鐵盒子是爹爹放錢的地方，聽媽媽說完話，好不歡喜，打主意趁勢多拿上三個五個銅板，媽媽也不會知道的，可是盒子裏不多不少，就只有六個銅板，白打算了，光景是媽媽特意預備出來的。

「媽，走了。」

說着，就離開家。

街上不像每天早上，有的是工人往來，想起是禮拜天了。不一會就到楊二嫂家把小六子哥兒兩個找到，三個人是老夥計，成年在楊樹浦這一帶拾垃圾。今天該是小六子出主意，到什麼地方去，一見面，他就說了：

「今天到提籃橋去好不好？」

說不到好不好，什麼地方都可以，都要去去的，又想到媽媽早上不讓回家吃早飯，走遠一點兒也沒有什麼要緊，就跟他說：

「越遠越好，媽媽今早晨不叫回去吃早飯呢。」

才少有這樣的巧事，他們哥兒兩個也一樣。

「我們也要晌午才能回家呢。」

小六子說完話，瞧了一瞧，又說：

「媽媽一人給六個銅板，等一會子好買大餅吃。」

這麼說，是她們當媽媽的早有了合計？

「都是一樣呀。」

說完，三個人一齊笑了。

說明到提籃橋去，並不是一直撲奔那兒去，沿路，還是要搜尋着垃圾的。這事情眞不好受，有時就會嘔上一陣。垃圾堆，什麼爛東西爛東西都有，味道實在難聞。白肚子的大蛆，一片一片的攢着，爬着，任憑怎樣小心，心裏面總覺得癢癢的，走着路，就像身後的竹筐中，已經有潛藏的蛆活動了，才是急人。

「小六子，你看背上有沒有大蛆？」

「二喜子，我背上有什麼東西麼，渾身癢癢的？」

常常彼此疑心地問詢着。到這時，就生着滿肚子的氣，都會不約而同地說着憤慨的話：

「長大去作工，誰高興幹這缺德勾當！」

眞是盼望快些長大成人，就是日子不像心想的那樣快。一想到進廠作工，一幫一幫的人，說說笑笑，該多麼有味道！到號頭就從賬房領到一張一張的鈔票，又有多麼好。

可是媽媽不贊成，她說過：

「作工的人，簡直不是人！」

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了。

太陽冒出大高的，街上的人又是一個擠一

穿梭似的來來往往；不是哪兒來的這多人，不知都到街上來辦些什麼事。

每逢走過賣吃食的舖子，不自覺地就會讓那裏面飄出來的，香氣攔住了腳步，停一停，想，能夠把那些香東西買一樣吃吃，也不枉白在世上活一回人。也許命定這一世沒有吃好東西的運氣了。

袋子裏的六個銅板，響着，鬧着，要常常伸手摸一摸，爲的怕丟到街面上。再過一會，就好有兩個大餅吃了。

走着路，誰也不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拾垃圾上，有些地方，是要就擱一下的，不管別人怎樣裝着討厭的臉色，嫌惡身上骯髒，垃圾筐散着臭味，還是要擠到人面前，像看耍玩藝的，看出大喪的，接新娘子的。這，就時常挨到衣裳穿得怪體面的人們的叱嚇：

「遠點去，髒東西！」

看看照相舘擺在玻璃窗裏的美女照像，看看電影院大板子上親嘴的外國人，還有好多地方，都要把眼睛勾去一會子。

好容易又混過一些工夫，這是多難得的一刻！肚子叫了，該是買大餅的時候。說：

「小六子，該吃了。」

正好，小六子的兄弟，正跟他嘍嘍着：

「哥，買大餅罷，買大餅罷。」

買了，大餅店是哪條街都有，三個人買六個，坐在一個大高牆旁面吃。誰也不敢大口嚼，怕一下子吃完了還救不了飽，慢慢的一小口一小口像吃瓜子那樣經心。怕吃完，還是吃沒有了，東西越少越不夠吃。

把眼睛轉在竹筐裏，看裏面的東西太少了，不明白人們爲什麼那樣吝嗇，連一些破布條都不肯丟掉，連些爛菜葉都還要吃到肚子裏。上海地方是大的，人是多的，垃圾倒不好尋。

一下子，街上過去一大羣人，喊着，叫着，跳着，跑着，過一會，又追過去一隊巡捕。不知道是什麼事情，聽到過路的人說那麼一句話：

「今天是個紀念日吧？」

紀念日是什麼日子呢？

提籃橋地方人多，熱鬧，垃圾可少，冷清，比楊樹浦一帶地方還少有找到可以收留的東西。

走進一個弄堂，小六子用鐵夾子從垃圾箱裏夾出一個報紙包的大包兒，小半天沒有尋到這難得的物件，正有些嫉妒他的好運氣，心想這包子裏一定有像樣的東西，誰想到，包子打開了，小六子沾了一手黃黃的屎，眞是跟窮苦人開玩笑，這叫作什麼勾當！倒爲他的好運弄笑了。

「倒霉！」

一面喊着，拋下紙包，小六子找些碎紙擦乾了手，跑到小菜場旁邊，到自來水龍頭下去接水，洗了好麼一會子工夫。

天陰了，刮風，凉凉的。

「好凉快，可別下雨。」

小六子就像知道老天爺的公事，不一會，眞就滴滴薘薘下起來。

晴天熱人，雨天澆人，拾垃圾的人逢什麼日子都不容易過，這一刻，只有在弄堂裏躲避着。

好容易等到晌午天，雨才止住，肚子又餓了，三個人就回家了。

走到家裏弄堂門口，跟小六子哥兒兩個分手，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三腳兩步跑到灶披間的門口，門關着，一定媽媽出門了，使力敲着。喊：

「媽媽，開門，二喜子回來吃晌飯了。」

門開了，不是媽媽，是一個大塊頭巡捕，楞了。屋子裏破爛東西攤滿一地。不認得這個大塊

頭。一想，也許他是爹爹的老鄉，那一定等媽同來有話說的，跟他說：

「媽媽到什麼地方去了？」

人和氣，不像街上那些巡捕，總裝着難看的臉子，他笑着說：

「媽到別的地方白相去了，讓我來接你，你是二喜子麼？」

還有多麼好，拋下身後的垃圾筐，就樂不登地說：

「我是二喜子，可是，媽沒有託你帶同點吃的東西麼？她知道二喜子沒有吃晌飯呢。」

「你去就有了。」

「爹爹呢，你知道不知道？」

「也在一塊。」

這可眞好，不再多問別的話，怕就誤工夫，趕忙跟他走了。肚子裏也不知道餓了。

但是，他往哪裏領啊？怎麼不好好打聽打聽就跟他走呢？進巡捕房了，這可怎麼好。

「不，要同去……」

話沒有說完，屁股後就挨了一皮鞋腳，一點不和氣了，這個人，他還罵：

「小鬼！」

就走進巡捕房大門。

眞見到媽媽同爹爹了，怎麼，小六子媽兒兩個也來了？他還喊起來：

「二喜子！二喜子！」

怎麼，楊二嬸也來了？這是怎麼回事情？

「來，二喜子，媽的苦孩子。」

媽喊着，二喜子也不跟小六子打招呼，就跑到媽媽的跟前，怪了，媽媽爹爹，還有些不認識的男人，女人，手上都罩個什麼東西，一動也不能動？………

關於「十年觀潮記」

履周・芸生

芸生先生：大著「十年觀潮記」，言簡而事賅，具見史才，佩服佩服。唯有兩事須與先生商榷者：

一、陳炯明自民國七年略取閩南，開府漳州(即龍溪縣)，至九年率其衆回粵，逐莫榮新而代之，舉閩南諸邑，還閩以後，即不再入閩，大著謂「十四年三月孫先生逝世於北京，陳炯明正據閩攻粵」，陳所據以攻孫先生者，乃粵之惠潮汕非閩也。

二、旣大書「五月九日蕭佛成等自粵通電反對上海停戰協定」，何以不書停戰協宗簽訂之日(塘沽停戰協定成立之日期下文已有紀載上海似不可略)；又二十二年元旦楡關失陷，與夫三月初熱河淪亡，此皆喪師失地史中最動人之事，削而不書何歟？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何時出版？盼甚！此頌撰安

錢履周上　二月十七早

履周先生：承示極感。第一點，誠如先生所言，係芸之誤。第二點，本文因係專記黨潮，故不旁及其他；塘沽協定特著日期者，以其爲察省事變導線之故。芸另有「這兩年」一文，載在上卷周報，係專記喪師失地及東北外交者，故本文尤不可重複其題材也。

拙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因受周報事務牽累，擱筆半載，年初以來，抽暇續作，第七卷現正編纂中，預計本月可以付印，下月可以出書。

芸生拜復

敵人

馮婦

深夜。

濃雲封閉住天空。涼風時時捲起大批的沙土。淒涼和恐怖籠罩住大地。天似在搖；地似在動。炮火像流星般的劃破了長空的黑暗。整個的世界，被埋藏在炮音裏。

明顯地，炮彈的出發，十分之八是從南面來的；被轟擊的北面，僅能聽到極密的機關槍聲。而且砲彈的射擊像是無目的地；大概是用牠作掩護，實行一種戰略。

因為炮彈的不準確，和塹溝修築的牢固，北面的戰線並沒有受到若何的破壞；僅僅被壓在濃厚的烟霧和炸起的塵土的底下。往東去，靠着一條小河的地方，戰壕裏面，幾個日本兵士守着一架機關槍。那里稍為安靜，兵士的神情，並不十分緊張。

「順吉！」聲音從中間一個人口內發出。「今夜支那人的炮火這麼烈害，恐怕又要衝鋒吧？」

被稱做「順吉」的是一個胖胖的青年漢子。他的雙眼正在注視前方。前面的兩句話彷彿沒有聽見。但最後「衝鋒」兩字卻給了他一個刺戟，過去的恐怖現象又在他眼前出現：一隊身體魁梧的中國北方漢子，拿着大刀，闖進壕來。他的神經登時緊張；全身的血液也騰沸起來；把手裏按着刺刀的步槍握得緊緊地，並沒有回答他同伴的話。

在這小團體中間的空氣，又被緘默佔有。一陣風吹着沙石，做出很大的聲響，使他們本能地放出兩排機關槍。待到決定了前面沒有所謂「敵人」的踪跡時，他們的談話又開始。

「誰怕他們衝鋒！我自從這次開戰以來，不知經過多少衝鋒，沒記的掛過彩。」是一個瘦子的聲音。

「誰怕他們？」是最先說話的那一個。

「誰掛過彩？」

「我就不記的我的身上礦過刀……」順吉也隨着說，但聽那語氣，這話是沒有說完。他像是受到一種感觸，眼光低下來，注視自己的左手，那隻手的中指顯然是短了一點。

感到了自己的殘廢而失掉了誇口的資格，一種失望的神情罩在順吉的面部。——但，他突然得到一個安慰：這傷痕並不是被那認為「敵人」的支那兵所割傷；乃是一年前，在祖國度那工人生活時，被工廠的機器軋下來的。

砲聲像比從前稀少了。始終沒有見得對方的衝鋒；他們的心稍覺平靜，談話也比較多了。

「支那人也可以算得勇敢啊！」一個說。

「聽說他們是整天價沒有東西吃的。」另一個。

「總怪他們的長官太自私了，他們的兵死的眞不少。」

「所以，勝利才是我們的啊！」這是順吉，面部掛上得意的微笑。

「帝國萬歲！」幾個聲音摻雜在一起。

手指的創痕，暫時便被忘卻。

砲聲越發稀少了。天色微明時，另一隊同僚被派遣到這里來代替他們的職務。他們從新來者

口中得到消息：今夜中國的軍隊在重砲掩護下全部總退卻。長官下令，將要開始追擊。他們這一隊，因為過度的疲勞，被允許到後方休養；於是，一個個稍加整理，便緩步經過交通溝走向目的地。

那是一個小村，靠着河；差不多的房屋，全受過砲火的洗禮，他們幾個人找到一所大院落的瓦房；雖然房頂子已經沒有，但還比較寬敞。全無秩序地倒在地上睡起來。

早晨十點鐘，他們起來開始早餐；嚼物聲和談笑聲充滿了院子裏。才從醫院裏出來不到一個月的津田，用一種失望的音調高聲說：

「可惜我們回來了；不然，追上去殺幾個支那兵，也可以報報仇。」

「眞的，那小子一刀割的你眞不輕啊！」

順田輕快地瞥了那小夥子一眼。眼光抽回來，又注視到左手的傷痕。他很同情於津田；同時又羨慕津田，因為津田有仇人可尋；並且可以報仇。而自己的仇人只有空虛，仇是沒法報的。

津田受傷的臂膊又舉起來，像是向他示威。他啞然垂下頭；急促地拿着東西往口裏送。

下午，幾個人到村外去。兩個弟兄指揮着被俘虜的中國兵搬運食糧往前方送。一個個身材高大，膀闊腰粗的漢子，哭喪着臉來做他們不願做的事。他們的力量，確乎使順吉一般人佩服。

「支那人這不是很強健嗎？為什麼都說他們弱？」順吉聲音低低地，像對他自己說話。

但這聲音被旁邊一個同伴聽見了。很快地給了他一個駁覆。

「他們自然很強健；因為這都是些窮人。懦弱是指他們上等人說的。」

的確，他們那被日光晒成紫色的面容，臂膊上纍起一條一條的筋肉。雖然渾身掛滿塵土，依然掩不住他們的壯健。

「他們都是可憐人；窮得沒有法才當兵，打仗原是他們不願意的。」好像感覺得自己是出於本意地為國而戰，津田很驕傲地向大家說。

一種莫名的感覺襲擊上來；順吉意識到自己和他們是同樣的命運。——不錯，他想：這些是我們的敵人，但為什麼就變成敵人呢？他們曾經殺了我們許多同伴；而他們被我們殺的也不少。他們身材只是高一點，語言不同，可是同是窮人，那困苦的生活，自然和我一樣：同樣叫人當牛馬看待；同樣一日所得不足一家溫飽，他們裏面多半是農夫，自然也有在工廠作過工的，恐怕也有手指被機器軋斷的吧！我們打過勝仗，所得到的是什麼？中隊長升了大隊長；大隊長升了聯隊長；聯隊長升了旅團長……我們呢，勝利給與了什麼？

一陣叱罵的聲音，把他從沉思中拉出來；他抬起頭來向那邊望了一眼：一個同伴正在罵一個俘虜，嫌他工作的太不力。

上頭的命令下來了；他們這一聯隊又要出發。往哪裏去，不知道。大概前方又要有勝利的消息；他們的前線天天有開展；後方自然要跟着一齊動的。

天色黎明時動身，太陽沒了的時候，到了目的地——一個很大的縣城。才走到城門，就有一羣衣冠整齊的中國上等人，笑容滿面地來歡迎他們，和隊長握手；並且說了許多他們不大懂的客氣話，隨後這羣中國紳士便引領着他們進了城。地方早已預備好，他們全安然住下。

又是一團疑雲使順吉不能理解：中國人不是我們的仇敵嗎？在火線上刀槍相見，為什麼長官又同他們握手言歡呢？看那親熱的情形，像是兄

弟被調到中國半月來，還是初次見到。他實在忍不住了，在臨睡覺的時候，向他的同伴們傲歎地說：

「中國人也不盡是我們的仇敵啊！」

「自然嘍！」一位同伴看透了順吉的意思。「和我們作對的是中國的軍閥政客，平民和我們好，這些紳士原是代表民意的。」

清晨，街上死一般地寂靜，商店和住家大門是關得緊緊地。顯然全城已被恐怖包圍。簡直看不見一個行路的人，除去他們的同伙。偶然遇見一個中國人，也是用一種疑懼的眼光望着他們。女人也不知藏在哪里。這使順吉心中的「民意」兩字又發生了動搖。

聯隊長的佈告貼出來了。大意是令商民照常營業，不許驚慌！否則就要從嚴懲辦。詞句和以前住在這城裏的那位長官的佈告差不多。到第二天上午，中國的紳士又領着許多人沿門通知，叫商店開門營業。這兩種力量果然有效，下午，街上商店的門關得已不很緊了！大多是半掩，或者虛掩！看神情雖然不大起勁，可是沒有從前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意思了。

兵士們操着不大通的中國話用手比着和老板們交易。漸漸熟了。城內的居民，因為生活的需要，也不得不出來辦事。使這垂死的縣城，又有了復甦的現象。

晚間，幾位長官被紳士請了去宴會。幾小時以後，長官們喝得醉薰薰地回來了。但沒有回營。一個很小的胡同，靠在兵士住所的左邊！他們笑着走進去。接着城裏的紳士領了四五個女人來，衣服襤褸的，也走入那胡同；等了一會兒，紳士們緩步走出來。這幕活劇，無遺地被津田看在眼裏，他跑回屋內，完全告訴了這小團體內同伴。

「他們倒會享福！」津田報告完了，有點惘然。

「他們原來就是享福的！豈但在這里？你，先前在國內的時候，不也是受苦。」順吉冷冷地說。

「我們也要享福！」一個聲音從牆角間發出來。

「不用中國人介紹；我們自己去找！」

「幹吧！反正是那麼一回事。」

「幹！」

一種衝動支使了他們，像瘋狂似的一個個跳起來跑出去；牙齒咬得緊緊的，彷彿前去報仇。

「我有錢的闊房子！」順吉像是在生氣。

「對！中國紳士給長官送來的全是窮女人；我們自然要闊的。」津田附合着。

「跟着我走吧！」會說中國話的小村向大家說。

出了這條街的東口，往北去，到了第三條街，在路南便有一所高大的房，石頭臺階，黑漆的大門，關得緊緊地。幾個人擁上去，擂鼓一般把門敲起來。

「開門！」小村用中國話喊。

「不開門我們就要放火！」又加上一句。

約有半頓飯工夫，聽見裏面有脚步聲，門開了。他們也沒有看清開門是什麼人，就罵了一句跑進去。

滿院裏黑得怕人。只有兩間屋子點着燈，燈光暗淡。他們分頭到各屋搜尋，哪知沒點燈的屋子全鎖着了，點燈的屋子裏空空的，僅僅一個破牀和幾件破舊的衣服，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憤怒充滿了各個的心頭，大家又跑到院子裏。

「這些東西都藏在哪里了？」一個喊。

「找那開門的小子！」津田想起來了。

「對！」

開門的人沒有跑。大概因爲他的職務的關係不容他逃走。沒等兵士們找，自動到那里去，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背已經灣曲，像一個罪犯來候審判。

他們中間的談話開始。小村作了翻譯。

「那些人呢？全藏在哪里了？」兵士們問。

「老爺，人們全走了。」老人回答。

「多早晚走的？到哪里去？」

「老爺……不要忙……聽我細說。我是在這里作工的。五個月以前，主人聽見風聲不好，全家都搬走了。搬到天津的租界裏；貴重的東西全帶去。老爺們不信，問前街的王三爺——今天請隊長的那位，他全知道。」

這可憐的老人急促地把話說完；使他們憤火騰上來，差不多要燃燒了他們自己。

「槍斃了他，這老東西！」

「打死他！」

「打死他有什麼用，反正人已經走了。倒不如拉倒吧！」順吉在攔阻。幾個人頹喪地走出來。

「無論哪里，有錢人的心思全是這樣周密啊！」津田慨歎地說。

「自然嘍，並且，我告訴你，同伴，」順吉激昂的態度像似在演說：「這世界上的事情，全有相當的理由，一點不矛盾。你看！那中國的紳士，原是我們的敵人，但長官依然和他們要好。並且那中國紳士居然把自己勞苦同胞的女人，送給我們的長官。天底下有錢和有勢力的人一定相好。中國的長官自私，我們全知道；但我們的長官怎樣呢？不也是照樣地自私。在火線上拼性命的只有我們這羣窮苦的人，中國也是這樣。窮人們到處是吃苦，被騙；富人貴人到處享福，而且他們還互相要好。所以，那房子的主人才搬到天津租界裏去住啊！」

「爲什麼我們受他們的欺騙？我們也要享福！」如果不是在夜裏，可以看出津田臉上暴起一條一條的青筋。

「我們爲什麼自己和自己打？」另一個。

「我們要報仇！」

第二天，他們昨夜做的事情，王三爺一早就報告給聯隊長了。下午，他們一伙被叫到司令部裏去，每人被罰拘役五小時；罪名是騷擾民宅。

順吉的實話，越發在他們各個心中占有牢固的地位。別的隊裏面的弟兄，曾在大街上搶人的東西，姦淫婦女；報告給長官，因爲被騷擾的是窮人，長官連問都不問。現在他們一羣卻受了罰，歸根結蒂，上等人原是和上等人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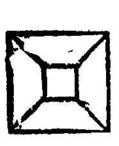
「那高大的房屋！」被釋放之後，小村氣憤地說。

「那中國紳士！」

「聯隊長！」

他們熱血沸騰到了百度，像困在木籠內的獅子。

「安靜些，同伴！」順吉冷靜地說，「如果有機會，我們把這些告訴中國的兵士們！」



假醫生 (三)

法國莫里哀作
徐霞村譯

斯　什麼？她是你的老婆？

呂　是的。

斯　(假裝擁抱呂加斯，卻轉向奶媽，去擁抱她。）啊，眞的嗎，我還不知道呢，我替你們倆高興。

呂　(把他拉開。)請你輕點吧。

斯　說實話，我很滿意你們的結合。我慶賀她（又假裝擁抱呂加斯，但是卻從他的兩臂下面鑽出來，摟住他妻子的頸子）有你這樣一個好丈夫；我也慶賀你有她那樣一個漂亮的，聰明的，健壯的老婆。

呂　(又把他拉開）唉！算了吧，別再恭維了，行不行？

斯　你不願意我慶幸你們的美滿的結合嗎？

呂　對於我，你愛怎樣慶幸就怎樣慶幸；但是對於我的老婆，請你別這樣多禮。

斯　我對於你們倆的快樂都是同樣地關心；所以(他繼續作同樣的動作)假使我擁你向你表示我的快活，我也得擁抱她，向她表示。

呂　(又把他拉開)啊，說良心話，醫生老爺，你太多話了。

第三場

斯加納雷，吉龍特，呂加斯，雅各琳。

吉　先生，我的女兒馬上就來。

斯　我用我的全部的醫學來等候她。

吉　你的醫學在什麼地方？

斯　(撫着他的前額)在這裏面。

吉　好極了。

斯　(預備去摸奶媽的兩乳)但是，我既對於你的全家都很關心，我還得查查你的奶媽的乳質，看看她的兩奶。

呂　(把他拉開，拉着他輪了一個圈子)不行，不行；我不幹。

斯　檢驗奶媽的乳質是做醫生的職務。

呂　不敢當，請不必操心。

斯　你敢反抗醫生嗎？走開！

呂　我不怕這些。

斯　(對他怒視。)我叫你發燒。

雅　(拉着呂加斯的膀子，把他也輪一個圈子。)你躲開；憑我這麼壯的人，假使他對我有什麼不正當的舉動，我還不能自衞嗎？

呂　我不喜歡他摸你。

斯　嘿！壞東西，爲老婆吃醋！

吉　這就是我的女兒。

第四場

琉珊德，哇萊爾，吉龍特，呂加斯，斯加納雷，雅各琳。

斯　這就是病人嗎？

吉　是的。我只有她這一個女兒；假使她死了，我一定要傷心死了。

斯　別讓她死！她沒有得到醫生的藥方，死是不對的。

吉　拿一把椅子來。

斯　這位病人倒不討厭。我相信她一定適於一個身體健康的人。

吉　你叫她發笑了，先生。

斯　好極了。當一個醫生使病人笑了的時候，那是最好的現象。唔，你是怎麼回事？你有什麼病？你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縷　（用手勢回答，把她的手放在她的口上，放在她的頭上，又放在她的頷下。）哈，唏，嚇，哈。

斯　呃！你說什麼？

縷　（繼續做同樣的手勢。）哈，唏，嚇，哈，哈，唏，嚇。

斯　什麼？

縷　哈，唏，嚇。

斯　哈，唏，嚇，哈，哈！我聽不懂你的話，這是什麼鬼話？

吉　先生，這正是她的病。她忽啞了，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因；爲了這件意外的事，我們才把她的結婚展期。

斯　爲什麼？

吉　她要嫁的那個人希望她的病好了再辦事。

斯　誰有這麼傻，不願意他的老婆是啞吧？我希望上帝叫我的老婆得這種病！那時我决不給她治好。

吉　總之，先生，我們求你施展你的全副的手段，把她的病治好。

斯　啊！不要着急。請你告訴我，這病使她很難過嗎？

吉　是的，先生。

斯　好極了。她覺得很痛苦嗎？

吉　很痛苦。

斯　很好。她的大便通不通？

吉　通。

斯　很通嗎？

吉　我不大知道。

斯　便出來的東西很好嗎？

吉　我不懂這一類的事。

斯　（轉向病人）把你的胳膊伸給我。這脈象證明你的女兒是不會說話。

吉　是的，先生，這正是她的病；你一下子就找出來了。

斯　啊！啊！

雅　你看他立刻就看淸了她的病。

斯　我們這些名醫，是馬上就可以把事情看淸的。假使是一個外行，他一定會摸不淸楚，對你說：「是這個，是那個；」但是我却一看就明白，就對你說你的女兒是啞吧。

吉　是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告訴我她這病是怎樣起的。

斯　那是再容易沒有了；這病是源於她失去了語言的能力。

吉　不錯；但是，請問，她失去語言的能力又是由於什麼原因呢？

斯　凡是我們這些醫學界的權威都會告訴你說，這是由於舌頭動作不靈。

吉　但是，究竟，你對於她的舌頭動作不靈又有什麼意見呢？

斯　亞里士多德在這個問題上……說過許多名言。

吉　我相信這話。

斯　啊！他眞是個大人物！

吉　當然。

斯　（把他的胳膊舉起來）完全是個大人物：比我高這麼多。讓我們回到我們的討論吧：我認爲她的舌頭動作不靈是由於她身上的一種氣質所致，這種氣質，我們一班有學問的人稱之爲濕毒氣，濕毒，就是……濕毒氣；因爲，當疾病的發源地所發出來的臭氣行到……我們可以說……行到……你懂拉丁文

嗎？

吉　一點也不懂。

斯　（驚訝地立起來。）你不懂拉丁文嗎？

吉　不懂。

斯　（做着各種可笑的姿勢。）Cabricias arci thuram, catalamus, singulariter, Nominativo, haec Musa,「文藝女神」bonus bona, bonum, Deus sanctus, estne oratio latinas? Etiam,「是的」。Quare?「爲什麼」？Quia substantivo et adjectivum concordat in generi, numerum, et casus.

吉　啊！我多沒學問！

雅　他眞是聰明人！

呂　是的，他說得眞文雅，我連一個字都聽不懂。

斯　且說我所說的這種氣先行到人的左肋，即肝之所在，又行到人的右肋，即心之所在；正在這個當兒，肺（在拉丁文我們稱之爲armyan），藉了門脈（在希伯來文我們稱之爲cubile）的路，與腦（在希臘文我們名之曰nasmus）交通，在半路上遇見了這種氣，這時牠正入了肩胛窒；這種氣因爲……請你注意我的話；這種氣因爲有一種毒性……請你聽淸楚。

吉　是的。

斯　有一種毒性，這種毒性是由於……請你注意我的話吧。

吉　我正在注意。

斯　這種毒質是由於橫隔膜中所生的那些氣質的辛辣所致，因爲這些氣質……Ossabandus, nequeys, nequer, potarinum, quipsa milus. 這就是令嬡之所以啞的原因。

雅　啊！這位先生說得多好啊！

呂　我的舌頭爲什麼生得沒有他那樣好呢？

吉　講得實在再好沒有了。我只有一件事不能了解：那就是肝和心的所在。我似乎覺得你把牠們放顚倒了；心應該在左邊，肝應該在右邊。

斯　是的，從前是這樣；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把這一切都改變過了，我們現在是用一種完全新式的方法行醫。

吉　這是我所不知道的，請你原諒我的愚昧吧。

斯　沒關係，你用不着像我們一樣聰明。

吉　當然。但是先生，你認爲這病該怎樣治呢？

斯　我認爲該怎樣治？

吉　是的。

斯　我的意見是叫人把她再送到床上躺着，至於藥，可以把一些麵包浸在酒裏，叫她吃下去。

吉　爲什麼呢，先生？

斯　因爲當酒和麵包混合在一處時，裏面有一種相同的力量，使人可以說話。你不見人們祇把這兩種東西餵鸚鵡，而當鸚鵡吃下牠們之後，便會說話了嗎？

吉　不錯。啊！你眞偉大！快點，取些麵包和酒來。

斯　我今天晚上還要回來看看她的情形。（對奶媽。）你別走。先生，我要弄一點藥給你的奶媽。

雅　誰？我？我身體好極了。

斯　那更糟，奶媽，那更糟。這種過分的健康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最好讓我給你放一點血，給你洗洗腸。

吉　但是，先生，我不明白你這種辦法。一個人沒有病，爲什麼要放血？

斯　那沒關係；這種辦法是有益於衛生的；正如

我們預先喝水，以防口渴，我們也須預先放血，以防疾病。

雅 (走開)呸！我不相信這些，我不願意把我的身子變成藥舖。

斯 你反對我的治法；但是我們有法子叫你覺悟。(對吉龍德)再見。

吉 請你等一會好不好？

斯 有什麼事？

吉 給你錢，先生。

斯 (當吉龍德開着他的錢袋時，他在袍子裏伸着他的手。)我不要，先生。

吉 先生……

斯 決不要。

吉 等一等。

斯 無論如何不要。

吉 勞駕！

斯 你這是笑話。

吉 算了吧。

斯 我不幹。

吉 呢！

斯 我行醫不是專爲錢的。

吉 我相信。

斯 (接了錢之後)分量够嗎？

吉 是的，先生。

斯 我不是圖錢的醫生。

吉 我很知道。

斯 我不在乎實利。

吉 我不敢有這種觀念。

第五場

斯加納雷，萊昂德。

斯 (望着他的錢)說良心話，這事倒不壞；只要……

萊 先生，我已經等了你半天了，我特來求你幫忙。

斯 (摸他的腕)你的脈真壞。

萊 我沒有病，先生，我不是爲這事來找你的。

斯 你既沒有病，爲什麼不早說？

萊 不是。簡單地說，我的名字叫萊昂德，我愛上了你適才看過的那個綠珊德；現在她父親生了氣，把我接近她的一切路都斷絕了，所以我大着胆來求你給我的戀愛事件幫忙，求你給我一個機會來實行我所想的一個計策，使我得以和她說兩句話：我的幸福和我的生命都與這件事有絕大的關係。

斯 (假裝發怒)你把我當作了什麼人？你怎麼竟敢找我給你的戀愛事件幫忙，叫我沾污醫生的尊嚴，作這種事？

萊 先生，別嚷。

斯 (逼着他向後退。)我偏要嚷，我。你真是個不知趣的東西！

萊 唉！先生，輕點吧。

斯 沒有禮貌的東西！

萊 勞駕！

斯 我要叫你知道知道，我不是那種人；這真是最無禮的事……

萊 (取出一個錢袋來給他)先生……

斯 (接錢袋)想利用我……我這話不是對你說的，因爲你是個正人君子，我很喜歡爲你效勞；但是世界上有些不知趣的東西，常常看錯了人；說老實話，這種事眞使我上火。

萊 先生，我求你饒恕我的放肆……

斯 笑話，笑話。你有什麼事？

(未完)

原文献残缺